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The Diary of Nobody

George Grossmith and Weedon Grossmith

小人物日记

孙仲旭 译

[英] 乔治·格罗史密斯
威登·格罗史密斯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小人物日记

孙仲旭 译

George Grossmith
and Weedon Grossmith
[英] 乔治·格罗史密斯
威登·格罗史密斯 著
威登·格罗史密斯 插图

The Diary of Nobod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人物日记/(英)格罗史密斯,(英)格罗史密斯著;孙仲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2209-5

Ⅰ.小… Ⅱ.①格…②格…③孙… Ⅲ.散文-作品集-英国-近代 Ⅳ.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1084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扉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3月北京第1版

200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875

字　　数 172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17.50元

关于《小人物日记》(代译序)

黄　梅

《小人物日记》(*Diary of Nobody*，1891)托名是小职员查尔斯·普特尔的日记，实为虚构作品，作者是乔治·格罗史密斯(George Grossmith，1848—1912)和他的弟弟威登(Weedon Grossmith，1852—1919)。后者还为该书画了生动有趣的插图。先是在幽默杂志《笨拙》(*Punch*)连载，后来才结集成书。问世百余年，普特尔的名字 Pooter 进入了日常英语，用来指称某一类在郊区生活的古板守旧的中产人士，还派生出 Pooterish 一词。这本书虽然在正统文学史中地位不太显要，却是雅俗共赏，很受欢迎，直到现在影响绵绵未绝。《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牛津出版社近时推出的《英美文化词典》里都有相关的词条。

我国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对此书也是偏爱有加。不久前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有一段相关的文字。那是《手稿》卷一"容安馆札记"的百九二条。其中说道：

> 余一九三六年夏游巴黎，行箧未携英文小说，偶于旧书肆【此处原有"得"字，涂去】*Diary of Nobody*(忆在 High Kingsmill，Frank Harris 中睹是名)，姑购归阅之，叹为奇作，绛亦有同好。一九四〇年此书收入"Everyman's

> Library”，而 V.S.Pritchett 復作文张之（见 *In My Good Books*，pp.87ff），知者稍多矣。[John Betjeman 谓 T.S. Eliot 亦喜此书（*T.S.Eliot:A Symposium*，compiled by R. March & Tambimuttu，p.92）。] 近日圆女方取读，因复披寻，益惊设想之巧，世间真实情事皆不能出其范围……[1]

这条札记半是回忆购书读书的经过，半是联想和议论。谈及艾略特“亦喜此书”的态度以及某些细节与《龚古尔日记》的类似之处时，相关引文的出处和页码一一在案。由此得知钱先生一家人对这本不很出名的小书的喜爱超乎寻常，将它“叹为奇作”。

小说的主人公普特尔先生在一家伦敦公司兢兢业业服务多年，终于在年届知天命之时搬进市郊良好地段一处有六室外加早餐间（“还不算地下室”）的小楼“月桂居”。虽然是所老房子，又在铁路近旁，他和他“亲爱的妻子卡丽”已是心满意足。对于老普，此番搬迁是人生中更上层楼的新开端，于是他踌躇满志地开始写日志，记下了那些居家度日、柴米油盐的事儿。比如，他们因鸡蛋质量差和商贩拌嘴又和解；房子的前门和门铃有毛病，门口的刮泥板又老是绊人；和前来兜揽生意的各类当地商人工匠打交道总是吃小亏——漆墙的拿一大堆说辞和术语逼得他们花了更多的钱，卖酒的用恭维话哄得他心花怒放结果却上了大当，等等，等等。

有“月桂居”再加上女仆萨拉，几乎可以算是获得了“绅士”身份证了。普特尔最大的心愿自然就是要做体面绅士。为此

---

① 《钱锺书手稿集》卷一“容安馆札记”269—270 页，原文无标点。商务印书馆 2003 年出版。

他和妻子煞费苦心地修饰房子、小心翼翼地保持像样的衣食住行，对社交活动特别是有上等人参加的社交活动重视得无以复加。不过，当然啦，他们的日子其实是捉襟见肘，“格调”或“趣味”也很成问题。普特尔企图用加涂瓷漆的法子改善旧器物的外观，结果选色不当，适得其反。他买来石膏制作的鹿头挂到客厅墙上，对其装饰效果甚为满意，沾沾自喜。他多年苦熬后总算能够不时喝上一瓶香槟酒了，却发现自己的酒甚至算不上（有些人心目中）丢人现眼的大路货。给他的出门礼服的配套的领带是别上去的低档简易货，有时会在社交场合令人难堪地掉下来。他们家里请一次客之后得一连好几天吃剩余的甜食，不巧还叫邻居朋友撞见了，真叫他觉得很没面子！

普特尔辛辛苦苦、亦步亦趋地模仿绅士派头，虚荣和势利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令人齿冷的笑料。用普利切特（即钱先生提到的“Pritchett”）的话说，“普特尔先生的生活就是在琐屑小事中不断出丑蒙羞，而上帝又没给他自我嘲笑的天赋。”他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多少文化素养，惟一让他觉得有趣的是他自以为俏皮的土特产双关话——他私下捉摸老半天才敢把它们讲出来，再自产自销地（运气好时还能有“亲爱的卡丽”加入）笑上一阵，最后还要郑重其事地在日记中把这个过程当作某种成就记录下来。

普特尔是喜剧性的，但是滑稽尽在文外。因为他和他的文字都是“正襟危坐”、一丝不苟。不妨以钱先生特别注意的有关市长招待会的一节为例。

一日，普特尔收到一封邀请信，请他参加在伦敦市长官邸举办的晚会，真是喜出望外。他和卡丽又是打探消息，又是探讨礼仪，又是准备行头（特别是卡丽的）。好不容易盼到了那个“十分

重要的日子”。家里一派鸡飞狗跳。他本人六点半前就换好了衣服，然后让卡丽一人独占房间梳妆打扮。卡丽的女友专程从外地赶来给她帮忙；女仆也不停地四处转悠“给太太找东西”。有好几次老普不得不身穿全套晚礼服亲自出马去应门，让送货上门的日用杂物弄得狼狈不堪。结果呢，在热闹的晚会上他们很没趣地转来转去，一个人也不认识，惟一的例外是出人意料地碰到了给他家修房子（而且服务不到位）的五金商法默森。不过这实在没什么可让老普高兴的。因为，连五金商都能来赴会，不免让老普感到自己出席市长晚宴一事的含金量大大打了折扣。无奈与别人连半句话都搭不上，就只好和五金商们一道灌酒；喝多了酒给太太赔罪，跟她跳舞，不想又“失足”滑倒。出尽了洋相，受够了洋罪，吃多了让肚子不爽的饭食，事后还发生了“报纸风波”：

> 五月九日。……《黑僧人双周新闻》上刊出一长串参加市长官邸舞会的客人名单。失望地发现我们的名字被漏掉了，法默森的却赫然在列，后面还带了个M.M.L.，管他是什么意思。恼火得很，因为我们订了十几份，准备寄送朋友。写信给《黑僧人双周新闻》，指出他们的遗漏。
>
> 五月十二日。只买了一份《黑僧人双周新闻》，上面有上次漏登的一小串名单，可是那些蠢货把我们的名字印成“查·波特尔先生及太太”。恼人之极！又写了封信，特别注意把我们的名字用大写字母拼出来，所以这次绝不可能再出错。
>
> 五月十三日。打开今天的《黑僧人双周新闻》，读到下述一段时怒不可遏：“我们收到了查尔斯·朴特尔先生及太太

的两封信，要求我们宣布他们曾出席市长官邸舞会这一事实。”我把这份报纸撕碎扔进了废纸篓。我的时间宝贵得很，不值得在这种无聊琐事上费神。

报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错的荒唐事的确有。钱先生在札记中即举出一例：“*Blackfriars Bi-weekly News* 误植‘Pooter’为‘Porter’去函更正则又误作‘Pewter’与吴逵元见人民日报载教授宣言签名误作吴逵元去函更正则又误作吴逵之何异。”不过，在《小人物》里，被讥刺的主要还不是报纸的疏误，而是高度重视市长晚宴却落入尴尬境地的普特尔。在反复的错误和纠正之后，Pewter 一词的出现几乎让人喷饭。报纸最后的声明表面上公事公办，其实是拿腔拿调，说 Pewter 夫妇两度来函要求澄清“重要事实”云云，语气内藏刻薄，几乎让人觉得他们是在成心出错，无情戏弄。事到如此，人们本已不忍再嘲笑普特尔这样“手无寸铁”的小人物了。奈何全无自知之明的老普却不就此休止，还要非常阿 Q 地宣布自己不愿意浪费时间计较“无聊琐事”。通过这几则文字粗浅的日记，读者能体味到好几重感受和判断：有报纸所代表的世态，也有老普为登报一事而备受煎熬的情状；笼罩这两者的，还有作者那又是嘲讽又是同情、既很冷峻又不失厚道的凝视。

如果说普特尔的叙述中多少算是有个“故事”，那便是普家独子卢品的求职求亲记。卢品二十岁，用普里切特的话说，这个“活蹦乱跳、桀骜不驯、喳喳呼呼的年轻人”是书中“从社会学角度看最有趣的人物”。他因为天天迟到且对工作漫不经心，丢了原先在一家银行的差事，跟父母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突然回家“待业”

了。老普特尔忧心如焚，四处写信为他求职，日记里写下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的痛苦经历。而卢品却似满不在乎，开口闭口称老爸“总督”，油嘴滑舌或出言不逊地抵挡着他的谆谆教导；每天在当地的业余喜剧社消磨，迟睡晚起，还起伏跌宕地和一名大龄姑娘谈恋爱。后来经老普的上司波卡普先生帮助，卢品在一证券商那里又谋了个职位。一日老普有了天大的喜讯，在家备酒庆祝。恰好儿子也来了，说他也有好消息，真是双喜临门。普特尔说：“孩子，我在公司里勤勉工作，处处维护上级的利益，得到的回报是我被提拔，工资也涨了一百镑。”卢品欢呼三声，和父母一起猛敲桌子（甚至惊动了女仆萨拉），叫老两口再“斟满酒”，然后站在那里针锋相对地宣布：“我在股票商乔布·克里南兹的公司里干了几个月，没有特别去维护公司里上级的利益，作为回报，我的主管分给我五镑很不错的股票，结果是，今天我赚了两百镑。”

春风得意的卢品买了辆小马车，后来又把它卖了。他向老普和其他熟人朋友推荐股票，结果大家都赔了钱。连他的券商老板也关张出逃了。女友另外嫁了别人。还是波卡普先生看在老普面上收了卢品做雇员。可卢品在接待客户时竟挑唆本公司最重要的主顾改换门庭去和另外一家吉尔特森公司做生意。儿子的背叛行径让老普无地自容。他在波卡普授意下花了整整一天给那位客户写信贬斥儿子，求人家回心转意。然而卢品却毫无愧疚之感。他人的恩德、损失或责骂统统不被他放在心上。他说波卡普是“自鸣得意的傻瓜”，他那家公司“死气沉沉、顽固守旧”，劝老普赶紧跳槽去“大有前途的公司”。卢品背信弃义，却得到一些人的称赞和欣赏——那位转投吉尔特森公司的客户回复老普的十六页长信时虽然只用了三言两语，却对卢品评价颇高：“您的儿子五分钟

的谈话，表现出来的智慧比你们公司在过去五年内表现出的还要多。”这让老普觉得不可思议。更让他瞠目结舌的是，吉尔特森公司立刻给了卢品一笔酬金，随即又给了他一份待遇优厚（让老普都眼热）的新工作！

小说以喜剧情境结尾：忠心耿耿的普特尔因偶然机缘为东家拉到一个新的美国大客户，波卡普遂为他买下了月桂居的永久居住权。卢品搬出父母家“独立”并另挑了个有一万英镑家当的女子订了婚。老普可以在月桂居安度晚年了，而小普正心气高昂地准备扬帆远航——“一本正经的中期维多利亚人孕育了热情横溢的粗俗爱德华时代人，兴高采烈的生意人取代了兢兢业业的小职员和他‘高贵的老主人’。”（普里切特语）

《小人物日记》讲述的实实在在是正经人普特尔的幸福生活。小市民家常的微末细节让很多人感到亲切。与中国工人贫嘴张大民相比，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下层中产者老普的日子在物质上远远更丰足。但是攀附“绅士”的势利心态却反衬出他生活的局促、黯淡和难堪。对老普的贴切而尖刻的讥讽英国味儿十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一个社会群体的有一定深度的自省和自嘲。这在当下五花八门的中国文字中倒似乎不太多见。

从互联网上得知，《小人物日记》仍在出版，新书二十美元一本。读者随着作者站在高处看老普之流表演，自觉远胜他们一筹，心下很是欣喜，又不时在他们身上认出自己的影子不免有点怵惕；得到不少消遣愉悦，不经意间也得了小小的教化，一代一代，仍没看厌。

《小人物日记》

原载于《笨拙》杂志

经出版人布拉德伯里和阿格纽先生

允许再次出版

《小人物日记》发表后补充了大量内容

精彩的书名是由

我们共同的朋友F C.伯南德

所提议

我们极为快乐地将本书

献给他

乔治·格罗史密斯

威登·格罗史密斯

一八九二年六月，伦敦

为什么我不可以发表我的日记？我经常看到我从来没听过的人们的回忆录，我也看不出怎么就因为我刚好不是个“人物”，我的日记就不能是有趣的。惟一的遗憾，是我没在年轻时就开始记。

查尔斯·普特尔
霍洛韦
布里克菲尔德台地“月桂居”

目　录

关于《小人物日记》(代译序) …… 黄　梅 1

第一章 …… 1

我们安了新家，我决定记日记。商户有点让我们感到麻烦，刮泥板也是。牧师来访，我受宠若惊。

第二章 …… 11

商户和刮泥板还是让我们感到麻烦。听够了戈英抱怨油漆。我说了句本人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俏皮话。园艺之乐。我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戈英、卡明斯之间有小误会。萨拉让我在卡明斯面前像个傻子。

第三章 …… 23

跟默顿先生聊社交的事。萨顿的詹姆斯夫妇来家里。在坦科剧院难受地过了一晚上。试用瓷漆。我又说了句不错的俏皮话，可是戈英和卡明斯没必要地生了气。我把浴缸漆成红色，结果始料未及。

第四章 …… 35

市长官邸举办的舞会。

第五章 …… 45

市长官邸举办的舞会之后。卡丽生气了。戈英也生气了。在康明斯家举办的一次愉快的派对。佩克汉姆的弗兰顿先生来看我们。

第六章 …… 61

我们的儿子威利·卢品出人意料地回到家里。

第七章 …… 73

回到家里。詹姆斯太太对卡丽的影响。根本给卢品找不到事做。隔壁邻居有点让人烦。有人动我的日记。给卢品找到一个地方。卢品宣布一个消息，让我们吃惊。

第八章 …… 85

谈的全是戴西·马特勒。卢品的新工作。在卡明斯家放焰火。"霍洛韦喜剧演员会"。萨拉跟清洁女工吵架。卢品不请自来地干涉。我被介绍给戴西·马特勒。我们决定为她举办一次聚会。

第九章 …… 95

我们的第一次重要聚会。新老朋友。戈英有点让人生气；但是他的朋友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原来很有趣。波卡普先生来得不是时候，不过他极为客气，很赏脸。聚会取得巨大成功。

第十章 …… 101

回想。我又说了句不错的俏皮话。一再上牛奶冻让我生气。卢品表达他对婚礼的意见。卢品跟戴西·马特勒闹翻。

第十一章 …… 107

我们看了模仿欧文的表演。跟派吉先生结识，不喜欢他。伯文—富塞尔顿先生变得讨厌。

第十二章 …… 121

认真讨论了我的日记有何作用及价值。卢品对圣诞节的看法。卢品不合适的婚约又得到恢复。

第十三章 …… 129

我收到一张侮辱人的圣诞卡。我们在卡丽的娘家过了个愉快的圣诞节。有位莫斯先生过于随便。一个喧闹的晚上，其间我在黑暗里被打了一下。我收到马特勒老先生写的一封很不一般的信，跟卢品有关。我们错过了以饮酒告别旧的一年。

第十四章 …… 137

新年伊始，在公司里意外被提拔。我说了两句不错的俏皮话。我大大提了工资。卢品投机成功，有了辆小马车。得跟萨拉谈谈。戈英行为惊人。

第十五章 …… 147

戈英解释他的行为。卢品驾车带我们兜风，我们不喜欢。卢品把我们介绍给耿里·波什。

第十六章 …… 155

因为卢品的投资建议，我们亏了钱，卡明斯也是。耿里·波什跟

戴西·马特勒订婚。

第十七章 …… 161

戴西·马特勒和默里·波什结婚。波卡普先生让卢品来公司上班。

第十八章 …… 167

有杆针尖式自来水笔用得麻烦。我们去了志愿者舞会，我在那里糊里糊涂地吃了顿高价饭。被出租马车车夫严重侮辱。收到一份去绍森德郡的可疑的邀请信。

第十九章 …… 179

遇到老同学泰迪·芬恩沃恩。我们在他叔叔家安静地吃了顿饭，美中不足的是关于芬恩沃恩先生家的肖像，我犯了几个令人难堪的错误。关于梦的讨论。

第二十章 …… 187

在弗兰顿先生家吃饭并与哈德福·哈特尔先生见面。

第二十一章 …… 195

卢品被开除。我们遇到很大麻烦。卢品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薪水可观。

第二十二章 …… 203

珀西·埃德加·史密斯·詹姆斯少爷，（萨顿的）詹姆斯太太再来拜访我们，并带来了“降神会”。

第二十三章 …… 217

卢品搬了出去。我们去他的新公寓吃饭，听到非同寻常的消息，关于跋里·波什先生的财产。见到莉莲·波什小姐。哈德福·哈特尔先生请我去。重要。

尾声 …… 227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

附录 格罗史密斯兄弟与《小人物日记》 …… 231

第一章

我们安了新家，我决定记日记。商户有点让我们感到麻烦，刮泥板也是。牧师来访，我受宠若惊。

我和我亲爱的妻子卡丽刚刚搬进我们的新家“月桂居”一个礼拜，它位于霍洛韦的布里克菲尔德台地，不包括地下室，有六间不错的居室，靠房子正面那里，还有个早餐间。房子前面有个小院子，门口有十级台阶，顺便说一句，我们一直用链子把它锁着。卡明斯、戈英和我们别的好朋友总是走侧面的小门，省得佣人放下手里的活计去前门开门。我们有个不错的后院，小小的，一直接到铁路边。一开始，我们很担心火车的噪音，可房东说我们住上一阵子就注意不到了，还减了两镑房租。他说得一点没错：除了院墙墙根处有道裂缝，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从市里下班后，我喜欢待在家里。老是不在家的话，家又有什么好？“家，甜蜜的家”，这是我的座右铭。我晚上总是在家，我们的老朋友戈英可能会不拘礼地来串门，卡明斯也会，他住在路对面。他们愿意来串门，我和我亲爱的妻子卡罗琳[1]都乐意见到他们。不过没朋友来，我和卡丽也能打发一晚上。总有些事情要做：钉根钉子，弄直一面威尼斯式百叶窗，往墙上钉把扇子，或把地毯的一处钉下去——所有这些活，我都能轻而易举地干好。

---

① “卡丽”是“卡罗琳”的爱称。

"月桂居"

卡丽只会缝衬衫扣子，补枕头套，或者在我们新的立式小钢琴上（三年分期付款买的）练习《西尔维亚加沃特舞曲》。那台钢琴由科勒德兄弟公司（很大的字）的W.比尔克森（小字）所制。我们的儿子威利在奥尔德姆的银行里干得很好，这也让我们很宽心。我们希望能多见见他。下面是我的日记：

四月三日。有商户为做生意的事来拜访，我答应五金商法默森想买钉子或者工具的话找他。顺便说一句，我们的卧室门没有钥匙，门铃也一定得修修，小客厅里的铃铛坏掉了，拉门铃，佣人房间里的铃铛响，这不像话。好朋友戈英来串门，可是不肯待，说油漆味刺鼻得很。

四月四日。还有商户来拜访，卡丽不在家，我准备在霍因那里买东西，他看着像是个有礼貌的屠户，铺子挺干净。订了块羊肩肉明天吃，试试买他的看怎么样。卡丽准备在黄油商博尔塞特那里买东西，她订了一磅新鲜黄油，还有一磅半食盐，另加一先令的鸡蛋。晚上，卡明斯意外地来了，给我看他的海泡石烟斗，在市里举办抽奖时抽中的。他要我小心拿，因为手潮的话，会弄脏上面的颜色。他说他没法待，因为不是很喜欢闻油漆味，出门时，刮泥板把他绊倒了。一定得拆掉刮泥板，否则就要刮出大麻烦。我不常说俏皮话。

四月五日。送来了两块羊肩肉——卡丽没跟我商量，就在另一家肉铺订了货。戈英来串门，进门时绊倒在刮泥板上。一定得把刮泥板拆掉。

我们的好朋友　戈　英

我们的好朋友　卡明斯

四月六日。早餐时吃的鸡蛋真是岂有此理。送回给博尔塞特，说了些客气话，并说他没必要再上门请我们订货了。雨伞没找到，尽管当时下着瓢泼大雨，还是不得不没打雨伞就去了。萨拉说肯定是戈英先生昨天晚上拿错了，因为门厅里有根手杖，不知道是谁的。晚上，听到有人在楼下门厅处跟佣人大声说话，我去看是谁，惊讶地发现是博尔塞特，那个黄油商，他喝醉了酒，还出言不逊。博尔塞特一看到我，就说他再去出力不讨好地侍候市里的职员，就让自己被吊死算了。我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心平气和地说我想就算是市里的职员，也有可能是位绅士。他回答他很高兴听我这样说，还想知道我有没有见到过一个，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他出了门，砰的一声把门甩上，差点把扇形窗震破。接着我听见他绊倒在刮泥板上，让我觉得没拆挺好。他走后，我想到一句本该用来回敬他的绝妙回答，不过还是留到下次再说吧。

四月七日。因为是礼拜六，我盼望早点回家，好把几样事办好。可是我们公司有两位负责人因病未到，我直到七点钟才到家。发现博尔塞特在等我，白天他已经来过三次，想为昨天晚上自己的行为道歉。他说礼拜一他没办法休银行假日，而是昨天晚上休了。他恳求我接受他的道歉，还有一磅黄油。他毕竟还像个正派人，所以我跟他订了几个新鲜鸡蛋，要求这次可得新鲜。恐怕我们还是得找几块新的楼梯地毯，旧的不够宽，接不到两边漆过的地方。卡丽建议我们也许可以自己动手，把油漆的地方漆得宽一些。礼拜一我会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颜色相配的那种油漆（黑巧克力色）。

四月八日，礼拜日。去完教堂后，牧师跟我们一起回来。我让卡丽先进去打开前门，我们只在特殊时候才会用这道门。她打不开，我也使出浑身解数后，只得让牧师（顺便说一句，我忘了他的名字）从侧门进来。他的脚绊到刮泥板上，扯裂了裤腿。最叫人恼火的是，卡丽不合适在礼拜日提出给他补裤子。吃完饭就睡觉。在院子里走了一下，发现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种芥菜、水芹和小萝卜。晚上又去教堂，跟牧师一起走回来。卡丽注意到他穿的是同一条裤子，只是缝过了。他想让我捧收捐献的盘子，让我受宠若惊。

第二章

商户和刮泥板还是让我们感到麻烦。听够了戈英抱怨油漆。我说了句本人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俏皮话。园艺之乐。我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戈英、卡明斯之间有小误会。萨拉让我在卡明斯面前像个傻子。

四月九日。早上一开始就不顺。我们决定不再与其打交道的那个屠户上门，无理之极地谩骂我。他一开始就侮辱我，说他不想做我的生意。我只是说："那你干吗搞这么大阵仗？"他用最大的嗓门喊着，让邻居都能听见："呸！去你的。哼！你这种家底的'玩意儿'，我能买下几十个！"

我关上门，正告诉卡丽她得明白那丢人的一幕完全该怨她，又传来了猛踢门的声音，能把门板踢破。还是那个恶棍屠户，他说刮泥板把他的脚弄破了，马上要去告我。去市里时，我去了五金商法默森的铺里一趟，交代他把刮泥板拆掉，也把门铃修一下，我觉得这种小事根本不值得麻烦房东。

又累又操心地回到家里。普特利先生——他是油漆匠兼装饰工，以前送来过一张名片——说他找不到能配上楼梯原来漆色的油漆，因为里面有印度深红。他说他为了找到适配的油漆，花了半天时间去了一间又一间仓库找。他建议应该让他把楼梯全油漆一遍，只会多花一点点钱。要是让他去想法找适配的颜色，就会事倍功半。能把活干漂亮，他和我们都会更满意。我同意了，可觉得是我耳朵根软。种了些芥菜、水芹和小萝卜，九点钟上床睡觉。

四月十日。法默森亲自来弄刮泥板。他看上去是个很有礼貌的人。他说像这种小活，他一般不亲自干，不过为了**我**，他会的。我谢了他，然后就去了市里。有几个年轻的职员迟到得不像话。我告诉他们中的三位说如果这事传到负责人波卡普的耳朵里，他们可能得丢饭碗。

皮特，一个十七岁的毛孩子，来我们公司只有六礼拜，竟然跟我说“悠着点儿!”我告诉他**我**荣幸地在公司里已经干了二十年，他听了傲慢地回答说**我**“看上去就是”。我愤怒地瞪了他一眼说：“我要求你对我尊重点儿，先生。”他回答说：“行啊，继续要求吧。”我不会再跟他辩，跟这种人没法辩。晚上，戈英来串门，又一次老调重弹地抱怨油漆味。戈英有时候很招人烦，说话有时不注意，卡丽有次很得体地提醒戈英她还在场呢。

四月十一日。芥菜、水芹和小萝卜还没出芽。今天是恼人的一天。我错过了八点四十五的公共马车，是因为跟杂货铺的伙计说话，他无礼地把篮子拎到了门厅的人口处，把他脏靴子的脚印留在刚打扫过的门口台阶上，这是第二回了。他说他用指关节敲侧门敲了一刻钟。我知道我们的佣人萨拉听不到，因为她在楼上收拾卧室，就问那个伙计他干吗不拉铃？他回答说他的确拉了铃，可是拉柄在他手里断掉了。

我上班晚了半个钟头，以前从来没那样过。最近职员的出勤很不正常，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不幸挑这天早上突击检查。有人给其他人透了风，结果我是公司里最后到的。高级职员之一的巴克灵先生是个好心人，因为他出面，才没让我下不来台。我

经过皮特那张办公桌时，听到他对他的邻桌说："有些主管来晚得真丢人！"当然，这是说给我听的。听到这句话我没吭声，只是瞪了他一眼，不幸的是，结果让这两个职员笑了起来。后来想到如果我装作根本没听到他说话，会更有尊严。卡明斯晚上来串门，我们玩了多米诺骨牌。

四月十二日。芥菜、水芹和小萝卜还是没发芽。让法默森修刮泥板，可是我到家时，看到三个人在干活。我问那是什么意思，法默森说在新钻一个眼时，钻穿了煤气管。他说煤气管布到那里荒唐得不得了，那样干的人显然根本不在行。考虑到我得花的钱，我觉得他的解释根本安慰不了人。

晚上，用过茶点后，戈英来串门，我们在早餐间里一起抽了一阵子烟。之后卡丽也过来，可是没待多久，她说烟雾让她受不了。我也觉得受不了，因为戈英给了我一支他所称的绿雪茄，是他的朋友舒迈克刚从美国带来的。雪茄的样子不绿，可是我想我肯定脸色发绿，因为我吸了一半多一点时，不得不借口去让萨拉拿酒杯而溜开了。

我在院子里顺着边上走了三四趟，觉得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回来时，戈英看到我没吸烟，就又给我一根雪茄，我礼貌地谢绝了。戈英开始像平常那样闻气味，我早知道他要说什么，就说："你不是又要抱怨油漆味吧？"他说："不，这次不了。可是我告诉你，我分明闻到了干腐味。"我并不经常说俏皮话，但这次我回答说："你自己就说了不少干腐的话啊。"我忍不住对此哈哈大笑，卡丽说她把两肋都笑得很疼。我以前从来没能让自己的话逗得这样厉害，夜里居然醒了两次，笑得把床都弄响了。

四月十三日。惊人的巧合：卡丽叫一个女的来家里给我们客厅的椅子和沙发做几个印花棉布罩，免得家具上的绿色平布褪色。我看到那个女的，认出她就是几年前给我在克拉珀姆的老姑妈做事的那位。这只是说明了这个世界是多么小啊。

四月十四日。今天上午在书摊上花五便士买了本特别棒的小书，品相很好，关于**园艺**的，我整个下午都在院子里研究。我找来一些半耐寒的一年生植物的种子种下，想像着会长成生机勃勃、赏心悦目的地界。我想到一句俏皮话，就喊卡丽。卡丽好像很不耐烦地出来。我说："我刚刚发现我们有幢公寓。"她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看**房客**呀。"[1]卡丽说："你喊我就为这件事？"我说："以往你每次听到我的俏皮话都会笑。"卡丽说："没错——**换个时间**，可不是在屋里忙的时候。"楼梯看着很不错。戈英来串门，他说楼梯看上去挺好，但是让扶栏看上去**挺不好**，建议我把扶栏也刷层油漆，卡丽也很赞成。我去找普特利，幸好他不在，我就有了让扶栏随其自然的好借口。顺便说一句，这话说得很好玩[2]。

四月十五日，礼拜日。三点钟**时**，卡明斯和戈英来，要我去汉姆斯泰德和芬奇利好好地散散步，他们还带来一位名叫斯蒂尔布鲁克的朋友。我们一起边走边聊，除了斯蒂尔布鲁克，他总是拖在我们后面几码远，盯着地下，一边用手杖抽打着草。

---

① 此处以"border"（地界）和"boarder"（房客）的发音相同而说了句俏皮话。

② 前一句是利用"slide"的双关含义（"滑的"和"随其自然"）玩了个文字游戏。

上山時 斯蒂尔布鲁克池在后面

图1

因为当时快五点钟了，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戈英建议去“奶牛与树篱”酒馆用茶点。斯蒂尔布鲁克说：“俺喝白兰地加苏打水就挺好。”我提醒他们酒馆都是到六点钟才开。斯蒂尔布鲁克说：“没关系——好旅伴。”

我们到了那里，我正想进门，看门人问我：“哪儿来的?”我回答：“霍洛韦。”他马上抬起胳膊不让我进去。我转回头没多久，看到斯蒂尔布鲁克走向门口，卡明斯和戈英紧跟在后面。我看着他们，觉得可以好好笑他们一通。我听到看门人说：“哪儿来的?”让我吃惊——实际上是恶心——的是，斯蒂尔布鲁克回答说：“布莱克希思。”他们三个马上就被请进去了。

戈英隔着门口喊我：“我们很快就出来。”我等他们等了几乎有一个钟头。他们出来时，都兴致极高，惟一试图向我表示歉意的，是斯蒂尔布鲁克先生，他对我说：“让你等得很不好受吧，不过我们多喝了一轮白兰地加苏打水。”我一句话没说就回了家，我没法跟他们说话。晚上我觉得很没意思，不过觉得这件事最好还是先不跟卡丽说。

四月十六日。下班后，开始在院子里干活。天黑后，关于昨天在“奶牛和树篱”酒馆的遭遇，我给卡明斯和戈英（他们一直没来串门，倒是奇怪；也许他们感到惭愧）写信。后来又决定先不写。

四月十七日。关于上礼拜的事，想着要给戈英和卡明斯好心地写封短信，并要他们提防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后来又掂量一番后，决定什么也不写，面是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谈谈。让我万万没料到的，是收到卡明斯写的一封信，语气尖刻，说他和戈英都在

目标在前

等着收到**我**（注意，是“我的”）对上礼拜日回家时不正常行为的解释。最后我这样写：“**我**原以为我是受窘的一方，不过我无条件原谅你们，你们——觉得你们才是受窘一方——也应当大度地原谅我。”我**一字不差**地在这本日记里抄下了这封信，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所写的最完美、最深思熟虑的一封信。我寄了这封信，但在我内心，觉得我实际上在因为被侮辱而道歉。

四月十八日。感冒在家。白天在办公室一直打喷嚏。晚上让萨拉去买瓶基纳汉牌葡萄酒。在扶手椅上睡着了，醒来时身子发抖。前门那里传来一声很响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卡丽很惊慌，萨拉还没回来，我就起床去开了门，原来只是卡明斯。我想起来杂货铺的伙计又拉断了侧门的门铃。卡明斯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刚刚见到戈英了。好了，那件事不用多提了。”无疑，他们都觉得我已经道了歉。

正和卡明斯在小客厅里玩多米诺骨牌时，他说：“顺便说一句，你想买葡萄酒或者烈酒吗？我堂弟默顿刚刚开张卖酒，他有种很不错的威士忌，装瓶四年，三十八先令一瓶。你值得买几十瓶存着。”我说我的酒窖很小，里面已经满当当了。让我很不高兴的是，就在那时，萨拉进了房间，把一瓶用脏报纸裹着的威士忌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并说：“请吧，先生，杂货铺掌柜的说他的基纳汉酒卖完了，不过你会发现这种也很好，只要两先令六便士，退瓶时还找回两便士。还有呢，你还想要雪利酒吗？因为他有几瓶价钱是一先令三便士的，干得像核桃[1]！”

---

① 雪利酒是种高浓度的葡萄酒，“干”指的是糖度低。

“请吧，先生，杂货铺掌柜的说他的基纳汉酒卖完了，不过你会发现这种也很好，只要两先令六便士。”

第三章

跟默顿先生聊社交的事。萨顿的詹姆斯夫妇来家里。在坦科剧院难受地过了一晚上。试用瓷漆。我又说了句不错的俏皮话，可是戈莫和卡明斯没必要地生了气。我把浴缸漆成红色，结果始料未及。

四月十九日。卡明斯来串门，带来了他的朋友默顿，他做葡萄酒生意。戈英也来串门。默顿先生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和卡丽一下子就跟他谈得来，完全意气相投。

他往后靠在椅子上说："你们一定别对我嫌这嫌那。"我说："不会——你对我们也别这样。我们是实在人，不是什么时髦人。"

他回答说："对，我能看出来。"戈英哈哈大笑，可是默顿极有绅士风度地对戈英说："我想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想说的是，我们让人愉快的主人和女主人比赶时髦的蠢货强，他们更愿意过简单而健康的生活，而不是下午游荡着去用两便士或半便士的茶点，打肿脸充胖子。"

听到默顿这番中肯的评论非常开心，我对这一话题总结道："对，说实话，默顿先生，我们不参加社交，因为不喜欢，还要来来去去花钱坐出租马车、戴白手套、打白领带等等。好像不值得花那钱。"

关于**朋友**，默顿说："我的座右铭是'少而真'，顺便说一句，我也把它用在葡萄酒上，'少而好'。"戈英说："对，有时候是'便宜还好喝'。不是吗，老头儿？"默顿没打顿地又说他应当

拿我以朋友相待，给我留十二瓶他那种“洛肯巴”牌威士忌，因为我是戈英的老朋友，卖给我就算每瓶三十六便士，比他买时的价钱还要低不少。

他记下了他自己要进多少货，又说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要剧院的戏票，就去跟他说，因为他的名字在伦敦的任何一家剧院都管用。

四月二十日。卡丽提醒我她上学时的老朋友安妮·福勒斯（现在是詹姆斯太太）和她丈夫要从萨顿来市里待几天，能带他们去看戏，就会显得有情有义，我还是给默顿先生写封信，要四张戏票，意大利歌剧院、草市、萨伏伊或莱森的都行。我给默顿写信提出了这个要求。

四月二十一日。收到默顿的回信，说他很忙，只是目前弄不到意大利歌剧院、草市、萨伏伊或者莱森的戏票，不过目前在伦敦上演的最好的戏剧，是伊斯灵顿区坦科剧院的《褐灌木》，信里附了四张楼座票，还有威士忌的账单。

四月二十三日。詹姆斯先生和太太（也就是福勒斯小姐）来用了肉食茶点，然后我们直接去坦科剧院。我们坐了辆公共马车，把我们拉到了国王十字站，然后换乘另一辆拉到“天使”酒吧。詹姆斯先生每次都坚持让他掏钱，说我已经买了戏票，出得够多的了。

我们到了剧院，很奇怪的是，除了一个拎着篮子的老女人，好像所有人都是来看戏的。我走在前面，把票递过去。那人看了

看，然后拿着我的戏票喊道："韦洛伊先生！你晓得这是怎么回事？"被叫的那位先生过来仔细看了我的票，然后说："谁给你的？"我很生气地说："当然是默顿先生。"他说："默顿？他是谁？"我很不客气地说："你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在伦敦随便哪家剧院都管用。"他回答道："嗬！是吗？可是在这儿一点儿也不管用。这些票上面没日期，是斯温斯特德先生的管理公司发出的，公司早就换老板了。"我正跟那个人很没好气地说话时，詹姆斯——他已经和两位女士一起上了楼梯——大声喊道："来吧！"我跟他们一起上去，有个很礼貌的服务员说："这边请，H 包厢。"我问詹姆斯："哎，你究竟是怎么解决的？"他的回答让我极不舒服："怎么了，当然是掏钱。"

这够让我没面子了，我几乎没看懂戏，不过我注定还要再丢一回脸。我当时把身子探出了包厢，就在那时，我的领结——是条黑色的小蝴蝶结，用一种新的专利设计别在纽扣上——掉到下面正厅后排的观众席里。一个笨手笨脚的男人没看到，踩了很久才发现。后来他拣起来，厌恶地扔到了旁边的座位底下。因为包厢和领结的事，我很不舒服。这位萨顿来的詹姆斯先生倒很不错，他说："别担心——你有胡子挡着，没人会注意，我看这是留胡子的惟一好处。"这句话说得根本不是场合，因为卡丽很为我的胡子自豪。

为掩饰领结掉了，那天晚上我不得不一直勾着下巴，弄得后脖根儿疼。

四月二十四日。几乎一夜没合眼，在想昨天晚上带詹姆斯先生和太太从乡下来市里看戏的事，还有他掏钱买了包厢座位，因

为我们订的位子那些人不认账，而且演的戏还那么糟糕。我给默顿——那个卖葡萄酒的，是他给我们的戏票——写了封挖苦味十足的信："考虑到我们不得不**掏钱**买座位，我们尽了**全力**欣赏演出。"我觉得这句话很挖苦人，然后我问卡丽"欣赏"这个词里有几个"p"，她说"一个"。信寄出后我查了字典，发现应该是两个。对此极为恼火。

决定不再为詹姆斯夫妇一事操心，因为卡丽聪明地说："我们下礼拜哪个晚上叫他们从萨顿过来玩比齐克牌[1]，就可以弥补了。"

四月二十五日。因为布里克威尔跟我说他妻子用新的平克福德牌瓷漆效果绝佳，我决定也试试。我回家时，顺路买了两罐红色的。我赶忙用完茶点后，去院子里油漆了几个花盆。我叫卡丽，她说："你总是鼓捣些新鲜玩意儿，疯狂一时。"可她不得不承认花盆看上去特别漂亮。上楼去佣人的房间，漆了她的脸盆架、毛巾架和衣柜，在我看来增色不少。不过下等人在品位上就是不开窍，我家佣人萨拉看到后，一点也没显出高兴的样子，只是说："俺觉得以前的样子就挺好。"

四月二十六日。又买了些红色（在我看来，红色是最好的颜色）的瓷漆，漆了煤桶，还漆了我们的《莎士比亚全集》书脊，那些书已经几乎要散架。

---

① 一种纸牌游戏。

我油漆了佣人房间的脸盆架

四月二十七日。把浴缸漆成了红色，效果让我高兴。不过得遗憾地说，卡丽不高兴，事实上我们为此争论了几句。她说我应该跟她商量，她从来没听说谁把浴缸漆成红色。我回答说："这只是个品位问题。"

幸好没能继续就这个问题吵下去，因为有人说："可以进来吗？"原来是卡明斯，他说："你家佣人开了门，还让我原谅是她让我进来的，因为她正在拧干袜子。"见到他我很是高兴，建议我们应该设个明手打惠斯特牌[1]，我开心地说："你可以当明手[2]嘛。"卡明斯（我觉得他脾气很不好）回答道："一贯有趣啊。"他说他不能待，来串门只是想把《自行车新闻报》给我看，因为他已经看完。

门铃又响了，是戈英，他说他"一定得为来得这么勤而道歉，最近哪一天，我们一定得去他那儿"。我说："我突然想到一件很不一般的事。""照样是有趣的事。"卡明斯说。"对，"我回答说，"这次我想就连你也会这么说。跟你俩有关。戈英老是在来，卡明斯老是在去，不是很奇怪吗[3]？"卡丽显然已经全忘了浴缸的事，笑了好一阵子，至于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简直笑弯了腰，直到椅子吱吱作响。我觉得这是我说过的最棒的俏皮话。

在看到卡明斯和戈英一声不吭，脸上笑容全无时，想像一下我有多震惊吧。很不愉快地沉默一阵后，卡明斯把之前已经打开

---

① 一种扑克牌游戏，是桥牌的原始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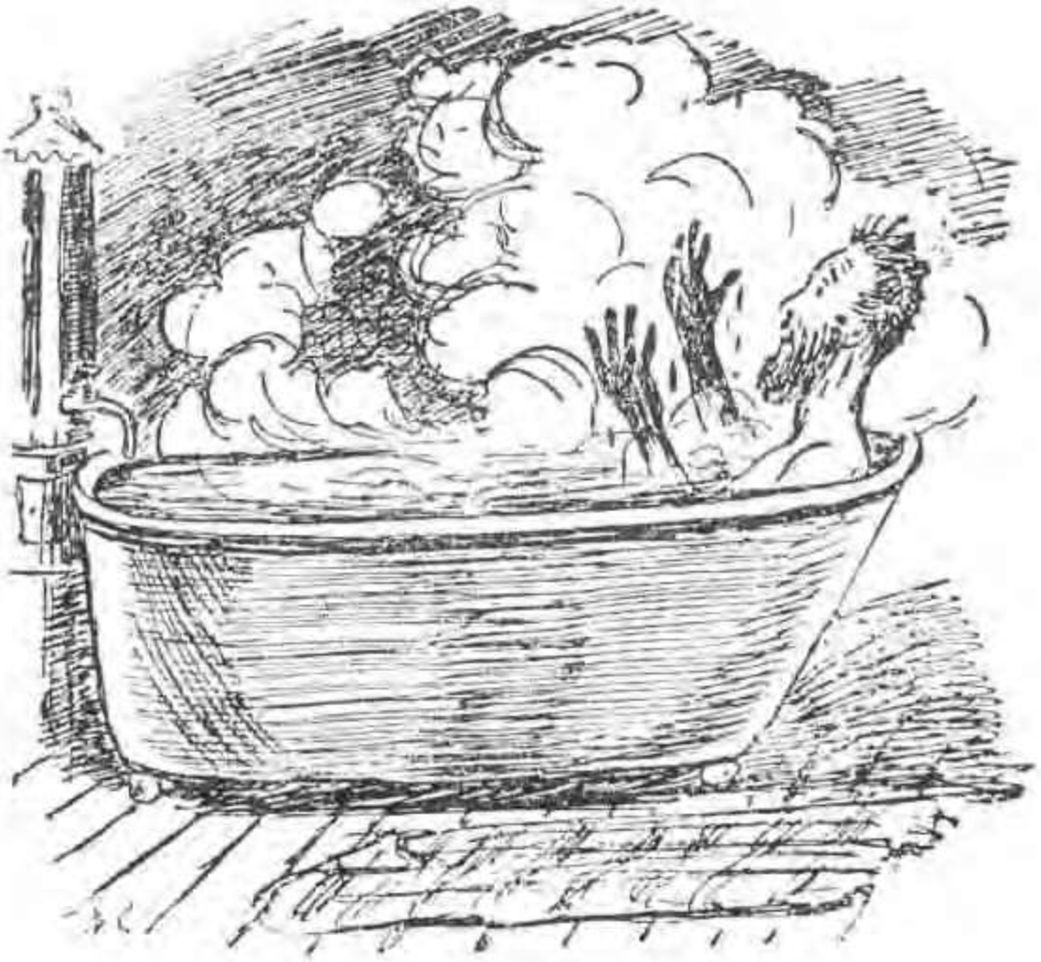
② 这里是利用"dummy"（明手）一词的其他含义（如"笨蛋"、"傀儡"等）而说的俏皮话。

③ 此处是利用戈英（Gowing）和卡明斯（Cummings）名字在发音上和英语的"去"和"来"相似而说的俏皮话。

的雪茄盒合上，并说："对——我想，听了这句俏皮话后，我应该走了，抱歉我没能看出你的俏皮话哪里好玩。"戈英说如果一句俏皮话说得不算无礼，他倒不介意，可是在他看来，拿名字来当双关语显然有点格调不高。卡明斯接着说，如果是我以外的别人这样说，他会永不登门。这句话很不愉快地结束了一个本来可能会很开心的晚上。不过他们走了也好，因为清洁女工把剩的熟猪肉块儿吃完了。

四月二十八日。公司新来的而且很年轻的职员皮特——一礼拜左右前，他对我很放肆——又迟到了。我告诉他我要向负责人波卡普汇报，这是我的职责。让我吃惊的是，皮特极为老实，也极有绅士风度地向我道歉。注意到他对我态度上的进步，我真心感到高兴，并告诉他我会原谅他这次迟到。一个钟头后我走过房间时，一个用硬纸揉成的纸团打在我脸上。我猛地转身，可是所有职员显然都在专心工作。我不是个有钱人，不过我可以出半镑来搞清那是无意还是存心。回家早，买了些瓷漆——这次是黑色的——一晚上都在漆壁炉挡板、画框和一双旧靴子，让它们看上去像是新的。也漆了戈英留下的手杖——他忘了带走——让它看上去像是乌木。

四月二十九日，礼拜日。醒来后头疼得厉害，还有得了感冒的明显症状。卡丽以她的特有风格，不通情理地说这叫"油漆匠绞痛"，是我过去几天里鼻子一直对着油漆罐的结果。我不容置疑地告诉她我比她更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我受了凉，决定泡个澡，温度高得我勉强能忍受。浴缸显的水放好了，热得我简直受不了。我咬着牙进去。很热，不过很合适。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



我的样子就像图索夫人蜡像馆里泡澡的马拉

把手举离水面时，我这辈子从来没那么惊吓过，因为可以想像一下我在发现我的手——我以为——上面全是血时，心里有多害怕。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爆了根血管，正要血流尽而死，当人们后来发现我时，我的样子就像马拉[1]第二，我记得在图索夫人蜡像馆里见过他的样子。我然后想到要拉铃，可是想起来无铃可拉。我又想到的是，那只不过是瓷漆而已，在滚水里融化了。我从浴缸里出来，浑身上下都是红色，就像我在一间东区戏院里看到的红蕃印第安人。我决定跟卡丽一字不提，但是要告诉法默森礼拜一来把浴缸漆成白色。

① 让·保罗·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国民公会代表，在浴缸中治疗皮肤病时被刺杀。

第四章

市长官邸举办的舞会。

四月三十日。收到一份市长大人及夫人发来的请帖，去“和商贸界代表”见面，这让我完全惊呆了，心跳得像个学生。我和卡丽把请帖读了两三遍。我几乎吃不下早餐。我说——我心里也这样觉得——“亲爱的卡丽，我在我们结婚那天领你走过教堂里的过道时，我是自豪的；当我在市长官邸领着我亲爱的、漂亮的妻子走到市长大人及夫人面前时，那种自豪感就算不超过那次婚礼，也将不相上下。”我看到卡丽的眼里有了泪水，她说：“亲爱的查理，是**我**为**你**感到自豪。我为你非常、非常自豪。你已经称我为美丽的，只要我在你的眼里依然美丽，我就是幸福的。你，亲爱的老查理，并**不**英俊，可是你**好**，这更可贵。”我吻了她一下，她说：“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舞跳，我有好多年没跟你跳过舞了。”

我不明白我怎么会那样，可是我搂过她的腰，我们傻乎乎地跳起了狂野的波尔卡舞，萨拉偏偏那时候进来，咧嘴笑着说：“太太，门口有个人想问你要不要好煤。”我气坏了。整个晚上都用来给市长官邸回信，写了撕，撕了写，留话给萨拉要是戈英或卡明斯来串门的话，就说我们不在家。一定得请教波卡普先生该怎样答复市长大人的请帖。

我搂住她的腰，我们傻得跳起了狂野的

波尔卡舞，萨拉偏偏那时候进来

五月一日。卡丽说："我想把请帖寄给我妈看看。"我同意一答复好就寄。在公司里，我自豪地告诉波卡普先生我们收到一份去市长官邸的请帖，让我惊讶的是，原来就是他把我的名字提供给市长大人的秘书。我觉得这让请帖的价值大大降低，不过还是谢了他。他回答了我的问题，解释了我该怎样复函。我觉得那样回复太简单了，可是波卡普先生当然最清楚。

五月二日。把我的燕尾服和裤子送去街角的小裁缝那里把褶皱熨平。告诉戈英下礼拜一不用来串门，因为我们要去市长官邸。给卡明斯也送去了类似的短信。

五月三日。卡丽去找萨顿的詹姆斯太太商量下礼拜一穿什么衣服。我凑巧跟我们的一位主管职员斯波奇说起去市长官邸这件事时，他说："噢，有人请我去，可是我想我不会去。"连斯波奇那样粗俗的人也被邀请，让我觉得我收到的请帖贬值很多。晚上，我不在家时，小裁缝送来了我的燕尾服和裤子，因为萨拉没有一先令付熨衣费，他又拿走了。

五月四日。卡丽的母亲把市长大人的请帖——寄给她看看——寄了回来，并表示道歉，因为上面洒过一杯葡萄酒，我气得说不出话。

五月五日。为下礼拜的事，买了一双淡紫色的小山羊皮手套，还有两条白色的领带，以防系的时候弄脏了。

五月六日，礼拜日。布道很沉闷，得遗憾地说，我两次想到了明天在市长官邸举办的招待会。

五月七日。一个大日子，即市长大人的招待会。家里每个人都不高兴。我得在六点半就穿好衣服，因为卡丽想占用房间。詹姆斯太太从萨顿来帮卡丽。所以我忍不住想卡丽还需要佣人萨拉只侍候她一个人，这不合理嘛。萨拉老是跑出去给“太太”拿“东西”，我有几次不得不穿着全套晚礼服去应后门。

最后一次是给杂货铺的伙计开门。因为萨拉没点亮煤气灯，他没看到是我，往我手里塞了两棵卷心菜和六个煤球。我一怒扔到地下，气昏了头，扇了那伙计一个耳光。他哭着跑掉了，说要告我，我说什么也不愿意打官司。黑地里，我踩到卷心菜上，猝不及防，摔到了石板地上。有一小会儿，我晕头转向，定下神后爬上楼进了客厅，在玻璃烟罩上一照，发现我的下巴在流血，衬衫让煤球弄脏了，左侧裤腿膝盖处撕破了。

不过，詹姆斯太太又给我拿来一件衬衫，我在客厅里换上。我往下巴上贴了片鱼骨硬膏，萨拉很漂亮地缝好了裤子膝盖处的破洞。九点钟，卡丽翩然进了房间，样子像是位女王。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她那么漂亮，那么光彩照人。她穿着一件天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缎子礼服，围着肩膀的，还有詹姆斯太太借的一道花边，来做最后的装饰。我觉得那件礼服后面有点太长，前面无疑太短了，可是詹姆斯太太说这种样式正时髦。詹姆斯太太好心之极，还借给卡丽一把饰有红羽毛的象牙扇，并说它是无价之宝，因为羽毛来自卡楚鹰，那是种已经绝种的鸟。我更喜欢卡丽在舒尔布莱德商店里用三先令六便士买的那把白色小扇子，可是两位女士马上一致反对我的意见。

杂货铺的伙计……他往我手里
塞了两棵卷心菜和六个煤球

我们到市长官邸时太早了，那是件很幸运的事，因为我有机会跟市长大人说话，他屈尊降贵地跟我聊了几分钟，可是我得说，我失望地发现他甚至不认识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

我觉得我们虽然被邀请来市长官邸，可邀请却好像来自一个不认识市长大人的人。来宾很多，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盛况，这杆拙笔完全无望能将其描述。我有点生卡丽的气，她一直在说："我们谁也不认识，这不是很可惜吗?"

有一次卡丽完全昏了头。我看到有个人好像是佩克汉姆的弗兰顷，正要去他那边，卡丽却抓住我的燕尾服后摆，很大声地说："别撇下我。"让一位身穿官廷礼服、佩了条链子的老先生和两位女士放声大笑。宴会厅里人头济济，还有，我的天！晚宴极为丰盛——香槟酒敞开供应。

卡丽这餐饭胃口极好，让我高兴，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她不够强壮。她几乎尝遍了每种菜肴。我很渴，吃不下太多东西。我肩膀上被人猛打一下，我转过身，很吃惊地看到是法默森，我们那儿的五金商。他用极为熟络的口吻说："这儿比布里克菲尔德台地好多了，不是吗?"我只是看着他冷冷地说："我从来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他刺耳地大声说："说得好——你能来，我干吗不能?"我回答说："那当然。"我真应该想到更好的话来回敬他。他说："我可以给您太太要点什么吗?"卡丽说："不了，多谢您呐。"这样说让我高兴。我用指责的口气对他说："你今天一直没有按我的要求，让人来油漆浴缸。"法默森说："请原谅，普特尔先生，我们跟这么多人在一起，请别谈铺子里的事。"

我还没想出怎么回答他，有位身穿全套宫廷礼服的郡治安官拍了拍法默森的背，像个老朋友般跟他打招呼，并要他去他住的

旅店吃饭。我感到震惊。足足有五分钟时间，他们站在那里哈哈大笑，还互相捣肋骨[1]。他们一直说对方一天也不显老。他们开始拥抱，也喝起香槟来。

想想看，一个给我家修刮泥板的人，竟认识我们那里的显要！我正要跟卡丽一起换地方，法默森很无礼地抓住我的领子对那位郡治安官说："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邻居普特尔。"他甚至没说"先生"。郡治安官递给我一杯香槟酒。我觉得不管怎样，能跟他共饮一杯是莫大的荣幸，我也这样跟他说了。我们立在那里聊了一会儿，最后我说："你们现在一定得原谅我去陪普特尔太太。"我走到卡丽跟前时，她说："别让我把你从你的朋友那里拽走嘛，我一个人站在这么多人中间，谁也不认识，挺开心的我！"

因为吵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而且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我向卡丽伸出手臂说："我希望我亲爱的宝贝妻子会跟我跳舞，就算只为了能说我们作为市长大人的客人，在市长官邸跳了舞。"因为发现晚宴后的舞会没那么正式，还因为我知道卡丽以前多么欣赏我的舞技，我搂着她的胳膊，跳起了华尔兹。

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故。我穿的是双新皮靴，我愚蠢地没采用卡丽的建议，就是用剪刀尖弄花靴底，要么稍微润湿一下。我刚开始跳，如闪电般，左脚滑了一下就跌倒了，头侧摔到地板上，重得让我有一两秒工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用说卡丽跟我一起跌倒了，跌得一样重，摔断了她头发上插的梳子，肘部也擦伤了。

---

① 英美习俗，交流会意之时的习惯动作。

一阵哄堂大笑，人们注意到我们真的摔痛了时，笑声马上就停了。一位先生扶卡丽坐到椅子上，我言辞很激烈地说地板上只打过蜡，没铺防滑的地毯或者厚毯，这是危险的。那位说自己叫达威茨的先生坚持要陪卡丽过去喝杯葡萄酒，我愉快地同意卡丽接受了邀请。

我也跟着过去，遇到了法默森，他马上用他的大嗓门说："噢，是你摔跤吗？"

我瞪了他一眼算是回答。

他带着令人讨厌的趣味说："你瞧，老头儿，这种把戏我们是老得玩不动了。我们一定得把这些玩意儿留给年轻人。来再喝杯酒吧，我们做这个更合适。"

尽管我觉得我接受他的建议是为了免得他啰唆，我们还是和别人一起进了宴会厅。

经过那次不幸事件后，我和卡丽都不想再待了。正要走时，法默森说："你们要走吗？是的话，麻烦捎我一程吧。"

我想最好还是同意，可是早知道，我应该先问卡丽的意见。

第五章

市长官邸举办的舞会之后。卡丽生气了。戈英也生气了。在廉明斯家举办的一次愉快的派对。佩克汉姆的弗兰顷先生来看我们。

五月八日。醒来时头疼得很厉害，几乎看不清东西，后脖根儿也像是扭伤了。一开始我想请医生来看看，又觉得没必要。起床后，我感到头晕，去布朗尼什开的药房，他给了我一剂药。在公司感觉很糟糕，不得不回家。去市里另外一间药房买了一剂药。布朗尼什的药好像让我更难受了，一天什么也没吃。雪上加霜的是，我每次跟卡丽说话，她回答得都很不客气——这还是她总算搭理我的时候。

晚上，我又觉得很糟糕，对她说："我真的相信，我昨天晚上在市长官邸吃龙虾蛋黄酱中毒了。"她缝着东西眼也没抬就说："每次你喝香槟都会喝出毛病。"我生气了，说："你真是瞎说。我只喝了一杯半，你跟我一样，都清楚——"我话没说完，她就冲出了房间。我坐了一个钟头等她回来，可是没有。我决定上床睡觉，发现卡丽没说"晚安"就睡了，我只好去闩上洗涤室的门，又喂了猫。我明天早上一定得跟她谈谈这件事。

五月九日。还有点头重脚轻，身上有黑斑。《黑僧人双周新闻》上刊出一长串参加市长官邸舞会的客人名单。失望地发现我们的名字被漏掉了，法默森的却赫然在列，后面还带了个 M.M.L.，

管他是什么意思。恼火得很，因为我们订了十几份，准备寄送朋友。写信给《黑僧人双周新闻》，指出他们的遗漏。

我进餐厅时，卡丽已经开始吃早餐了。我自己倒了杯茶，完全是平心静气地说："卡丽，我希望你能就你昨天晚上的行为稍微解释一下。"

她回答说："岂有此理！我还想听你解释一下你前天晚上的行为呢，可别只解释**一点点**！"

我沉着地说："真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她冷笑着说："八成是不明白，你当时几乎什么也不明白呢。"

她话里有话，我很吃惊，脱口而出："卡罗琳！"

她说："别夸张了，对我没用。留给你的新朋友吧，法默森**先生**，那个卖五金的。"

我正要说话，卡丽发了一通脾气——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要我闭嘴。她说："现在**我还**有话要说呢！你口口声声说要去臊臊法默森先生，却是让他臊了**你**，就在**我**而前。然后他邀请你去喝杯香槟酒，你又接受了，还不是只喝一杯就算了。你后来又提出，让这个把我们的刮泥板修得一团糟的粗俗的家伙搭我们的马车回家。我就不说他上马车时弄烂了我的裙子，也不说他踩到了詹姆斯太太昂贵的扇子上，那是你从我手里碰掉的，他踩到了，甚至没道歉，可是你们一路上都吸烟，也没点礼貌请我同意。还没完呢！坐完车后，尽管他没为他搭马车哪怕出一法寻[1]，你还请他进来。幸好他还够清醒，从我的举动中看出不欢迎他进来坐。"

---

① 英国以前使用过的一种铜币，值1/4便士。

坐出租马车回家的一路上，法默森先生都在抽烟

老天知道这番话让我觉得多没面子，可更糟糕的是，戈英没敲门就进来了，头戴两顶帽子，拿着院子里的耙子，脖子上围着卡丽的毛披肩（他取自楼下门厅里的衣帽架），用沙哑的大嗓门为自己宣面告之："皇家贵人，市长大人驾到！"他像个小丑一样，在房间里正步走了两圈，然后发现我们对他视而不见，就说："哎！怎么了？小两口吵架，是吗？"

一阵沉默，然后我温和地说："亲爱的戈英，我不舒服，不是很有心情开玩笑，特别是你不敲门就进来，这种行为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玩的。"

戈英说："非常抱歉，可我来是为了我的手杖，还想着你会送过去呢。"我把他的手杖递给他，我记得我用黑色的瓷漆油漆过一遍，觉得好看多了。他呆呆地看了它一分钟，然后说："谁干的？"

我说："哎，干了什么？"

他说："干什么？哼，毁了我的手杖！这可是我可怜的叔叔的东西，在我眼里，世界上再也没什么东西比它更珍贵了！我得知道是谁干的。"

我说："很对不起。我敢说漆能弄下来，我是一片好意啊。"

戈英说："那我只能说，这样自作主张叫人讨厌；我还应该加一句，你比你看上去的还要蠢，只是那可绝对没可能了。"

五月十二日。只买了一份《黑僧人双周新闻》，上面有上次漏登的一小串名单，可是那些蠢货把我们的名字印成"查·波特尔先生及太太"。恼人之极！又写了封信，特别注意把我们的名字用大写字母拼出来，所以这次绝不可能再出错。

五月十六日。打开今天的《黑僧人双周新闻》，读到下述一段时怒不可遏："我们收到了查尔斯·朴特尔先生及太太的两封信，要求我们宣布他们曾出席市长官邸舞会这一事实。"我把这份报纸撕碎扔进了废纸篓。我的时间宝贵得很，不值得在这种无聊琐事上费神。

五月二十一日。过去的一礼拜或者十天过得无聊之极，卡丽去了萨顿的詹姆斯太太家。卡明斯也不在家。我想戈英还在生我气，因为我没打招呼，就把他的手杖用黑瓷漆漆了一遍。

五月二十二日。买了根柄上镶银的手杖，价钱为七先令六便士（以后跟卡丽说只要五先令），给戈英送了过去，还附了封和气的短信。

五月二十三日。收到戈英的一封奇怪的短信，他说："生气？根本没有，伙计。我还以为你因为我发脾气而生我的气呢。另外，我发现你油漆的那根手杖原来不是我可怜的老叔叔的那根，只不过是根只值一先令的，烟草店买的。不管怎样，我还是很感谢你送的漂亮礼物。"

五月二十四日。卡丽回来了，乌拉！她看上去精神焕发，只是太阳晒伤了她的鼻子。

五月二十五日。卡丽拿来我的几件衬衫，建议我拿到街角的

特里普的铺里。她说："前面和袖口磨损得很厉害。"我张口就来："**恐怕**真的是。"[1]天哪！我们大笑特笑，还以为再也停不下来呢。因为我去市里坐公共马车时，正好坐在马车夫旁边，我跟他讲了我关于"磨损"的衬衫的俏皮话，我看他要笑得从座位上摔下来。办公室里的人听了也大笑。

五月二十六日。把那几件衬衫留在特里普的铺里，我跟他说："我**恐怕**这些**磨损**了。"他全无笑意地说："肯定会那样，先生。"有些人似乎很缺乏幽默感。

六月一日。过去的一礼拜就像以前，卡丽在家里，戈英和卡明斯几乎每天晚上都来串门，有两次我们在院子里坐到很晚。今天晚上，我们就像一群小孩子，玩"结果游戏"[2]。这是种好游戏。

六月二日。今天晚上又玩"结果游戏"，没有昨天晚上那么成功。戈英有几次超出了好格调的界限。

六月四日。晚上我和卡丽去卡明斯两口子家里，跟他们过了一个安静的晚上。戈英在那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也在。过得虽然不热闹，却很愉快。卡明斯太太唱了五六首歌曲，以我的愚见，《不，先生》和《睡眠的花园》唱得最好。但最让我高兴的，是她

---

① 此处以"afraid"（恐怕）和"frayed"（磨损）的发音部分相同而玩了个文字游戏。

② 一种游戏，参加者轮流选择写出一个男性名字、一个女性名字、地点、两句话以及结果，然后拼成一个故事。

和卡丽唱的二重唱——而且是经典歌曲的二重唱，我想名字是《爱人，我会的!》。很动听。卡丽的嗓子再好一点，我想职业歌手也不能唱得比她更好。晚饭后，我们让她们又唱了一遍。自从那个礼拜日散步到“奶牛和树篱”酒馆以来，我一直不喜欢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可是我得说他的滑稽歌唱得不错。他唱的《我们现在不想要老头儿了》让我们又叫又笑，特别是提到格拉斯顿先生[1]的那段歌词。不过有一段歌词我想他应该别唱，可戈英说那段最妙。

六月六日。特里普把几件衬衫送来，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修补的收费比我买新的还贵。我这样跟他讲了，他硬邦邦地说：“咳，衬衫现在比新的时候还好呢。”我付了他钱，说那是抢钱。他说：“你要是想用穷人穿的那种布料做你的衬衫前胸，像包装和装订书用的，你干吗那会儿不说?”

六月七日。遇到一件恼人之极的事。碰到了弗兰顷先生，他住在佩克汉姆，说话做事极讲派头。我冒昧地请他来家里用肉食茶点，吃顿便饭。我没想到他会接受这么冒昧的邀请，可他接受了，他以十分友好的口吻，说比起独自一人吃，他更愿意跟我们一起吃。我说：“我们最好坐这辆蓝色的公共马车。”他回答说：“别让我坐蓝色的公共马车，我最近够烦恼的了。我在铜业恐慌中亏了整整一千元。坐这辆吧。”

---

① 即威廉·格拉斯顿（1809—1898），政治家，1868年至1894年间担任过四届英国首相。

佩克汉姆的弗兰顿先生

我们坐着一辆漂亮的出租马车，气派地到了家门口。我在前门敲了三下，却无人来开。我透过接地的玻璃窗格（大惑不解地）看到卡丽正在匆忙往楼上跑。我让弗兰顷先生在门口等，我去了房侧，看到杂货铺的伙计居然正在抠门上起了泡的油漆。没时间骂他了，我走到房后，从厨房的窗户进了屋。我开门让弗兰顷进来，并把他让进客厅。我上楼去找卡丽，她正在换衣服。我告诉她我说动了弗兰顷来家里。她回答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知道今天萨拉放假，家里什么也没有，因为天热，羊肉熟食已经变味了。"

最后，一贯是个好人的卡丽不出声地下来，洗了茶杯，铺了台布，我让弗兰顷先看我们的日本风景画，我则跑到肉铺那里买了三块肉。

七月三十日。糟糕的天气不是让我，就是让卡丽，或者我们两人都不舒服。我们好像无缘无故就会吵架，这种不愉快的情形一般出现在吃饭时间。

今天早上莫名其妙，我们谈起了气球，愉快之至。可是谈话逐渐转到了家族事情上，卡丽没有一点原因，用最不恭敬的语气提起我爸爸在金钱上遇到的麻烦。我反驳她说："不管怎样，爸爸是个绅士。"听到这里，卡丽突然放声大哭。我早餐一点也吃不下。

在办公室，波卡普先生请我去，说他非常抱歉，可我必须从下礼拜六开始休年假。弗兰顷来办公室坐，让我去他所属的"益康"俱乐部就餐。因为害怕今天早上"拌嘴"后家里的气氛不好，我给卡丽发了份电报，告诉她我要出去吃饭，她不用等我回家。给卡丽买了一只银的小手镯。

杂货铺的伙计居然正在抠侧门上起了泡的油漆

七月三十一日。卡丽很喜欢那个银手镯，我昨天晚上睡觉前，把它放在她的梳妆台上，还附了张充满爱意的纸条。我告诉卡丽我们得下礼拜六才休假。她很高兴地回答她不介意，只是天气那么糟糕，她还担心吉彭斯太太无法及时做好她要在海滨穿的衣服。我跟卡丽说我觉得那件上面有粉红色蝴蝶结的褐色衣服看上去就挺好，卡丽说她绝对不会考虑穿那件。我正要再说这件事，却想起昨天吵的架，决定还是闭口不谈。

我对卡丽说："我觉得我们能去'老不赖的布罗德斯泰尔斯'[1]就最好了。"让我很惊讶的是，卡丽不单是第一次反对去布罗德斯泰尔斯，还恳求我别用"老不赖"的说法，而是留给斯蒂尔布鲁克和像他那样别的先生们用。听到我要坐的公共马车经过窗前，我不得不从家里冲出去，没像通常那样吻别卡丽，我向她喊道："你决定吧。"晚上到家后，卡丽说她觉得时间那么短，决定去布罗德斯泰尔斯。她还得写信给港景台地街的贝克太太订房间。

八月一日。在爱德华兹的铺里订做了条新裤子，告诉他们裤脚那里别收得太松。上一条就收得太松了，膝盖地方又太紧，看上去像是水手裤，经过皮特——办公室里那个讨厌的年轻人——的办公桌时，他大声喊"号笛舞"[2]。卡丽在吉彭斯小姐那里订了件红色阔罩衫和青哔叽呢裙子，我一直觉得在海边穿很漂亮。晚上，我给卡丽念《交易市场报》时，她自己收拾好一顶

---

① 英国东南部海滨城市。

② 水手们跳的一种舞。

我经过皮特的办公桌时，他大声喊“号笛舞”

水手帽，收拾完之后我试着戴，让我们都大笑一场。卡丽说和我的胡子配一起显得很滑稽，还说我就这样登台演出的话，人们会笑成什么样。

八月二日。贝克太太回信说我们可以住我们以往在布罗德斯泰尔斯住过的房间。这件事就放心了。买了件花衬衫和一双棕色的皮靴，我看到市里很多赶时髦的职员穿，听说都很“时兴”。

八月三日。美妙的一天。盼望着明天。卡丽买了把阳伞，差不多有五英尺长。我跟她说那把阳伞可笑，她说：“萨顿的詹姆斯太太有把两倍长的。”这件事就不再提了。我买了顶很漂亮的帽子，好在炎热的天气在海边戴。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帽子，不过是在印度戴的那种头盔样式，麦秆编的。在波普兄弟铺买了三条新领带，两块花手帕，还有双海军蓝袜子。一晚上都在收拾东西。卡丽让我别忘了向希格斯沃斯先生借望远镜，他也总会借给我，知道我晓得怎样爱惜着用。叫萨拉去借。就在似乎万事俱备时，最后一趟送信的邮差给我们带来了贝克太太的信，信上说：“我刚刚把我的整座房子租给了一群人，抱歉我得收回我的话，你们得找别的房间；不过邻居沃明太太会乐意让你们去住，可是礼拜一之前不行，因为她的房间整个银行休假周都有人住。”

第六章

我们的儿子威利·卢品
出人意料地回到家里。

八月四日。最早一趟送信的邮差送来了我们的儿子威利的一封信，读来愉快，他在信中说他收到了卡丽送的一件小礼物——前天是他的二十岁生日。让我们大为诧异的是，下午，他本人出现在我们眼前，从奥尔德姆一路赶回来。他说他向银行请了假，因为礼拜一是个假期，他想着会让我们小小地惊喜一下。

八月五日，礼拜日。从上个圣诞节以来，我们和威利就没再见过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他长成了一个多么出色的小伙子。别人几乎不会相信他是卡丽的儿子，看上去更像是卡丽的弟弟。我对他礼拜日穿方格花纹的套装很看不惯，还觉得他今天上午应该去做礼拜，可他说他昨天赶路还累呢，我就忍住了不再多说这件事。我们吃饭时，喝了一瓶葡萄酒，为亲爱的威利的健康干了杯。

他说："噢，顺便说一句，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我已经放弃了'威廉'这个名字，而是用第二个名字'卢品'。事实上在奥尔德姆，他们只知道我叫'卢品·普特尔'。你们去那儿要是叫我'威利'，他们会听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当然，卢品完全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卡丽高兴起来，开始说起很多叫卢品的人的历史。我试探着说我认为威利是个不错而

简单的名字，还提醒他取的是他叔叔威廉的名字，他在市里很有威望。威利用我不怎么喜欢的语气撇着嘴说："噢，我全知道，老不赖的比尔！"然后自顾自地斟了第三杯葡萄酒。

卡丽很反对我说"老不赖"，可威利叠用形容词时，她却不吱声。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她，那样意思表示得更多。我说："亲爱的威利，我希望你跟你在银行里的同事相处得好。"他回答说："请叫我卢品。说起银行，里面没一个职员是上等人，'老板'是个混蛋。"我大为震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的本能告诉我哪里不对劲。

八月六日。银行休假日。因为九点钟了，卢品还一点也没有动身的样子，我敲了敲他的房门，说我们一般在八点半吃早餐，问他还得多久才能下来？卢品回答说他整夜没睡安稳，先是火车让房子震了一晚上，然后是太阳照过窗户刺他的眼，所以他头痛欲裂。卡丽上来问他是不是想在上面吃早餐，他说他喝杯茶就行了，什么也不想吃。

卢品没下来，我在一点半时又上去，说我们两点钟吃饭，他说"会下来"。可他直到两点三刻才下来。我说："我们还没看你几眼呢，你得坐五点半的火车回去，所以你一个钟头内就得出门，除非你坐半夜的邮车。"他说："哎，总督，不用绕圈子了，我已经向行里辞职了。"

我有一阵子说不出话。又能开口时，我说："你怎么敢这样，先生？你怎么敢不跟我商量就走了这么严重的一步？别回答我，先生！你马上下来，按我说的写封信，收回你的辞呈，为你考虑不周好好道个歉。"

卢 品

他大笑着回答说："没用。你要是想知道根底儿，我是被炒掉了！"想像一下我有多沮丧吧。

八月七日。波卡普先生同意我推迟一礼拜休假，因为我们订不到房间。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设法在出发前安排威利去求职。我这辈子的心愿，就是让他进波卡普先生的公司。

八月十一日。尽管我们的孩子卢品闲在家里是件严重的事，不过还算让人满意的是，他之所以被要求从银行辞职，只是因为他对他的工作没兴趣，总是晚一个钟头到（有时候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心情愉快地礼拜一去布罗德斯泰尔斯了。这可以让我不再操心过去几天操心的事，这几天都浪费在和奥尔德姆银行经理通信上了，劳而无功。

八月十三日。乌拉！到了布罗德斯泰尔斯，房间很不错，离车站近。如果位置在悬崖上，价钱会翻番。房东准备好了下午五点钟餐和茶点，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卢品似乎吹毛求疵，因为黄油里不巧有只苍蝇。晚上雨很大，让我感觉很好，因为这是个早睡的好借口。卢品说他会晚睡，读点书。

八月十四日。我有点生气地发现卢品昨天晚上没看书，而是去看了在礼堂举办的一场庸俗的娱乐表演。我表达了我的看法，说休而人不宜去看这种演出，他却回答说："噢，只是'仅此一晚'。我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想着可以去看看波莉·普赖斯怀尔，'英格兰的亮火花'。"我告诉他我得自豪地说，我从来没听说

过她。卡丽说："还是别说孩子了吧。他的年龄早已经够大，能自己照顾自己，不会忘记自己是个绅士。记住，你也年轻过。"下了一天大雨，可卢品还是要出去。

八月十五日。天气晴了一点，所以我们都坐火车去了马盖特，在码头上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戈英。我说："喂！我还以为你跟你在伯明翰的朋友去了巴茅斯呢。"他说："对，可是小彼得·劳伦斯病了，他们推迟到以后再去，所以我来了这儿。你知道卡明斯也在这儿吗？"卡丽说："噢，好呀！我们可得找几个晚上聚一聚打两圈。"

我介绍了卢品，说："你会高兴地看到，我们亲爱的孩子回来了！"戈英说："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不在银行干了吧？"

我很快转了话题，尴尬的问题一个也没问到，戈英问起那种问题很有一套。

八月十六日。卢品断然拒绝跟我一起在步行道上走路，因为我戴着新的草编头盔，身穿大衣。我不知道这孩子以后会怎样。

八月十七日。卢品跟我们只谈了一小会儿。我和卡丽去坐了船。跟她一个人在一起让我舒了口气，因为卢品惹我生气时，卡丽总替他说话。我们回来后，卢品说："噢，你们上了'一先令的催吐机'，是吧？下回你就该上六便士一次的'颠肝机'啦。"我想他是指骑三轮车，可我装作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卢品断然拒绝跟我一起在散步道上走路，因为
我戴着新的草编头盔，身穿大衣

八月十八日。戈英和卡明斯来安排去马盖特过个晚上。因为下雨，戈英让卡明斯陪他去旅馆打台球，他知道我从来不打，事实上也不赞成。卡明斯说他得赶快回马盖特，听到这话，卢品说："我跟你玩，戈英——没问题。绕着布台子走一走让我吃饭有胃口。"我很反感，说："也许戈英先生不喜欢跟小伙子玩。"让我吃惊的是，戈英说："噢不，我喜欢，要是他们打得好的话。"他们就一起走了。

八月十九日。礼拜日。我正要就卢品吸烟（他烟抽得很凶）和打台球的事教训他，可他戴上帽子就出去了。然后是卡丽把我教训了很久，说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卢品显然不合适。我觉得她说得有几分道理，所以晚上我主动递给卢品一根雪茄。他好像挺喜欢，吸了几口后却说："这是根老不赖的两便士一根的——试试抽我的吧。"就递给我一根雪茄，又长，又有劲儿，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八月二十日。我挺高兴我们在海边的最后一天过得不错，只是天气不好。晚上去了卡明斯夫妇那儿（在马盖特），因为冷，我们在房间里玩游戏。戈英跟以往一样不知分寸，建议我们应该玩"肉排"游戏，我们都没听说过那种游戏。他坐在一张椅子上，要卡丽坐在他大腿上，我亲爱的卡丽理所当然拒绝了。

争论一番后，我坐在戈英的大腿上，卡丽坐在我的大腿上，卢品坐在卡丽的大腿上，然后卡明斯坐在卢品的大腿上，卡明斯太太又坐在她丈夫的大腿上。我们的样子很滑稽，我们好一通大笑。

我们玩"肉垂"游戏，我们都在别人的大腿上坐好后，
戈英说："你们相信有莫卧儿这个人吗？"

戈英说："我也相信。"接着突然坐起来。

戈英然后说："你们相信有伟大的莫卧尔这个人吗?"我们得一起回答："对——噢，对!"(三次)。戈英说："我也相信。"接着突然坐起来。这是句差劲的俏皮话，结果我们全摔到地上，可怜的卡丽头撞在壁炉挡板的角上，卡明斯太太给她抹了点醋。可是这让我们错过了最后一班火车，不得不坐马车回布罗德斯泰尔斯，花了我四先令六便士。

第七章

回到家里。詹姆斯太太对卡丽的影响。根本给卢品找不到事做。隔壁邻居有点让人烦。有人动我的日记。给卢品找到一个地方。卢品宣布一个消息，让我们吃惊。

八月二十二日。回家了，甜蜜的家！卡丽买了几个漂亮的垫子来垫花瓶。弗里普斯—詹那斯公司写信说抱歉他们的职员中没有空缺可以让卢品去。

八月二十三日。我买了一对熟石膏做的鹿头，并把它们染成了棕色，样子正合适挂在我们小小的门厅处，添了些味道。鹿头做得惟妙惟肖。普勒斯—史密斯公司抱歉他们没空缺可以让卢品去。

八月二十四日。只是为了让卢品开心，让他过得高兴些——因为他有点泄气，卡丽邀请詹姆斯太太从萨顿过来在我们家住上两三天。我们一点也没跟卢品说，想让他惊喜一下。

八月二十五日。萨顿的詹姆斯太太下午来了，还带来了一大把野花。我见到詹姆斯太太的次数越多，越觉得她好，而且她对卡丽忠心不二。她去卡丽的房间放帽子，却在里面待了几乎一个钟头聊衣服。卢品说他对詹姆斯太太来访一点也不惊讶，而是对她本人感到惊讶。

我挂起一个用熟石膏做的鹿头

八月二十六日，礼拜日。去做礼拜差点晚了，詹姆斯太太整个上午都在滔滔不绝地聊该穿什么衣服。卢品好像跟詹姆斯太太处得不是很好。我担心我们跟邻居有矛盾，他们是上礼拜三搬来的。他们的几个朋友——赶着双轮轻便马车来——已经招人厌了。

一两天前的一个傍晚，我图凉快穿了件白色的背心。我正把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那是我的习惯）走过时，有个人——他坐在马车上，样子像是个美国人——唱起一首粗俗的无聊歌，什么“我的背心口袋里有十三块钱”。想来是唱给我听的，而且这个怀疑也得到了证实。因为今天下午我戴着大礼帽在院子里散步时，有人拿砸炮有意瞄准我的帽子扔，在帽子上炸响了，像雷管那样响。我猛地转身，绝对看到马车上见过的那个人在一扇卧室窗户处把头缩进去。

八月二十七日。卡丽和詹姆斯太太去买东西，我下班了，她们还没有回来。从后来她们的聊天看，我担心詹姆斯太太正在往卡丽的脑袋里塞进有关穿衣的很多无聊事。我去戈英家请他过来吃饭，可以活跃一下气氛。

卡丽准备了一餐有点儿算是临时凑合的晚饭，包括那一大块熟肉所剩下的，一小片鲑鱼（我不吃，免得不够转一圈），另外还有牛奶冻和蛋羹，餐具柜上还有一瓶葡萄酒和几块果酱夹心酥。詹姆斯太太让我们玩一种很有意思的牌戏，叫“马金斯”。让我吃惊——实际上是反感——的是，打着打着，卢品站起来以极为讽刺的语气说：“请原谅，这种游戏对我来说太快了，我去后院安静地玩会儿弹子游戏吧。”

要不是戈英（他好像喜欢卢品）建议我们发明游戏，那场面就会变得很难堪。卢品说："我们耍'猴子'吧。"然后拉着戈英满屋子转，又把他领到镜子前。我得承认这让我笑得很开心。后来大家不知道因为什么笑话笑起来，却没人跟我解释，我有点生气。直到上床睡觉前，才发现我的燕尾服的一颗扣子上挂了个椅子罩，整晚上肯定都带着它走来走去。

八月二十八日。在天竺葵花圃的正中央发现一大块砖头，显然是邻居扔过来的。帕特斯兄弟公司没地方能让卢品去。

八月二十九日。詹姆斯太太正把卡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卡丽出来时，穿了件长罩衫式新衣服，她说"罩衣式"正流行，我回答说它让我来气。她还戴了顶像厨房里的煤桶那样大的帽子，样子也像。詹姆斯太太回家了，我和卢品都有点高兴——自从卢品回到家里后，只在这一件事上，我们头一次意见一致。默金斯父子公司写信来，说他们没有空缺能让卢品去。

十月三十日。我很想知道是谁有意撕了我的日记本上前五六周记的，真是太不像话了！我的日记是个大的拍纸簿，足以记下我每天经历的事情，在记录时，我（感觉很自豪地）不辞辛苦。

我问卡丽知不知道是谁撕的，她回答说那怨我，有个清洁女工在屋里面扫地和搞清洁，我还随便把日记乱放。我说那没回答

我的问题。这样反驳她，我觉得很聪明，本来还会更有效呢，如果不是我的胳膊肘碰倒并摔碎了桌子上的一个花瓶，桌子是临时放在过道上。

这件不幸之事让卡丽很不高兴，这个花瓶跟另外一个是一对，没法配得上，那是伯特塞特夫人——她是卡丽的表亲波默顿夫妇（以前住在多尔斯顿）的老朋友——在我们结婚那天送的。我叫萨拉来，问她知不知道日记的事。她说她根本没进过客厅，扫烟囱的走后，比勒尔太太（清洁女工）清洁那个房间，自己生了火。我在壁炉里找到一片烧焦了的纸片，仔细一看，原来是我日记里的一张，所以显然有人撕了我的日记来生火。我要求明天让比勒尔太太来见我。

十月三十一日。收到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写来的一封信，说他终于知道有个位置，可以让我们亲爱的孩子卢品去。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损失部分日记后的心情得到了安慰。因为我得承认在过去几周里，我一直都在记录那些人给我的令人失望的答复，我请求过他们看可不可以让卢品去求职。比勒尔太太来了，她给我的回答是："俺可根本没见过什么本子，更别说自个儿去动它。"

我说我决心查出来是谁干的，闻此，她说她会尽量帮助我，接着想起来扫烟囱的用几张《回声报》生过火。我要求明天让扫烟囱的来见我。我真希望卡丽没把钥匙给了卢品，我们一直好像连他的影子也看不到。我坐等他到一点钟，然后困了就困觉了。

波卡普先生

十一月一日。我昨天记的日记里写了“困了就困觉了”，当时没注意，现在觉得很有趣。我刚才没那么操心的话，也许可以说句小小的俏皮话。扫烟囱的来了，他竟敢一直走到门厅口，并把他装烟灰的脏袋子靠在门槛上。可是他很有礼貌，我没法说他。他说是萨拉升的火。不幸的是，萨拉听见了，因为她正在给楼梯扶手掸灰。她对扫烟囱的大发脾气，结果在大门口的楼梯那儿闹了一场，我决不允许这样。我命令她去忙她的事，并告诉扫烟囱的我后悔麻烦他来。我真的后悔，就因为他来这一趟，门口台阶上落了一层烟囱灰。为了能查出是谁撕了我的日记，我愿意出十先令。

十一月二日。我和卡丽安静地过了个晚上，我一直跟她待不够。关于“婚姻就是一场失败吗?”那些作品，我们聊得极其愉快。以我们而言，婚姻不是场失败。我们聊着自己幸福的经历，不知不觉过了午夜。听到很响的一声关门声，我们吓了一大跳。卢品回来了，他根本没想到把走廊里的煤气灯关掉，连往房间里看一眼我们在哪儿也没有，就直接上床睡觉。我叫他下来一会儿，他恳求我原谅他不下来了，因为他已“筋疲力尽”，这句话跟后来的事实相矛盾，因为一刻钟后，他肯定在他的房间里跳起了舞，一边还喊着“看我跳波尔卡”诸如此类的胡话。

十一月三日。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波卡普先生介绍卢品去求职，卢品得礼拜一过去看结果怎么样。噢，我心里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去卢品的房间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可他还在床上，很不舒服的样子，所以我决定到晚上再告诉他。

卢品说：「我订婚了。」

他说昨天晚上，他当选为名叫“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业余戏剧俱乐部的成员，尽管昨天晚上过得高兴，他却是坐在过堂风道上，得了神经性头痛。他一点早餐也不肯吃，我就由他去了。

晚上，我打开一瓶特酿葡萄酒，卢品居然在家。我们都倒了酒，我说：“卢品，我的孩子，我有你想不到的好消息要告诉你，波卡普先生介绍你去求职！”卢品说：“好！”我们干了杯子里的酒。

卢品接着说：“再把酒倒满，因为我也有你想不到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有点儿疑虑，卡丽显然也是，因为她说：“我希望我们都觉得是好消息。”

卢品说：“噢，一点没错！我订婚了！”

第八章

谈的全是戴西·马特勒。卢品的新工作。在卡明斯家放焰火。“霍洛韦喜剧演员会”。萨拉跟清洁女工吵架。卢品不请自来地干涉。我被介绍给戴西·马特勒。我们决定为她举办一次聚会。

十一月五日，礼拜日。我和卡丽担心还只是个孩子的卢品，没跟我们商量就订了婚。吃完饭，他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们。他说那位小姐叫戴西·马特勒，是他见过的最有教养、最漂亮、最多才多艺的女孩，他对她一见钟情，就算得等上五十年，他也会等，而且知道她也会等他。

卢品又很热情地说，现在的世界对他来说不同往常——是个值得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他现在有了个生活目标，也就是让戴西·马特勒成为戴西·普特尔，他也会保证她不会辱没普特尔家族。卡丽一下子哭起来，一把搂住卢品的脖子，却打洒了卢品手里拿的葡萄酒，把他新买的浅色裤子上溅得到处都是。

我说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们看到马特勒小姐就都会喜欢她，可是卡丽说她已经爱上她了。我觉得这话说得为时尚早，不过我没作声。后来的时间里，戴西·马特勒是惟一的话题。我问卢品她的家里人都有谁，他回答说："噢，你知道，马特勒，威廉斯，瓦特嘛。"我不知道，不过忍住没再问，因为害怕会惹火卢品。

十一月六日。卢品和我一起去了公司，跟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谈了很久，结果卢品同意在乔布·克里南兹的股票经纪公

司当职员。卢品私下告诉我它是家卖广告的，他没觉得怎么样。我回答说："'讨来的别嫌不好'。"他看上去很难为情，我说这话可不是贬低他。

晚上我们去了卡明斯家放几种焰火。下起了雨，我觉得很没意思。我要放的几个小爆竹有一个不响，戈英说："往你的皮靴上砸，伙计，那样就响了。"我把它往脚尖上砸了几次，它就炸响了，声音很大，把我的手烧伤得很厉害。我把剩下的爆竹都给了卡明斯家的小孩儿放。

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给我招来很多侮辱人的话。作为精彩的压轴戏，卡明斯往地上插了根棍子，把一个很大的轮盘样的大架焰火绑在上面。他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说它值七先令。点火时有点麻烦，最后终于点着了，可是慢慢转了一两圈后又不动了。我带着手杖，所以敲了一下让它转，不幸的是，它掉到草地上。从他们全都气势汹汹吵我的样子，谁看到都会以为我把房子点着了。我再也不会参加焰火聚会，花钱又花时间，还花得可笑。

十一月七日。卢品要卡丽去拜访马特勒太太，可是卡丽说她觉得马特勒太太应该先来拜访她。我赞同她的意见，这引起了争执。然而，卡丽说她一张名帖也找不到，我们得再印一些，印好后，还有足够时间讨论拜访的礼节，这样就解决了争执。

十一月八日。我在布莱克文具店订了些名帖。我每种订了二十五张，能让我们用很长时间。晚上，卢品把弗兰克·马特勒领到家里，他是马特勒小姐的弟弟，一个很是笨手笨脚的年轻人，

卢品说他是俱乐部——指的是“霍洛韦喜剧演员会”——里最受欢迎和最优秀的业余演员。卢品跟我们悄声说我们只要对弗兰克稍加“启发”，他就能让我们哄堂大笑。

晚饭时，年轻的马特勒干了几件有趣的事。他拿起一把刀子，很是精彩地用刀侧在他的脸颊上演奏一曲。他还模仿了一位没牙的老头儿抽雪茄，他老是把雪茄弄掉的样子让卡丽笑得不行。

聊天时，突然提到了戴西的名字，年轻的马特勒说他哪天晚上把他姐姐领到我们家——他的父母很守旧，不怎么出门，卡丽说我们要举办一次特别的小聚会。因为年轻的马特勒一点也看不出要走的样子，可是已经快十一点了，作为暗示，我提醒卢品他明天早上还得早起。马特勒非但没领会暗示，反而开始了一连串的滑稽模仿。他一口气模仿了一个钟头，可怜的卡丽简直眼都睁不开，最后她告退了，道了声“晚安”。

后来马特勒就走了，我听到他和卢品在门厅处悄声说话，关于“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什么事。让我反感的是，尽管已经过了午夜，卢品还是戴上帽子，穿上大衣，然后跟他的新朋友出去了。

十一月九日。我努力想查明是谁撕了我的几页日记，可还是没结果。卢品的脑子里全是戴西·马特勒，所以我们很少见到他，除了在吃饭时间，他倒是每次都会出现。卡明斯来串门。

十一月十日。卢品好像喜欢他的新工作，这让人感到安慰。用茶点时，谈的全是戴西·马特勒。卡丽几乎像卢品一样，一直

戴西·马特勒

把她挂在嘴上。让我反感的是，卢品告诉我他接受了劝说，要参加“霍洛韦喜剧演员会”即将推出的演出，说他要在闹剧《去我叔叔家》里演鲍勃·布里奇斯，弗兰克·马特勒会扮演老马斯蒂。我明明白白地告诉卢品我对这件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并对业余戏剧表演完全不以为然。戈英晚上来坐。

十一月十一日。回到家时，发现屋子里乱糟糟的，很让人没面子。卡丽一副吓坏了的样子，站在她的卧室外边，萨拉情绪激动，在哭。比勒尔太太（清洁女工）显然喝了不少酒，在用她最大的嗓门叫喊她“根本不是贼，俺是个体面的女人，辛辛苦苦挣口饭吃，谁造俺的谣，就抽谁的嘴巴”。卢品背对着我，没听到我进了屋。他站在两个女人中间，我遗憾地说，他努力想当个和事佬时，在他妈妈面前说了些很难听的话。我刚好听到他说：“为了一磅卖不了俩钱的破日记上少了几页，竟然这么能折腾！”我心平气和地说：“对不起，卢品，这是个看法问题，因为我是这儿的一家之主，你也许该让我来处理。”

我弄清楚了吵架的原委，是萨拉指责比勒尔太太撕了我的那几页日记来裹厨房里的几块肥肉和剩的东西，上礼拜从我家带走的。比勒尔太太抽了萨拉的嘴巴，说她什么也没带走过，因为“从来没什么东西剩”。我命令萨拉去干她的活，也要比勒尔太太回家。我进小客厅时，卢品的脚正在往空中乱踢，笑得不可开交。

十一月十二日，礼拜日。做完礼拜回家时，碰到了卢品、戴西·马特勒和她弟弟。卢品把戴西介绍给我们，我们一起回家，卡丽跟马特勒小姐一块走。我们请他们进来坐一会儿，我好好看

了一眼我未来的儿媳妇。我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她是个大个子的年轻姑娘，我觉得她至少比卢品大八岁，也根本没觉得她长得漂亮。卡丽问她下礼拜三愿不愿意和她弟弟一起来认识几个朋友，她回答说她再乐意不过。

十一月十三日。卡丽给戈英、卡明斯夫妇、（萨顿的）詹姆斯夫妇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发了请帖，我给佩克汉姆的弗兰顷先生写了封短信。卡丽说不如办得漂亮些，另外干吗不邀请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我说我担心对波卡普先生来说，我们不太够档次。卡丽说："邀请也无妨啊。"我说："当然无妨。"就给他写了封信。卡丽向我承认，她对戴西·马特勒的长相有点失望，不过觉得她像是个好女孩。

十一月十四日。目前为止，每个人都接受了邀请，要来参加我们明天晚上举办的颇为隆重的小型聚会。波卡普先生写了封漂亮的信——我会保存起来——说他到时候要在肯辛顿吃饭，不过能脱身的话，会来霍洛韦待一个钟头。卡丽忙乎一天，做小蛋糕、果酱酥及果冻等。她说她对明天晚上自己的担子感到很紧张。我们决定餐桌上放小份的食物，如三明治、鸡肉和牛肉冷盘与一些甜点，餐具柜上放了一盘漂亮的冷盘牛肉和一盘派桑杜[1]风味口条，谁觉得没吃饱可以吃。

戈英过来打听他明天晚上要不要穿"燕尾服"。卡丽说他最好穿上，特别是弗兰顷先生要来，有可能波卡普先生也会露下面。

---

① 南美巴拉圭一城市。

戈英说："噢，我只是想知道一下，因为我有段时间没穿礼服了，得送去让人把皱纹熨平。"

戈英走后，卢品进来了，因为急切地想讨戴西·马特勒的欢心，而对各种安排吹毛求疵，实际上对什么都看不惯，包括我们邀请老朋友卡明斯，卢品说他穿着晚礼服，会像个等着侍候人的杂货铺主，要是戴西把他当成那样的人，他可别吃惊。

我大发脾气，说："卢品，我告诉你，戴西·马特勒小姐不是英格兰女王。我本以为你聪明得不至于上当，去跟一个比你年龄大很多的女人订婚。我建议你未成家先立业，而不是先让自己娶个老婆当拖累，你得养活她呢，极有可能还得养活她弟弟，他看上去无非是个游手好闲的人。"

卢品不仅不懂事地拒绝接受我的建议，还跳起来说："你侮辱了跟我订婚的小姐，就等于侮辱了我。我离家出走，再也不踏进你的家门。"

他甩上门就离开了家，不过没关系，他又回来吃晚饭，我们玩比齐克牌，一直玩到差不多两点钟。

第九章

我们的第一次重要聚会。新老朋友。戈英有点让人生气，但是他的朋友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原来很有趣。波卡普先生来得不是时候，不过他极为客气，很赏脸。聚会取得巨大成功。

十一月十五日。重要的日子，从我们搬进这座房子以来，这是第一次举办重要的聚会。我从市里回来得早。卢品坚持要我请来一个侍者，买了半打香槟。我觉得这钱花得没必要，可卢品说他走了点小运，在市里做的一次私下交易中赚了三镑。我希望他别换了处境就去赌前程。吃晚餐的房间看上去很不错，卡丽说得对："就是波卡普先生肯赏脸，我们也没必要觉得丢人。"

以防有人准时在八点到达，我早就换好衣服，很烦心地发现我的新礼服裤太短了。卢品忘了自己的身份，就我穿普通的靴子，而不是礼服靴来挑我的毛病。

我挖苦地回答他："我亲爱的儿子，我已经活到可以超越那种事情了。"

卢品一下子笑起来，他说："一个人通常就是比他的靴子要高嘛。"

这句话可能说得好玩，也可能不好玩；但我满意的是，他没看到我有一个饰纽上的红颜色掉了。卡丽穿着我们在市长官邸那天穿的礼服，像是画中人。客厅里布置得很漂亮，卡丽在折叠门上蒙了层薄纱，进门处也挂着，因为我们把那扇门从铰链上取掉了。

侍者彼特斯先生来得准时，我严格要求他在上一瓶香槟没喝完之前，不要再打开一瓶。卡丽准备了几瓶雪利酒和波尔多葡萄酒放在客厅的餐具柜上，还有几个杯子。顺便说一句，我们放大还上了色的照片挂在墙上看着很漂亮，尤其是卡丽在四角挂了几个丝绸的蝴蝶结。

首先到的是戈英，他以一贯的趣味，跟我一开口就是："喂，普特尔，怎么你的裤子太短了！"

我只是说："很有可能，你也会发现我的脾气也太短了！"

他说："那也不能让你的裤子长点儿啊，傻瓜。你该让你太太镶道荷叶边。"

我不知道我干吗浪费时间，把这句侮辱人的话记到日记上。

然后来的是卡明斯夫妇。卡明斯说："因为你根本没提着装，我穿的是'半正式'礼服。"他穿了件双排扣常礼服，打了条白色的领带。詹姆斯夫妇、默顿先生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来了，可是卢品坐立不安，让人受不了，直到戴西·马特勒和弗兰克也到了。

我和卡丽对戴西的外表很感吃惊。她穿了套鲜亮的绯红色衣服，领口开得很低。我觉得这种款式不庄重，她应该向卡丽学习，用一小段花边遮住肩膀。耐克尔斯先生，斯普赖斯—豪格先生和他的四个女儿来了；弗兰顷先生来了，另外还有卢品的一两个新朋友，是"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成员。这些人中有几位的举止好像很有戏剧效果，特别有一位，整晚都在摆姿势，靠着我们的小圆桌，把它压垮了。卢品称他为"我们的亨利"，说他是"我们在霍喜会里的头牌"，在这方面，跟弗兰克演的低俗喜剧中的商人一样好。我听得完全不知所云。

我们听了一阵音乐，卢品片刻不离戴西左右，把她唱的一首歌《某天》吹上了天。它好像是首优美的歌曲，可她做了很多鬼脸，而且照我看，唱得跑调跑得厉害。我不会再请她唱，可卢品让她一口气唱了四首，一首接一首。

十点钟时，我们下去吃晚餐，从戈英和卡明斯吃饭的样子，你会觉得他们有一个月没吃过饭了。我让卡丽留下点东西，以防万一波卡普先生会来。让我生气的是，戈英倒了一大杯香槟酒，一口气就喝掉了。他这样又来了一次，让我担心六瓶香槟喝不到结束。我想留起一瓶，卢品却抄过去，拿到茶几那边跟马特勒家的戴西和弗兰克姐弟一块儿喝。

我们上了楼，那几个年轻人开始胡闹。卡丽马上制止了他们。斯蒂尔布鲁克唱的《你把你表哥约翰怎么样了?》让我们觉得好玩。我没注意到卢品和弗兰克不见了。我问“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一员沃森先生他们去哪儿了，他说：“这叫‘噢，真让人吃惊!’”

我们被要求围成一个圆圈——我们照办了，然后沃森说：“我很高兴介绍著名的布朗丁驴子。”弗兰克和卢品就一下子跳进房间。卢品抹白了他的脸，像个小丑，弗兰克在腰里围了块壁炉前面铺的大地毯。他扮的应该是头驴，看上去也是。他们乐此不疲地演了一出喧闹的哑剧，我们都尖叫着笑。

我忽然一转头，看到波卡普先生在门道里进了一半的地方站着，我们不知道，他就到了。我向卡丽示意，我俩马上走到他跟前。他不肯进来。我为屋里愚蠢的行为道歉，可是波卡普先生说：“噢，好像有意思嘛。”我看得出他一点也没觉得有意思。

我和卡丽把他领到楼下，可那张桌子坏掉了。一杯香槟也没有——连三明治也一块都没有。波卡普先生说他什么也不需要，不过可以喝杯矿泉水或苏打水，但也是一点也没剩下。卡丽说："我们还有很多葡萄酒。"波卡普先生微笑着说："不，谢谢你。我真的什么也不要，不过我很高兴在你们自己的家里看到您和您丈夫。晚安，普特尔太太——我只待一会儿就走，您能原谅我，我知道。"我陪他一起走到他的马车那里，他说："明天别麻烦早来，十二点前到就可以了。"

我往家里走时，觉得很泄气，我跟卡丽说我觉得这场聚会办砸了，卡丽说它取得了极大成功，我只是累了，她坚持要我自己来点葡萄酒。我喝了两杯，感觉好多了。我们进了客厅，他们已经开始跳舞。我和卡丽跳了一会儿，我说这让我想起了从前的日子，她说我是个傻傻的老家伙。

第十章

回想。我又说了句不错的俏皮话。一再上牛奶冻让我生气。卢品表达他对婚礼的意见。卢品跟戴西·马特勒闹翻。

十一月十六日。夜里醒了有二十回，口渴得厉害。喝光了瓶子里的水，还把罐里的水喝了一半。老是梦到昨天晚上的聚会办砸了，很多下层的人不请自来，老是戏弄波卡普先生，还往他身上扔东西，到最后，我不得不把他藏进储藏室（刚刚发现有一间），并用一条浴巾遮住他。现在觉得荒唐，梦里却真切无比。同一个梦，我做了有十几回。

让我生气的是，卡丽说："你知道每次你一喝香槟就出毛病。"我告诉她我只喝了一两杯，一直只是喝葡萄酒。我又说好香槟根本喝不坏人，卢品告诉我那是有个旅行推销员瞧得起他才卖给他，因为那个牌子的酒一直让一家西区的俱乐部包干买进。

我觉得是我吃"配菜"——那个侍者是这样叫的——吃得太起劲了。我跟卡丽说："但愿我是把'配菜'配到**一边**。"我又说了一遍，可是卡丽在忙着收拾为办这次聚会，从卡明斯太太那里借的茶匙。刚过十一点半，我正要去上班，卢品下来了，脸色发黄，他说："喂！总督，你今天早上有价码的脑袋怎么样啊？"我告诉他还不如跟我说荷兰话呢。他又说："今天早上，我的头像是鲍德温[1]的

① 托马斯·鲍德温（1856—1923），美国发明家，热气球飞行家，曾首次进行降落伞表演。

气球那样大。”我立马说了句我所说过的最机灵的话，即：“也许那可以解释近于剧烈的头痛。”[1]我们三个都哈哈大笑。

十一月十七日。还感到累，头也疼！晚上戈英来坐，对我们礼拜三办的聚会赞不绝口。他说全都办得漂亮，他过得极为开心。戈英乐意的话，可以是个很不错的人，可你永远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例如，他留下来吃晚饭，看见桌子上有牛奶冻，当着佣人的面就喊起来：“哦嗬！礼拜三剩的？”

十一月十八日。好好睡了一夜，醒来后精神很饱满，再次感觉很好。我确信出门应酬的生活不适合我，因此今天早上收到的参加伯德小姐婚礼的邀请我们拒绝参加。我们跟她只是在詹姆斯太太家见过两次面而已，而且去就意味着送礼。卢品说：“我这次赞同你的意见。在我看来，婚礼是出很蹩脚的戏，只有两个角色——新娘和新郎，伴郎无非是个会走路的先生。除了嚎哭的父亲和抽鼻子的母亲，别的全是跑龙套的，穿得漂漂亮亮，为了出演不重要的角色，他们还得付钱呢，方式就是送值钱的礼物。”我不喜欢听演戏的俚语，不过觉得说得聪明，尽管无礼。

我告诉萨拉早餐时别再把牛奶冻端上来，好像礼拜三以来，每顿饭餐桌上都有。卡明斯晚上来串门，为聚会的成功向我们道贺。他说这是他多年来参加过的最好的聚会，不过又说我们真该告诉他要穿礼服，那样他就可以穿燕尾服参加。我们坐着安静地

---

① 此处是就“parashooting”（近于剧烈）和“parachuting”（乘降落伞）发音相同而说的俏皮话。

玩多米诺骨牌，后来因为卢品和弗兰克·马特勒闹腾腾地进屋而中断。我和卡明斯让他们一起玩，卢品说他没兴趣玩多米诺骨牌，建议我们玩“说大话”。我问是不是需要筹码时，弗兰克和卢品异口同声地说：“一，二，三，开始！你在格陵兰有不动产吗？”我完全听不明白，那好像是“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习惯，在某个成员表现出无知时，就会这样做。

尽管我交代过，晚餐时仍然端上了牛奶冻，更糟糕的是，还要把它盛在玻璃盘子里，周围堆上果酱，以为这样我就看不出来。卡丽问卢品要不要来点，他回答说：“我不吃二手货，谢谢。”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告诉卡丽，再往桌子上摆那点牛奶冻，我就不待家里了。

十一月十九日，礼拜日。愉快而闲适的一天。下午，卢品出去了，后来的时间都在马特勒家。他走的时候神采飞扬，卡丽说：“哎，卢品跟戴西订婚的一个好处是，这孩子好像整天乐呵呵的，虽然得承认这婚订得好像很不谨慎，可这样一来我放心多了。”

我和卡丽晚上又谈了这件事，共同的看法是早订婚并非一定意味着婚姻不幸。亲爱的卡丽提醒说我们就是结婚早，但除了有数的几次不要紧的误会，从来没有吵得不可开交。我不由想到（我也这样告诉她）生活中的一半快乐，都源自小小的争执和不要紧的匮乏，这在婚姻的初期都是要忍受的。这种争执通常都是由贫困所引起，但也经常能让相亲相爱的伴侣更坚定地站在一起。

卡丽说我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还说我真是个哲学家。

谁都有虚荣的时候，我得承认卡丽小小的奉承让我得意。我不会假装我能用漂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可是觉得我有能力简明扼要地表达想法。九点钟左右，让我们吃惊的是，卢品进来了，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说话的语气很沉重——我得说那似乎很矫揉造作——他说："有没有白兰地？"我说："没有，不过这儿有点威士忌。"卢品没加水就喝了几乎一葡萄酒杯，很让我反感。

我们三个人都不出声地读东西，直到十点钟时，我和卡丽起身去睡觉。卡丽对卢品说："我想戴西还好吧？"

带着肯定是从"霍洛韦喜剧会"学来的毫不在乎的神气，卢品回答说："噢，戴西？你指的是马特勒小姐吧。我不晓得她好不好，但是请再也别在我面前提她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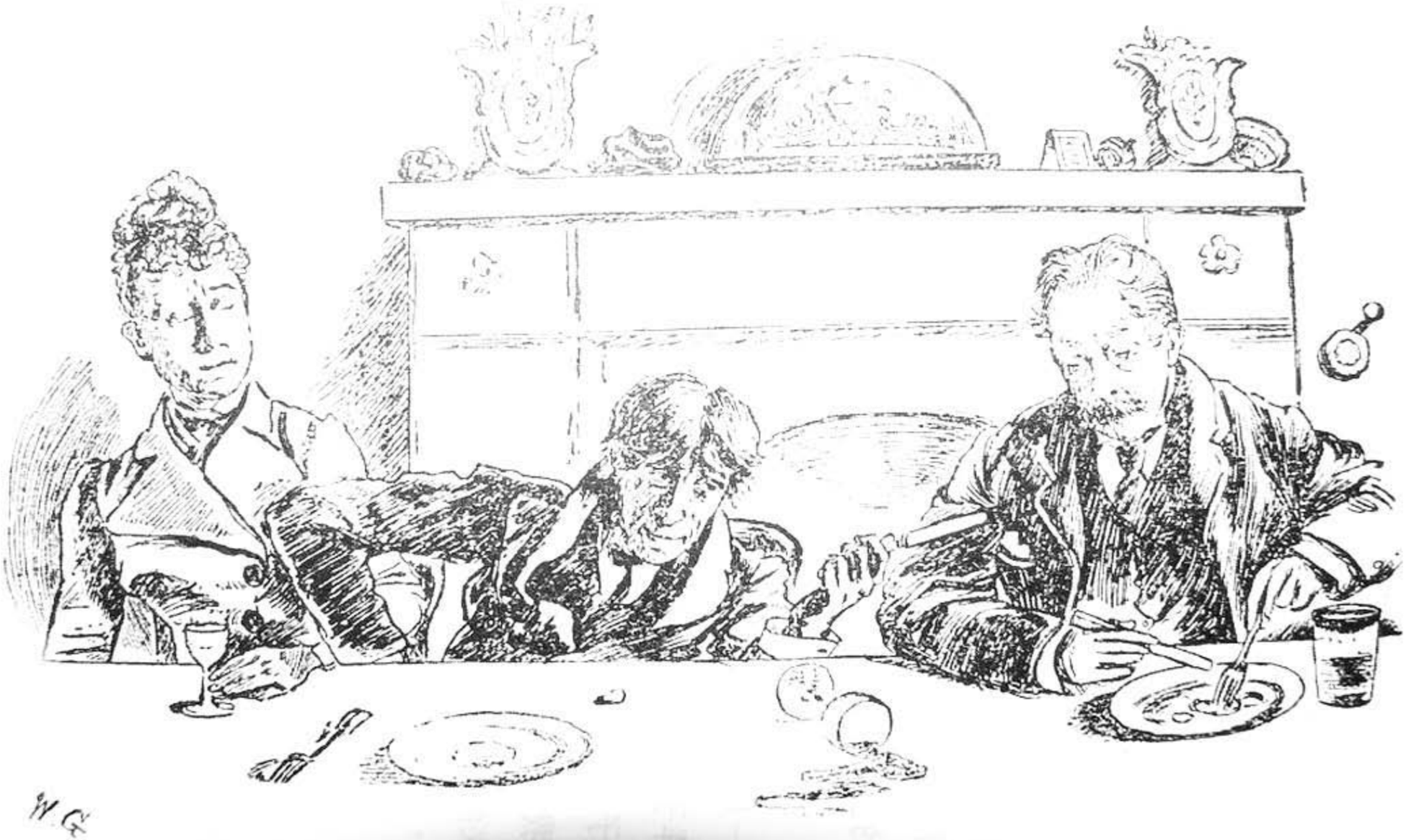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我们看了模仿欧文的表演。跟派吉先生结识，不喜欢他。伯文—富塞尔顿先生变得讨厌。

十一月二十日。一整天没见卢品的影子。买了个便宜的地址簿，花了一晚上时间抄朋友及熟人的名字和地址，当然没抄马特勒姐弟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卢品晚上露面了几分钟。他一副有点儿不在乎的样子要喝点白兰地，我觉得他表现夸张，没什么效果。我说："孩子，我没有，我想我就是有，也不会给你喝。"卢品说："那我去我能喝到的地方。"说完扬长而去。卡丽站在孩子一边，晚上后来的时间都花在别别扭扭的争论上了，中间"戴西"和"马特勒"这两个词肯定出现了上千次。

十一月二十二日。戈英和卡明斯晚上来坐。卢品回来了，还带来了他的朋友伯文—富塞尔顿先生——"霍洛韦喜剧会"的一员——那天晚上参加过我们的聚会，还压坏了我们的小圆桌。好的是一次也没提到戴西的名字。话几乎都让年轻人富塞尔顿一个人说了，他不只样子很像欧文，似乎也想像自己就是那位著名演员。我得说他几次模仿欧文都惟妙惟肖。因为晚饭时他也一点没有要走的样子，我就说："您不走的话，富塞尔顿先生，就



晚餐时的伯文—富塞尔顿先生

尝尝我们的粗茶淡饭吧——请别走。”他回答道：“噢！谢谢，可是请叫我伯文—富塞尔顿。它是个复姓，姓富塞尔顿的人很多，但是请叫我伯文—富塞尔顿。”

他开始模仿起欧文来，整个晚上从头模仿到尾。他坐在椅子上伏着身子，低得他的下巴几乎跟桌子一样高，他在桌子下面两次踢到了卡丽，弄洒了他的葡萄酒，并拿一把刀子在戈英的面前比划，叫人不放心。晚饭后，他一直把脚伸直搁在壁炉挡板上，喋喋不休地引用戏剧里面零七杂八的话，我是一窍不通。他不止一次碰倒火炉用具，哗啦啦响成一片——可怜的卡丽早就头大了。

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他走时说：“我明天带演欧文的行头来。”戈英和卡明斯说他们想看看，也会来。我忍不住想他们还不如在我们家办次聚会呢，反正他们就是那架势。不过卡丽通情达理地说：“干什么都行，亲爱的，好让卢品忘了戴西·马特勒那件事。”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卡明斯来得早。戈英稍后到，不经我们同意，就带来一位肥胖——而且我觉得很粗俗——的人，名叫派吉，好像满脸都是胡子。戈英根本没打算向我或者卡丽道歉，面说派吉想看模仿欧文的表演，派吉接口说：“没错。”他整晚上差不多就张了那一次口。卢品来到客厅，似乎情绪好多了，他准备好让我小小地吃一惊。伯文—富塞尔顿先生跟他一道进来，不过又上楼做准备。过了半个钟头，卢品离开小客厅，几分钟后回来，宣布：“亨利·欧文先生到。”

我得说我们都目瞪口呆。我从来没见过学得那么像的，效果惊人。惟一显得没兴趣的是派吉，他占了最好的一张椅子，噙着

一根丑陋的烟斗往壁炉里喷云吐雾。过了一小会儿，我说："为什么演员总是留那么长的头发？"卡丽马上说："黑尔先生就不留长发嘛。"[1]我们都笑翻了，除了富塞尔顿先生，他以很是居高临下的语气说："这个玩笑，普特尔太太，就算不是全新的，也很不合适。"我觉得这样说话很不给别人面子，就说："富塞尔顿先生，我想——"他打断我的话："**伯文**—富塞尔顿先生，请这样称呼。"这让我全忘了想跟他说什么。晚餐时，话又都让伯文—富塞尔顿一个人说了，全是关于欧文，我和卡丽都得出结论，就算是模仿欧文，也能模仿得过了头。晚餐后，伯文—富塞尔顿先生模仿欧文有点太得意忘形，突然揪住戈英大衣的领子，指甲挖到了戈英的脖子——当然是碰巧——挖下一块肉。戈英理所当然生气了，可是那位派吉——他拒绝吃我们的便饭，免得失去他坐的那把安乐椅——看到这件小小的不幸事故，忍不住一阵大笑。我对派吉的行为很生气，就问他："我想他就算把戈英先生的眼睛挖出来，你还是会笑？"派吉对此回答道："没错。"然后笑得更厉害了。我觉得最惊人的事，发生在众人就要各回各家时，因为伯文—富塞尔顿先生说："晚安，普特尔先生。很高兴你喜欢我的模仿。我明**天晚上再带一套行头来**。"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没带手帕就去了市里，这周我已是第二次这样做了，我的记忆力肯定在衰退。要不是因为戴西·马特勒这件事，我会写信给伯文—富塞尔顿先生，告诉他我今天晚上**不在家**，可是我想他是那种年轻人，不管怎样都会来。

---

① 此处利用"Hare"（人名"黑尔"）和"hair"（头发）的发音相同而说了句俏皮话。

派吉先生

卢品宣布："亨利·欧文先生到。"

亲爱的老朋友卡明斯晚上来了，可是戈英送来一封短信，说他希望我能原谅他不露面了，用词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又说他脖子还痛。当然，伯文—富塞尔顿来了，可是卢品一直没见。可以想像一下派吉那家伙居然又来了，我真的是反感之至，甚至戈英没跟他一起来，他就自个儿来了。我按捺不住，说："派吉先生，真是**没想到**哇。"亲爱的卡丽担心场面难堪，就说："噢，我想派吉先生只是想看另外一套扮欧文的行头吧。"派吉先生说："没错。"然后又坐了那张最好的椅子，一晚上没动地方。

惟一能安慰我的，是他不吃晚饭，所以他这位客人倒不费钱，不过这件事我要跟戈英说说。整个一晚上，都是模仿欧文、聊欧文，直到我听够了。有一次我们很热烈地讨论起来，先是卡明斯说在他看来，伯文—伯塞尔顿先生不仅像欧文先生，而且照他看，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一样**好**，或者甚至**更好**。我试探着说那毕竟只是对原创的模仿。

卡明斯说有些模仿得无疑比原创的更**好**。我说了句我觉得很巧妙的话："没原创，就没有模仿。"伯文—富塞尔顿很无礼地说："请别在我面前讨论。还有，普特尔先生，我得建议你只谈你懂的。"对此，那个混账的派吉接口说："没错。"亲爱的卡丽突然说了句话，完全避免了难堪，她说："我来模仿埃伦·特里[1]吧。"亲爱的卡丽模仿得一点也不像，但是很自然，也很滑稽，那段叫人不舒服的对话就岔过去了。他们离开时，我很直截了当地对伯文—富塞尔顿先生和派吉先生说我们明天晚上有事。

---

① 埃伦·艾丽斯·特里（1847—1928），英国女演员。当时杰出的英语演员，以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著名。

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昨天晚上讨论欧文的事，收到了富塞尔顿先生写的一封长信。我很生气，回信说我对舞台表演懂得很少或者根本一点也不懂，而且对那也完全没兴趣，绝对不想卷进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即使要冒友谊破裂的危险。我从来没写过语气这么坚决的信。

礼拜六下午按通常的钟点回家时，在拱廊附近遇见了戴西·马特勒，我心里一跳。很不自然地鞠了个躬，可她装作没看见我。晚上洗衣娘送来的袜子有一只不成对，我很生气。萨拉说她送去的是两对，可洗衣娘声称只送去了一对加一只。我跟卡丽说了，可她很烦躁地回答道："我受够了跟她说话，你最好自己去跟她说，她在外面。"我去跟洗衣娘说了，可她声称送去的就是有一只不成对。

戈英这时走进走廊，竟然没礼貌得偷听我们说话，并插嘴说："那只袜子也别浪费了，做件好事，捐给哪个只有一条腿的人吧。"洗衣娘格格笑得像个傻子。我心里反感，就上楼想把我的领子钉住，因为我衬衫背后的纽扣掉了！

我回到小客厅时，戈英又在说他关于单只袜子的那句愚蠢的俏皮话，卡丽哈哈大笑。关于派吉，我很直接地说了我的看法。戈英说他那天晚上之前，跟派吉只见过一次面，一位朋友介绍的，他（派吉）还"请"了顿不错的饭，戈英想多少礼尚往来一下。一点没错，戈英无动于衷得完全令人难以置信。我还没回答，卢品就进来了，不幸的是戈英问他戴西·马特勒怎么样。卢品大声说："管好你自己的事，先生！"然后就一下子冲出房间，并且甩上门。那天晚上后来说的都是戴西·马特勒——戴西·马特勒——戴西·马特勒。噢，天哪！

十一月二十六日，礼拜日。牧师这次的布道很出色——确实很好。他的外表从来未能像我们以前可亲的老牧师那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是我得说他的布道可是高明许多。有件事让人很恼火，我得提一下。弗恩洛斯太太——她是位很显赫的夫人，住在卡姆登街上的一幢大房子里——做完礼拜后停下脚步跟我说话，当时我们都在往外走。我得说我感到荣幸，因为她的地位很高。我想她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几乎总是我端收捐款的盘子，特别是她总坐在长凳的一头。她是位很有影响的夫人，也许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然而不幸的是，她正要说，来了一阵风，把我的帽子吹到了路中央。

我不得不去追帽子，为了捡回来，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捡到时，发现弗恩洛斯太太已经跟几位衣着光鲜的朋友往前走了，我觉得那时候再过去不太好，特别因为我的帽子上沾了泥巴。我说不出有多失望。

晚上（偏偏是礼拜日晚上），我发现有一封伯文—富塞尔顿先生写的短信，言辞无礼，全文如下：

亲爱的普特尔先生：尽管比您年轻可能有二三十岁——这足以使您在这个小小的行星上，应该比我更见多识广——可是我觉得刚好在可能范畴内，您的人生车轮转动得不及写下这些话的在下。人们已经知道在过去，骏马可以超过慢马车。

我写的您可明白？

那就很好！普特尔先生，请允许我建议您接受 verb.sap[1]。

---

① 拉丁语，意为“对聪明人说一句话就够了”。

承认失败，得体地接受惩罚；因为记着，您认输的话，我就不可以称您在精神或身体上是个懦夫！

Revenouns à nos mountons[1]。

我们的生活是在不同的轨道上。我为艺术，即舞台表演而生，您的生活则完全为了逐利——“在账簿中讨生活”。我的账簿是由不同的材料所制造。您在市里过得体面，我承认。然而多么不同啊！您难道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天差地别？一道鸿沟，让我们的思想不可能和谐相处。哈！可是 chacun à son goût[2]。

我已经誓言要登上声誉的台阶，我也许得爬行，也许会滑倒，甚至也许脚步踉跄（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我必定将到达人生之梯的最高一级!!! 到达后，人们会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将向下面的万千民众喊道：“Vici!”[3]目前，我只是个业余演员，我的作品不为人知，没错，只有一群朋友知道，还时不时冒出一个敌人。

但是，普特尔先生，让我问问您：“业余演员和专业演员有何区别？”

没有!!!

且慢！对了，区别有一点。其中之一因为所做的得到了报酬，而另一个能同样娴熟地做到，却一无所得！

但我也终将得到报酬！因为我，跟家人和朋友的期望反

---

① 法语，意为“让我们言归正传”。

② 法语，意为“各人有各人的爱好”。

③ 拉丁语，意为“我征服”，暗指恺撒的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

其道而行之，已经最终选择以舞台表演作为职业。在闹剧热结束后——我来提醒您，那会很快——我将让我的实力为人所知；因为我认为——原谅我的自负形于表——没有一个在世之人，能像我感到并且知道我能够的那样，演好驼背理查德。

而您将会第一个前来服气地低头。有很多事情您可能不明白，但表演的精妙艺术对您而言，是闻所未闻之事。

恳请以这封信结束这场讨论吧。Vale[1]！

真诚的，

伯文—富塞尔顿　上

我感到恶心。卢品进屋时，我把这封无礼的信递给他，并说："孩子，从这封信里，你可以看到你的朋友的真面目。"

让我吃惊的是，卢品说："噢，没错，他寄之前给我看过。我想他写得对，你应该道歉。"

① 拉丁语，意为"好吧"。

第十二章

认真讨论了我的日记有何作用及价值。卢品对圣诞节的看法。卢品不合适的婚约又得到恢复。

十二月十七日。打开日记簿时，我看到“牛津米迦勒节学期[1]结束”这几个字，不知道怎么会让我怀起旧来一发而不可收，但的确有这种效果。过去几周里记下的日记没多大意思。卢品和戴西·马特勒的婚约破裂，让他完全变了个人，我和卡丽在一块儿也很不愉快。她上礼拜六有点没精神，我选了我的几段日记念给她听，想着可以让她高兴一点，可是我读了一半，她一句话没说就走出去。她回来时，我说：“我的日记让你听烦了吗，亲爱的？”

让我吃惊的是，她回答说：“我刚才真的没听，亲爱的。我得去给洗衣娘交代几句。她不知道往水里放了什么东西，结果卢品又有两件染色衬衫掉了色，他说他再也不穿了。”

我说：“什么都是卢品，全是卢品，卢品，卢品。昨天我的衬衫上一个扣子也没有了，我还没吭声呢。”

卡丽只是回答说：“你应该用饰纽，别的男的都那样。说实话，除了你，我还从来没见过谁在衬衫前胸地方钉扣子呢。”

---

① 米迦勒节为纪念天使长米迦勒的基督教节日，为九月二十九日；米迦勒学期即秋季学期。

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这一向戈英晚上很少过来坐，卡明斯则从来没有。我担心他们跟卢品的关系不好。

十二月十八日。昨天我在往后看——今天是往前看，我看到的只有云，云，云。在戴西·马特勒这件事上，卢品完全让人受不了。他不肯说破裂的原因，但显然在谴责她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试着附和他的意见，他就会说他一句也不想听到批评戴西的话，让人怎么办？另外让我失望的，是卡丽和卢品对我的日记根本没兴趣。

今天在早餐桌上，我提起了这个话题："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我希望我的日记能永远给你们带来开心，另外它出版后能带来版税，这是有机会的，我就不用说了。"

卡丽和卢品一下子都笑起来。卡丽对此感到抱歉，我看得出，因为她说："我没想着要无礼，亲爱的查理，可是真的，我觉得你的日记没法让人们感兴趣到足以让出版商考虑出版。"

我回答说："跟最近出版的几本可笑的回忆录相比，我肯定我的日记将被证明同样有趣。另外，人们因为日记而成名。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日记，又有谁会知道伊夫林和佩皮斯[1]？"

卡丽说我真是个哲学家，可是卢品用讥笑的口吻说："如果是写在大纸上，总督，卖黄油的倒可能出个好价钱呢。"

---

[1] 约翰·伊夫林（1620—1706），英国作家，他的日记发表于1818年，是对他所处时代的有价值的历史记录；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英国文学家、海军行政长官，其日记后来被解读出版，成为有价值的资料。

因为我如今是在往前看，我发誓到今年过完，就不再记日记了。

十二月十九日。一年一度，又收到去卡丽的娘家过圣诞节的邀请，我们总期盼照例能在佳节团聚一堂。卢品拒绝去，我感到震惊，也表示惊讶。卢品就开了金口，让我们听了如下的激进演说："我讨厌过圣诞节时一家人聚到一起。有什么意思呢？呵，有人说了：'唉！我们怀念可怜的叔叔詹姆斯，去年还在这儿呢。'我们就开始抽鼻子。又有一个人说：'可怜的莉兹姑姑以前常坐那个角，过去两年了。'我们就又开始抽鼻子。接着又有一个不开心的亲戚说了：'唉！下一个不知道轮到谁。'我们就又开始抽鼻子，然后继续大吃大喝，直到我起身，他们才发现我们吃饭时，一桌坐了十三个人。"

十二月二十日。去了斯特兰德大街上的斯莫克森布店，今年他们把店面全清理出来，里头全卖圣诞卡。店里挤的全是人，他们拿卡的动作好像很不小心，扫一眼又甩下。我跟其中一个年轻的售货员说在有些买卡的人身上，粗心好像是种病。话刚说完，我大衣的厚袖子就挂住了一堆高价卡，卡装在盒子里，一盒摞一盒，我把那堆都挂倒了。经理走过来，看样子很生气，他从地上拣起几张对售货员说——还故意瞟了我一眼："把这些放到六便士的那堆，现在卖不了一先令一张了。"结果是，我觉得我有责任买几张这种摔坏的卡。

我不得不比原先计划的买得更多，花得更多。不幸的是我不是每张都看过，到家后，发现有张粗俗的卡片，上面有个胖护士

和两个婴儿，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印着的话是："我们祝爸爸圣诞节快乐。"我撕了这张卡并扔掉了。卡丽说参加社交和朋友数量增加的最大坏处是，我们今年得寄差不多两打圣诞卡。

十二月二十一日。为了免得邮差过一个辛苦的圣诞节，我们像所有不自私的人一样，早些寄出了圣诞卡。多数卡片上都有指纹，我晚上没注意，我以后都在白天买圣诞卡。卢品（他自从在一个股票商那里谋过职以来，行为上好像不是太审慎）告诉我千万别把圣诞卡后面铅笔写的价钱擦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假如你买的卡上面标着9d[1]。哎，你只需要在9便士前面用铅笔写个3——后面再加一道长长的下划线，别人会以为你花的钱是实际的五倍。"

晚上，卢品的情绪很低落，我提醒他乌云后面还有太阳在照耀。他说："哈！可是从来照不到我。"我说："别说了，卢品，我的孩子。你在担心戴西·马特勒。别再想她了，你从一桩很不合算的事情中脱了身，该祝贺自己才对。以我们简单的趣味来说，她的观念太高级了。"他跳起来说："我不允许别人说一句她的坏话，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那个趾高气扬、歪着脑袋的波卡普——加起来也不比她更好。"我没说话，不失尊严地离开了房间，但是脚在垫子上绊了一下。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我跟卢品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因为他晚上似乎兴高采烈，我试着问他准备在哪儿过圣诞节。他回答

① 即9便士。

说："噢，很有可能在马特勒家。"

我诧异地说："什么！你们的婚约解除了，你还去？"

卢品说："谁说解除了？"

我说："你让你妈和我都以为——"

他打断我的话："咳，别管我说过什么。又有了——没错！"

第十三章

我收到一张侮辱人的圣诞卡。我们在卡丽的娘家过了个愉快的圣诞节。有位莫斯先生过于随便。一个喧闹的晚上，其间我在黑暗里被打了一下。我收到马特勒老先生写的一封很不一般的信，跟卢品有关。我们错过了以饮酒告别旧的一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是个穷人，可是我会高兴出十先令来查出是谁寄给我那张侮辱人的圣诞卡，今天早上收到的。我从来不侮辱别人，为什么别人要侮辱我？最糟糕的是，我发现自己在怀疑我所有的朋友。信封上的字显然是装出来的，歪的方向跟平时写的不一样。我不认为戈英或卡明斯能做出这种下作的事。卢品说他一点也不知道，我相信他的话，尽管我不满他又是笑，又是对那个冒犯人的家伙抱有同情心。弗兰顷先生做不出这种事，我想马特勒家的人也不至于这样堕落。我不知道是不是皮特，办公室里那个放肆的职员干的？要么是比勒尔太太，那个清洁女工，或者伯文—富塞尔顿？字迹又好得不像是前者干的。

圣诞节。我们在派丁顿车站坐了十点二十的火车，在卡丽的娘家愉快地过了一天。乡下很惬意，不过路上有泥泞。我们在中午时聚餐，只有十个人，聊了以前的事。要是每个人的丈母娘都和气，还不指手画脚，就像我的那位，世界上会有多少幸福啊。趁大家都高兴，我提议为她的健康干杯，说了段我觉得很精彩的话。

我很漂亮地总结道："值此机会，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熟

人，我们都怀着互相之间的美好感情，都有同样的心思，想的都是爱和友谊。那些跟朋友吵过架而友情不再的，应该亲吻并重归于好，那些刚好不曾失和的，不管怎样也可以亲吻。”

我看到卡丽和她妈妈的眼里都有了泪水，我得说这让我感觉很得意。那位敬爱的老牧师约翰·潘西·史密斯——他曾给我们主婚——说了一番极为风趣而且令人愉快的话，说他会执行我关于亲吻的提议。然后他绕着餐桌走了一圈，亲了所有女士，包括卡丽。当然没人有意见，可是让我很惊愕的是，一个名叫莫斯的年轻人——我根本不认识他，吃饭时几乎没说一句话——手持一根槲寄生[1]，突然跳起来大声说：“哦嗬！我不明白我干吗不加人进来。”大家还没意识他要干什么，他就亲了卡丽还有别的女士。

幸好这件事被当成笑话，我们都笑起来，不过这是个危险的试验，有一阵子，我对结果感觉很不安。我随后问卡丽觉得怎么样，她却说：“噢，他不比一个孩子大多少呢。”我说他要是个孩子，胡子倒很长呢。卡丽回答说：“我可没说他不是个好孩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昨天夜里睡得不好，我在生床上从来睡不好。我觉得有点消化不良，一年里的这种时候，谁都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我和卡丽傍晚回到镇上。卢品回来得晚，他说他圣诞节过得挺好，还说：“我感觉好得像一把从劳瑟拱廊那里买的小提琴，只需要多点‘银子’，就会感觉好得像五百镑一把的斯特拉迪瓦里呢。”我早就不再费事去听明白卢品嘴里的俚语，或者让他解释一下。

---

① 西方的一种风俗，刚好站在槲寄生之下的人要亲吻。

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告诉卢品我期待戈英和卡明斯明天晚上来安静地打打牌，我希望这孩子会主动提出不出门来帮忙陪他们玩。非但如此，他却说："噢，你最好让他们别来了，因为我已经叫马特勒家的戴西和弗兰克来。"我说我不会考虑这样做，卢品说："那我去发个电报，让戴西别来了。"我建议寄张明信片或者写信，也能足够快地到她手里，不必那么奢侈。

卡丽一直在听上述对话，显然不高兴，她瞅准了说："卢品，你干吗不愿意戴西跟你爸爸的朋友见面？是因为他们在她眼里不够好呢，还是（也同样有可能）她在他们眼里不够好？"卢品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走出房间后，我亲了卡丽一下，以示嘉许。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来吃早餐时，卢品跟他妈妈说："我没让戴西和弗兰克不来，想让他们今天晚上跟戈英和卡明斯一起玩。"这样说，让我对这孩子很满意。卡丽回答说："你及时告诉我挺好，因为我可以把那条熟羊腿翻过来，上面放点芫荽，谁也不知道它已经切过一块了。"她又说她会做几块奶油冻，还要焖几个苹果，这样到晚上就能凉下来。

因为看到卢品情绪不错，我心平气和地问他是不是真的对戈英或者卡明斯有不满。他回答说："一点没有，我想卡明斯的样子很像头驴，不过那部分是因为他光顾'一口价三先令六便士'的帽子公司，还穿一件别人不要的大衣。至于戈英穿的那件永远是褐色的平绒夹克——哼，就像是个流动照相师。"

我说穿衣不能说明一个人是不是绅士，卢品听后笑了一声说："对，可也谈不上是个绅士就能说他的衣服不错啊。"

晚餐时我们很快乐，戴西表现得很是和蔼可亲，特别是那天晚上前半段，当时她唱了歌。但在晚餐时，她说："你们会用面包做陀螺吗?"说完就开始卷面包，并在桌子上搓。我觉得那样没礼貌，不过当然没说什么。马上，让我反感的是，戴西和卢品开始互相扔面包丸。弗兰克有样学样，卡明斯和戈英也是，让我感到惊讶。他们接着就扔起硬面包皮来，有块打中了我的前额，让我的眼睛老是眨。我说："请静一静，静一静!"弗兰克跳起来说："当，当，乐队开始演奏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都哈哈大笑，继续打面包战。戈英突然把熟羊肉上面的芫荽一股脑拿起来，一下扔到我脸上。我怒视戈英，他回答道："我说，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没用，你头发上还全是芫荽呢。"我在餐桌前站起来，坚持说应该马上停止这种胡闹。弗兰克·马特勒喊道："时间，先生们，请注意！时间!"然后就弄灭煤气灯，让我们都在一片漆黑中。

我摸索着往房间外面走，就在那时，后脑勺挨了重重的一下，是有意的。我大声说："谁打的?"没人回答，我又问了一次，还是没人回答。我擦着一根火柴，点亮了煤气灯。他们都又说又笑，所以我没再声张，但在他们走后，我对卡丽说："今天晚上，在圣诞节送了我那张卡的人在场。"

十二月二十九日。昨天晚上做了个极其生动的梦。我醒了，再睡着时，又一模一样重做了那个梦。我梦到我听见弗兰克·马特勒告诉他姐姐他不只寄给了我那张侮辱人的圣诞卡，而且承认昨天晚上是他打了我的头。碰巧，吃早餐时，卢品读了刚收到的弗兰克写来的一封信里的几段。

我要他把信封递过来，可以比较一下笔迹。他给我了信封，我把它和装圣诞卡的那个信封做比较。我发现字迹上尽管有意掩饰，可还是有相似之处。我把信封递给卡丽，她笑起来。我问她笑什么，她说那张卡根本不是寄给我的，是“L.普特尔”，而不是“C.普特尔”。卢品要求看看收信人地址和那张卡，后来大笑着说：“噢，没错，总督，是寄给我的。”我说：“你习惯收到这种侮辱人的圣诞卡吗?”他回答说：“噢，对，也给别人寄呢。”

戈英晚上来坐时，说他昨天晚上玩得很开心。趁此机会，我把他当作老朋友，向他透露了昨天晚上我重重挨的那一下。他一下子笑起来，说：“噢，你的头，是吗？我知道我不巧打到了什么，还以为是面砖墙呢。”我告诉他我觉得疼，用的是这个词的双重含义。

十二月三十日，礼拜日。卢品在马特勒家过了一天。晚上他似乎兴致很好，我就说：“你这么高兴我也开心，卢品。”他回答道：“咳，戴西是个很棒的女孩，可是我不得不看低她那位又老又笨的爸爸。他小气得不让人抽他的雪茄，舍不得让别人喝他的酒，每便士都要抠，离开房间一秒钟就要弄灭煤气灯，在半张便签纸上给人写信，把上块肥皂剩下的粘到新的一块上，壁炉两边都放一块砖，还有他通常只花半个便士，身子悬在外面搭公共马车。就凭这些，我得让他多少知道一点我的想法。”我说：“卢品，你比小孩子没大多少，我希望你不会后悔。”

十二月三十一日。旧的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老马特勒先生一封很特别的信。他写道：“亲爱的先生，很久以来，在一个

重要问题上，我一直很难下结论，那就是‘谁是我自己家里的主人？我自己，还是您的儿子卢品？’相信我，我不抱什么偏见，可我已经极不愿意地不得不做出判断，即我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在此情况下，我有责任禁止您的儿子再踏进我的家门。我感到遗憾，因为这让我跟我有幸认识的最谦逊、最不摆架子和有绅士风度的人们中的一员无缘交往。”

我不想让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不愉快地结束，所以跟卡丽和卢品只字不提这封信。

起了极为可怕的雾，卢品还要出去，不过答应回来喝酒辞旧岁——这是我们一直遵守的习惯。十一点四十五分，卢品还没回来，雾浓得厉害。因为时辰将近，我取出烈酒。我和卡丽决定喝威士忌，我就新打开一瓶，可卡丽说它闻着像白兰地。因为我知道它是威士忌，就说这没什么好讨论的。卡丽显然因为卢品没回来而生气，非要讨论不可，还想让我跟她打个小赌，通过闻味道来决定，我说等会儿我可以尝一口来决定。接下来又是无聊而多余的争论，结果是我们突然看到时间为十二点一刻，就这样，我们错过了迎接新年，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次。卢品两点一刻回来了，他在雾里迷了路——他是这么说的。

第十四章

新年伊始，在公司里意外被提拔。我说了两句不错的俏皮话。我大大提了工资。卢品投机成功，有了辆小马车。得跟萨拉谈谈。戈英行为惊人。

一月一日。本来上礼拜就打算结束我的日记，可是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所以我会继续在我去年的日记本所附的散页上写一小段时间。钟点刚刚敲过一点半，我正要离开公司去吃饭，却接到通知波卡普先生马上想见我。我开始心跳加速，心里极为担忧。

波卡普先生正在他的房间里写东西，他说："坐一下吧，普特尔先生，我马上就好。"

我回答说："不，谢谢您，先生，我站着吧。"我看着壁炉上的钟，等了足有二十分钟，可好像是几个钟头。波卡普先生终于站起身。

我说："我想没出什么事吧，先生？"

他回答道："噢，天哪，不是！恰恰相反，我希望吧。"我心里真是卸下一块大石头！似乎马上又能呼上气了。

波卡普先生说："巴克灵先生就要退休了，公司里会有些小变化。您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差不多二十一年，因为您在这段期间的表现，我们打算特别提拔您。我们还没决定好怎样任命您，不过不管怎样，您的工资会大大提高，您完全有资格，我大可不必点明这一点。我两点钟约好跟人见面，不过明天还会再通知您。"

说完他就快步离开了房间，我根本没时间说或者想到对他说哪怕一句感激的话。亲爱的卡丽听到这则好消息时的反应我就不用提了。她很实在地说："终于能给后客厅里添置一个玻璃烟罩了，我们一直想买呢。"我又说："对，还有你终于可以买在彼得·罗宾逊商店里看到的那套可爱的衣服，那么便宜。"

一月二日。在公司的整整一天里，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不想让波卡普先生操心，可是因为他没让人叫我去，昨天还提到今天再找我，我想我也许最好去找他。我敲他的办公室门，一进去，波卡普先生说："噢，是您，普特尔先生，您找我？"我说："不，先生，我以为您想见我！""噢！"他回答说，"我想起来了。嗯，我今天很忙，明天再找您吧。"

一月三日。仍然又焦虑，又兴奋，即使在确知波卡普捎话说他今天不在公司后，也不能减少我的焦虑和兴奋感。晚上，卢品在忙着看报纸时，突然对我说："你知不知道**白垩坑**[1]，总督？"我说："不，孩子，我想我不知道。"卢品说："嗯，我给你出个点子吧，**白垩坑**就像统一公债那样可靠，按票面价值分红百分之六。"我说了句很漂亮的话："可能是**按票面价值**分红百分之六，可是你**爸**没钱投资啊[2]。"我和卡丽都哈哈大笑。卢品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个笑话，只是说："我给你出了个点子，如此而已——**白垩坑**！"我又说了句风趣的话："你小心别掉进去！"卢品皮笑肉不笑地说：

---

① 应是一种股票的名称。

② 此处以"按票面价值"的原文"at par"中"par"的发音与"Pa"（爸爸）发音相似而说了句俏皮话。

“精彩！不新鲜了。”

一月四日。波卡普先生请我去，并告诉我我将被任命为高级职员，我喜出望外。波卡普先生又说他明天会告诉我工资是多少。这意味着又得焦虑一天，我不介意，因为是种好的焦虑，这又让我想到我忘了跟卢品说我收到的老马特勒先生的信，我跟卡丽商量以后，晚上跟卢品提起这件事。卢品在聚精会神地看《金融新闻报》，就好像他天生是个资本家，我说：“请原谅打扰你一会儿，卢品，这礼拜你怎么一次也不去马特勒家了呢？”

卢品回答道：“我跟你说过！我受不了老马特勒。”

我说：“马特勒先生写信给我，说得明明白白是他受不了你！”

卢品说：“嗬，我喜欢他竟然有脸写信给你。我去弄清楚他爸爸还是不是活着，我会写信给他，埋怨他的儿子，我还会说得清清楚楚他儿子是个操蛋的白痴！”

我说：“卢品，你妈妈还在场，请注意别说得这么难听。”

卢品说：“我很对不起，可是在他身上，别的词都用不了。不过，我已下决心不再去他家了。”

我说：“你知道，卢品，他已经禁止你进他家。”

卢品回答说：“咳，咱们就别认死理了——都一样。戴西是个好样的，必要的话，她会等我十年。”

一月五日。我几乎没法记下这条消息。波卡普先生跟我说我的工资会涨一百镑！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有一阵子意识不到这是真的。我的工资每年涨十镑，我原以为这次会涨十五镑或者甚至二十镑，一百镑完全是不可思议。我和卡丽都为我们的好运气

感到高兴。卢品晚上回到家里情绪极好，我让萨拉悄悄去买一瓶香槟酒，跟我以前喝的一样，杰克逊·弗雷尔牌。晚餐时打开了香槟，我对卢品说："这是为了庆祝我今天得到的好消息。"卢品回答说："乌拉，总督！我也有好消息，双喜临门，对吧？"我说："孩子，我在公司里勤勉工作，处处维护上级的利益，得到的回报是我被提拔，工资也涨了一百镑。"

卢品欢呼三声，我们都猛敲桌子，引得萨拉也来看是怎么回事。卢品要我们再"满上"，然后站直身子对我们说："我在股票商乔布·克里南兹的公司里干了几个月，没有特别去维护公司里上级的利益，作为回报，我的主管分给我五镑很不错的股票，结果是，今天我赚了两百镑。"我说："卢品，你开玩笑。""没有，总督，这是老不赖的事实。乔布·克里南让我投资氯酸盐公司的股票。"

一月二十一日。卢品有了辆小马车，让我很操心。我说："卢品，你奢侈得离谱，这样对吗？"卢品回答说："咳，总得想办法去市里啊。我只是租的，什么时候想不要就可以不要。"我又问了遍："你这样奢侈对吗？"他回答说："你看，总督，原谅我这么说吧，可你是有点儿过时了。合计小事，搁现在吃不开了，我根本不是针对你，总督。我的老板说如果我按他的点子，坚持投资大股票，我就能赚大钱！"我说我认为正是投机这件事，最让人紧张。卢品说："这不是投机，而是十拿九稳的事。"我建议他不管怎样，别再继续用小马和马车了，可他回答说："我一天赚两百镑，现在假设我一个月只赚两百镑，或者就说一个月一百镑吧，这可是低得可笑——怎么了，那不是一年一千两百镑吗？一星期花几镑到马车上又算什么呀？"

我没再继续就这个话题谈下去，只是说到秋天我就会高兴了，卢品将会成年，能为他自己的债务负责。他回答说："我亲爱的总督，我诚实地向你承诺，我投机永远不会买空卖空，只会听乔布·克里南兹的点子，因为他是个'懂行'的人。这是很保险的事。"我觉得多少放了心。戈英晚上来坐，让我吃惊的是，他告诉我因为他听了卢品有一次出的点子而赚了十镑，打算请我们和卡明斯夫妇下礼拜去他家。我和卡丽说我们乐于从命。

一月二十二日。我一般不对佣人发脾气，可是我得狠狠地说说萨拉她最近染上的习惯，那就是她在撤下早餐的东西后抖桌布，让面包皮都掉到地毯上，最后被踩进去。萨拉回答得很无礼："噢，你老是在埋怨人。"我回答说："什么话，我没有。我只是上礼拜说过你的靴子跟踩了块黄肥皂，在客厅的地毯上到处走。"她说："你还老是嘟囔你的早餐。"我说："没有，我没有，不过是抱怨我吃的鸡蛋都没煮透，可是没说错啊。我一打破蛋壳，里面的东西就流到盘子上，到处都是，这件事我至少狠你说过五十遍了。"她哭起来，大吵大闹，不过幸好我坐的公共马车来了，让我有了撇开她的好借口。戈英晚上过来留话说我们别忘了下礼拜六的事。卡丽说得有趣："既然他从来不曾请朋友过去，我们不大可能会忘。"

一月二十三日。我让卢品去想法把他最近当作礼物送给我的硬刷子换掉，换成软一点的，因为给我理发的师傅刚刚告诉我刷头发时别刷得太重。

一月二十四日。给后面那间客厅买的新玻璃烟罩送到了家里。卡丽在它上面和两侧放了几把扇子，让那里满室生辉。

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刚用过茶点就有人来串门，居然是卡明斯，他已经有三个礼拜没来过了。我注意到他的气色很不好，就问他："哎，卡明斯，你好吗？你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回答说："没错！我心里也不舒服呢。"我说："咦，怎么回事？"他说："噢，没什么，只是我卧床两礼拜，如此而已。有段时间，给我治病的医生都几乎不抱希望了，可是没一个人去看我。甚至没人去费事打听一下我是死是活。"

我说："我这可是第一次听说。我有几天晚上路过你家，还以为你有客人呢，因为房间都亮堂堂的。"

卡明斯回答说："没有！去的只有我妻子、医生和房东太太——原来房东太太很靠得住。我奇怪你居然没在报纸上读到，我知道《自行车新闻报》上提了。"

我想让他高兴点，就说："哎，你现在好了吗？"

他回答说："要问的不是这个，要问的是生场病是不是能让你发现谁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说这种话不应该出自他口。更糟糕的是，戈英进来了，他在卡明斯的背上猛拍了一下说："哦嗬！你见到鬼了吗？你的样子像是吓得要死，就像演《麦克白》里的欧文。"我说："轻点儿，戈英，这个可怜的人刚得过重病。"戈英哈哈大笑，他说："没错，你的样子也是。"卡明斯平静地说："没错，我感觉也是——这样说，倒不是说你关心。"

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戈英说："没关系，卡明斯，你和你太太明天来我家，会让你开心一点，因为我们要开瓶葡萄酒喝。"

一月二十六日。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七点半时，我和卡丽按说好的去了戈英那儿。我们敲了几下门，也拉了几下门铃，可就是没人应门。最后门闩拉开，门开了道小缝，链子还没取下来。有个只穿着衬衫的人把头伸出来说："谁？什么事？"我说："找戈英先生，他在等我们。"那个人说（就我所能听到的，因为有条小狗在狂吠）："我看他没有，戈英先生出去了。"我说："他马上就会回来。"

他听了猛地关上门，让我和卡丽站在台阶上，街角吹来的风寒冷刺骨。

卡丽建议我再敲。我敲了，这才发现门环刚漆过，油漆沾到了我的手套上——结果手套完全弄脏了。

我用手杖敲了两三下。

还是那个人打开门，这次取掉链子，然后就开始辱骂我。他说："你这样用手杖刮花漆、弄坏清漆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感到丢人。"

我说："请原谅，戈英先生邀请——"

他打断我的话说："我不管什么戈英先生，还有他的什么朋友。这是**我的**门，不是戈英先生的，这里住的除了戈英先生，还有别人呢。"

这个人的无礼还不算什么。我几乎没往心里去，跟戈英令人震惊的行为比起来，这件事微不足道。

这时，卡明斯和他妻子到了。卡明斯的脚很跛，拄了一根手杖，不过还是上了台阶，问是怎么回事。

那人说："戈英先生根本没提等谁来，他只是说刚刚有人请他去克罗伊登，到下星期一晚上才回来。他还带了行李。"

他说完又猛地关上门。戈英的行为让我愤怒得说不出话，卡明斯气得脸色发白，他一面下台阶，一边用手杖往地上猛捣，嘴里说："无赖！"

第十五章

戈英解释他的行为。卢品驾车带我们兜风，我们不喜欢。卢品把我们介绍给默里·波什。

二月八日。我早餐总是吃不到好香肠，这好像还真成了件事。香肠里要么塞的全是面包或者调味品，要么红得像牛肉。还操心按照卢品的建议投资的二十镑，不过卡明斯也这样做了。

二月九日。刚好过去了两礼拜，关于戈英不寻常的行为——让我们去坐，却又不在家——我没见到他，也没收到他的信。晚上，卡丽在忙着给我新买的半打衣领做标记，我敢说卡丽做标记做得比谁都不差。我正在壁炉边烘干它们，卡丽怪我烤煳了时，卡明斯来了。

看样子他已完全康复，还打趣给衣领做标记的事。我问他有没有收到戈英的信，他说没有。我说我不相信戈英竟能做出这样不绅士的行为。卡明斯说："你说他说得轻了，我看他的行为就像个混账小人。"

他话刚说完门就开了，戈英伸进头说："我可以进来吗?"我说："当然。"卡丽语气很冲地说："嗬，你真是个稀客啊。"戈英说："对，这两星期，我去了一趟又一趟克罗伊登。"我看得出卡明斯按捺不住，最后，关于戈英那个礼拜六的行为，他语气严厉地责怪戈英。戈英好像吃了一惊，他说："怎么了，我那天上午给

你寄了一封信，说聚会‘取消了，完全取消了’。”我说：“我从来没收到。”戈英转向卡丽说：“我想有时候信会寄不到，不是吗，卡丽太太？”[1]卡明斯厉声说：“这不是说俏皮话的时候。我没接到通知聚会取消了。”戈英回答道：“我在信里让普特尔告诉你，因为我当时忙。不过，我会去问问邮局，我们一定得在我家聚一聚。”我加了一句说我希望他下次见面时参加。卡丽哈哈大笑，连卡明斯也忍不住笑了。

二月十日，礼拜日。我不乐意的是，卡丽被卢品说服下午坐他的马车去兜风。我很看不惯礼拜日驾马车，不过也不愿意让卡丽一个人跟卢品去，所以我提出我也去。卢品说：“哎，你真好，总督，不过你不介意坐马车后面的座位吧？”

卢品又穿上一件天蓝色大衣，罩在他身上好像大了不知多少圈，卡丽说这件大衣后面需要收进很多。卢品说：“你以前难道没见过直统大衣？驾马车时，穿别的就是不行。”

他以后可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因为我再也不会跟他一起驾车了，他的行为让人震惊。我们经过海格特拱道时，他想超过所有东西，所有人。他向路上安安静静走路的体面人大喊大叫，要他们闪开；他还用鞭抽了一个老头儿坐的一匹马，让它用后腿撑地立了起来；而且因为我得面朝后坐，不得不面对一群坐着驴车的粗人，卢品取笑他们，他们掉转驴车，跟了我们几乎有一英里，大声喝叫，放肆地开粗俗的玩笑，笑个没完，还不用说他们不时往我们身上扔橘子皮。

---

① 此处以“miscarry”（寄不到）和“Mrs. Carrie”（卡丽太太）发音相似说了句俏皮话。

卢品解释说就算威尔士亲王驾车到德比郡，也得忍受这种事，这话没能安慰我和卡丽多少。弗兰克·马特勒晚上来，卢品跟他出去。

二月十一日。觉得有点儿担心卢品，我鼓起勇气跟波卡普先生说起他。波卡普先生一直对我极为照顾，所以我什么都跟他说了，包括昨天的险遇。波卡普和气地回答说："你没必要担心，普特尔先生。你儿子有这么好的父母，不可能误入歧途。记住他岁数还小呢，很快就会长大。我希望能在公司里给他找个事做。"这个好人的建议让我卸下了重负。晚上，卢品回来了。

我们简单地吃了晚饭，他说："亲爱的父母，我有件新闻要说说，恐怕会对你们有很大影响。"我揪紧了心，什么也没说。卢品又说："这可能让你们不高兴——事实上，我觉得肯定会——不过今天下午，我永远退掉了我的小马和马车。"也许似乎不通情理，可是我很开心，我马上打开一瓶葡萄酒。戈莫来得正是时候，还带来一大张纸，上面印了头没尾巴驴。他把这张纸贴到墙上，又掏出几条尾巴。那天晚上后来的时间里，我们蒙着眼想把驴尾巴贴对地方。我上床睡觉时，两肋绝对是笑痛了。

二月十二日。晚上，我问起卢品他跟戴西·马特勒的事，问他有没有收到戴西的信。他回答说："没有；她答应她那位话篓子爸爸不跟我联系。我当然还跟弗兰克·马特勒见面，事实上，他说今天晚上可能来。"弗兰克来了，可是说他不能待，因为还有位朋友在外面等，那人叫默里·波什，弗兰克又说这人很厉害。卡丽让弗兰克领他进来。

默里·波什先生

他被领了进来，戈英这时也进来了。默里·波什是个身高体胖的年轻人，显然是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因为他马上说他从来不坐双轮双座出租马车，而且非得车夫拉着缰绳先就座，他才会坐上四轮出租马车。

在被介绍时，戈英以他一贯直来直去的方式问："跟'波什三便士帽'有关系吗?"波什先生回答说："有，可是请理解我不亲自试戴帽子。我在生意上根本没主动参与多少。"我回答说："我希望我能做这样的生意。"波什先生好像感到开心，并说了一大通制造廉价帽子的困难重重之处，不过说得有趣。

默里·波什说起戴西·马特勒时，显然跟她很熟。弗兰克有次笑着对卢品说："你不留神，波什会比你捷足先登!"他们都走后，我提到这句轻浮话，卢品嘲笑地说："嫉妒别人就是不尊重自己，嫉妒波什这样一头大象，就是瞧不起自己。我了解戴西，像我以前说过的，她会等我十年；事实上，有必要的话，她会等我二十年。"

第十六章

因为卢品的投资建议，我们亏了钱，卡明斯也是。默里·波什跟戴西·马特勒订婚。

二月十八日。卡丽最近几次让我注意我头顶的头发稀了，建议我去看看。今天早上，我想用一面小镜子看，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肘部碰到衣柜，把手里的镜子碰掉并且摔碎了。卡丽对这件事大惊小怪，因为她迷信得很离谱。更糟糕的是，夜里，客厅墙上我的大照片掉到地上，玻璃碎了。

卡丽说："记住我的话，查尔斯，就要有什么灾祸了。"

我说："胡说，亲爱的。"

晚上，卢品回来得早，似乎有点烦躁不安。我说："怎么了，孩子？"他迟疑很久才说："你知道我建议你投二十镑进去的帕拉奇卡氯酸盐股票吗？"我回答说："对，没问题，我想是吧？"他回答道："咳，不是！谁都万万没想到，那种股票完全垮掉了。"

我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丽看着我说："我是怎么跟你说的？"过了一会儿，卢品说："不过，你特别幸运。我消息知道得早，马上把你的全卖了，幸好有两镑，所以毕竟你还不算一无所获。"

我轻松地叹了口气，说："我本来就没像你估计的那样乐观，以为可以得到投资的六到八倍；不过这么短时间内能赚两镑，按

比例来说也不错。”卢品很恼火地说：“你没听明白。我把你二十镑买的股票卖了两镑，所以你亏了十八镑，卡明斯和戈英可是全赔了。”

二月十九日。卢品在去市里前，说：“帕拉奇卡氯酸盐股票的事我很过意不去，我们的老板乔布·克里南兹要是在市里，就不会发生。我只是跟你说，我们公司出什么事的话，你一定别吃惊。乔布·克里南兹几天都没见到了，我刚刚想起来有几个人的确很想找到他。”

晚上，卢品正要出去，好避免跟戈英和卡明斯见面，戈英就进来了，没敲门，却用他一贯的招数说：“我可以进来吗？”

他进来了，让我和卢品都感到吃惊的是，他好像兴高采烈。我和卢品都没跟他提这件事，他却主动提起来。他说：“我说，帕拉奇卡氯酸盐股票可真是一败涂地！你是个好人，卢品少爷。你亏多少？”让我特别震惊的是，卢品说：“噢！我根本没买到。我申购时，有什么地方不正规——忘了附支票还是怎么样，所以一张也没买到。总督亏了十八镑。”我说：“我本来绝对以为你买了，否则我怎么也不会去投机。”卢品回答说：“哎，没办法，下次你听到什么点子，可得三思而后行啊。”我还没回答，戈英说：“哎，我幸好没亏。我听到了消息，让我不是很看好，就劝卡明斯买了我值十五镑的股票，因为他比我看好这种股票。”

卢品突然大笑起来，并以极不合适的语气说：“哎呀呀，可怜的卡明斯！他亏了二十五镑。”正在这时，门铃响了，卢品说：“我不想见到卡明斯。”他从门口出去的话，就会在门道那里碰到卡明斯，所以卢品以最快速度打开小客厅的窗户跳了出去。

戈英突然蹦起来，大声说："我也不想见他！"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他就步卢品后尘，从窗户跳了出去。

至于我自己，想到我的儿子和最好的朋友之一竟像两个正偷东西时被打断的毛贼一样走掉，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怜的卡明斯情绪很消沉，当然也很生卢品和戈英的气。我极力想让他喝点威士忌，他回答说他已经戒了威士忌，不过想喝点"糖分少的"，因为有人建议那种烈酒对身体最好。我家里没有，就打发萨拉去洛克伍德的铺子里买几瓶。

二月二十日。我打开《旗帜报》第一眼看到的是："股票商大亏空！乔布·克里南兹先生潜逃！"我把报纸递给卡丽，她回答说："噢！也许对卢品是件好事。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个适合他的地方。"我觉得整件事很让人震惊。

卢品下楼吃早饭，看到他一脸痛苦不堪的样子，我说："我们知道了消息，都为你感到很难过。"卢品说："你们怎么知道的？谁跟你们说的？"我递给他《旗帜报》，他却一把甩下，并说："噢，我一点儿也不在乎！那个我早就料到了，可我没料到这个。"接着他给我们读了一封弗兰克·马特勒写的信，里面语气冷淡地宣称戴西·马特勒下个月要嫁给默里·波什。我脱口而出："默里·波什！不就是弗兰克上礼拜二无礼地带到这儿的那位？"卢品说："没错，'波什三便士帽'的家伙。"

后来我们都一声不吭地吃早餐。

事实上，我什么也吃不下去。我不单是太操心，而且是难以下口。我不会去吃臀部熏咸肉，我吃不到五花熏咸肉，就宁可什么也不吃。

卢品起身要走时，我注意到他脸上浮现出一丝坏笑。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噢！只是个小小的安慰——不过总算是个安慰。我刚刚想起来，因为我的建议，默里·波什先生在帕拉奇卡氯酸盐股票上投了六百镑！"

第十七章

戴西·马特勒和默里·波什结婚。

波卡普先生让卢品来公司上班。

三月二十日。今天是戴西·马特勒和默里·波什结婚的日子，卢品跟朋友去格雷夫森德过了一天。卢品很受打击，不过他宣称这件事结束了他挺高兴。我希望他别去看那么多次杂耍表演，可是谁也不敢跟他提这件事。现在我生气的是，他不管在家里哪个地方，都唱一首无聊的歌，什么“格拉斯顿怎么了？他挺好！卢品怎么了？他挺好！”我可不觉得这俩人有谁挺好。晚上戈英来串门，主要的话题是戴西嫁给波什这件事。我说我挺高兴这件事有个了断，因为戴西只会把卢品当猴耍，戈英以他平常的那种好趣味说：“噢，卢品少爷不用别人帮忙，就能把自个儿当猴耍。”卡丽听到这话理所当然不高兴，戈英还算够理智，说了对不起。

三月二十一日。今天我要结束我的日记，因为这是我最快乐的一天，我过去几周——实际上是许多年——的宏愿实现了。早上收到波卡普先生的一封信，要我把卢品带到公司。我上楼到了卢品的房间，可怜的人，他一脸苍白，还说头疼得很。他昨天从格雷夫森德回来，有段时间，他是在一艘小艇上过的，小艇漂在水上，他竟然没脑子到忘了带大衣。我给

他看了波卡普先生的信，他以最快速度起了床。我央求他别穿染过色的衣服和领带，而是穿黑色的，或者看着稳重的衣服。

卡丽读那封信时浑身发抖，只会一再说："噢，我真的希望会一切顺利。"至于我，我几乎一点早饭也吃不下去。卢品下来了，穿得稳重，看上去完全像是个绅士，只是脸色很黄。卡丽给他打气："你看上去真不错，卢品。"卢品回答说："对，是身好行头，不是吗？一个普普通通、绝对受人尊敬的送丧的一流市内公司的初级职员。"他笑得很讽刺。

我听到从门厅处传来很嘈杂的声音，还听到卢品喊萨拉把他的旧帽子拿下来。我去了门道那里，看到卢品在大发脾气，拿一顶新的高顶帽又踢又踩。我说："卢品，孩子，你干吗？你真不像话！送给哪个穷人吧，他会高兴的。"卢品回答说："我才不会送给哪个穷人来侮辱他。"

他出了房门后，我拣起那顶踩坏了的帽子，看到里面有"波什专利产品"的字样。可怜的卢品！我可以原谅他。好像花了好几个钟头才到公司。波卡普先生让卢品去，卢品去见了快一个钟头。他回来时，我觉得他的样子垂头丧气。我说："哎，卢品，波卡普先生怎么样？"卢品又唱起那首歌："波卡普先生怎么了？他挺好！"我本能地觉得我儿子被录用了。我去找波卡普先生，可我说不出话。他说："哎，普特尔先生，什么事？"我的样子肯定像个傻子，因为我只会说："波卡普先生，您是个好人。"他看了我一会儿，说："不，普特尔先生，您才是好人，要是您的孩子仿效不了这么一个绝佳的榜样，那倒是奇怪呢。"我说："波卡普先生，我可以回家吗？我今天没法再工作了。"

我的好老板点点头，热情地握了我的手，我竭尽全力，才没让自己在出租马车上哭出来。事实上，要不是卢品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本来会哭出来。他在出租马车上跟一个胖子吵架，说那人占了太多地方。

晚上，卡丽请来了亲爱的老朋友卡明斯和他太太，还有戈英。我们都坐在壁炉旁，拿萨拉从杂货铺买的一瓶杰克逊·弗雷尔牌香槟酒来为卢品的健康干杯。我躺了几个钟头未能入睡，在想将来。我和我的孩子都在同一家公司——我们可以一起乘出租马车上下班，谁也说不准，但是久而久之，他可能对我们小小的家产生极大兴趣，也许帮我在这儿那儿钉个钉子，或者帮他亲爱的妈妈挂幅画。夏天时，他有可能在我们的小院子里帮忙种花，还帮忙把架子啊、花盆啊漆一漆。（顺便说一句，我得再买点瓷漆。）这些我都想了一遍又一遍，另外还有无数个快乐的想法。我听到钟点敲了四下，后来很快就睡着了，却又梦到三个快乐的人——卢品，亲爱的卡丽，还有我。

第十八章

有杆针尖式自来水笔用得麻烦。我们去了志愿者舞会，我在那里糊里糊涂地吃了顿高价饭。被出租马车车夫严重侮辱。收到一份去绍森德郡的可疑的邀请信。

四月八日。没什么重要的事，除了戈英强烈推荐一种新的针尖式自来水笔，专利产品，让我花了九先令六便士，这钱完全打了水漂，让我不停地恼火，动不动就发脾气。墨水漏出笔帽，把我手上搞得一团糟。有次在办公室，我正用手掌打桌子，好把墨水甩下来，波卡普先生刚刚进来，他喊道："别打了！我想是你吧，皮特先生?"那个小猴子皮特幸灾乐祸，很大声地回答说："不，先生，请原谅，是普特尔先生和他的自来水笔，整上午都这样。"更糟糕的是，我看到卢品坐在办公桌那儿笑。我想我最好什么也不说。我把那杆笔拿回铺子，问他们肯不肯收回，因为写不出字。我本来也没想着全价退钱，不过给一半也行。那人说他做不到——买和卖是两件不同的事。卢品在波卡普先生公司的行为堪称模范，我惟一担心的是坚持不了多久。

四月九日。戈英来串门，给我和卡丽带了份去参加由东艾克顿步枪队举办的舞会的请帖，他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因为东艾克顿的成员（威廉·格莱姆先生）已经答应参加。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他留下来吃晚餐，我觉得这次适合尝尝阿尔杰拉汽酒，那是（萨顿的）詹姆斯先生送给我的礼物。戈英呷了口这种葡萄

酒，说他以前从来没尝过这种酒，又说他的行事方针是只喝牌子更响亮的酒。我告诉他这是一位好朋友送的礼物，对礼物一定别过分挑剔，戈英开玩笑地说："可是也不会喜欢把它灌到嘴里呀。"

我觉得这话说得无礼，也谈不上有趣，可我自己一尝，觉得那样说也有几分道理。阿尔杰拉汽酒很像苹果酒，只是更酸。我说也许开瓶时"嘭"的那一下让它有了点酸味。他只是说："噢！我可不这样认为。"我们很开心地玩了扑克，不过我输了四先令，卡丽输了一先令，戈英说他输了六便士。考虑到玩扑克的除了他，就只有我和卡丽，他怎么会输，到现在我还没明白。

四月十四日，礼拜日。我想是因为天气变化无常，我醒来时有种感觉我脸上的皮肤绷紧得像面鼓。和特里尼夫妇——我们教区的，跟我们一起走回来——在我们的院子里转了一圈，我很生气地发现鹅卵石道上有一大张报纸，里面包着骨头，显然是邻居格里芬家的哪个小孩扔过来的。每次我们有朋友来，他家的小孩总要爬到他家储物间的空楼梯上，敲窗户，扮鬼脸，吹口哨，还模仿小鸟。

四月十五日。让伍切斯特辣酱油把舌头辣得很厉害，都是因为那个蠢女人萨拉把它放上桌子前猛晃瓶子。

四月十六日。今天晚上举办东艾克顿志愿者舞会。按照我的建议，卡丽穿上了她在市长官邸舞会穿过的那套很漂亮的衣服，因为我想到那既然是个与军事有关的舞会，波卡普先生——我

格里芬家的小孩扮鬼脸、吹口哨、还模仿小鸟

相信他是荣誉炮兵连的一名军官——很有可能到场。卢品用他一贯让人听不懂的话，说他听说这是个“包恩德[1]舞会”。尽管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可是也没问他。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这些说法，当然不会是在家里学的。

请帖上的时间是八点半，所以我想好了我们在一个钟头后到，那样就去得时间刚好，不会显得像詹姆斯太太所说的“落伍”。地点很难找——出租马车车夫得下几次车，去了一间又一间酒吧问德里尔堂在哪儿。我纳闷怎么会有人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好像谁也不知道怎么去。不管怎样，在上上下下走了几条照明不足的街道后，我们到了目的地。我根本没想到它会离霍洛韦那么远。我给了出租马车车夫五先令，他只顾发牢骚，说给半镑还嫌少呢，他竟然无礼得建议我下次参加舞会时坐公共马车。

迎接我们的是威尔卡特上尉，他说我们来得很晚了，不过总比不来好。他看上去是位很英俊的先生，可是如卡丽所说：“作为军官个头很矮。”他恳求不陪我们了，因为他答应陪别人跳舞，希望我们别拘束。卡丽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在房间内来来回回走了几趟，看人们跳舞。我没看到一个认识的人，不过把这归因于多数人都身穿制服。我们正要进晚餐室，我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接着是以握手表示欢迎。我说：“派吉先生，我想是吧？”他回答说：“没错。”

我让卡丽坐在一张椅子上，她旁边是位夫人，她马上跟卡丽一见如故。

---

[1] 原文为“bounder”，意为“粗俗的人”，“暴发户”。

桌子上的食品很丰盛，香槟酒、红葡萄酒等任饮，事实上，一切都好像做得不惜成本。我承认，我对派吉这个人不是很喜欢，可是我觉得很高兴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就邀请他坐到我们这桌。我得说对一个又矮又胖的人来说，他穿上制服样子不错，但是我觉得他的紧身短上衣后面很宽松。我去过的晚餐间只有这里人不挤，事实上只有我们在那里，大家都忙着跳舞。

我帮卡丽和她的新交——她说她的名字叫卢普金——倒了点香槟酒，也给自己倒了，然后把杯子递给派吉先生，让他也给自己倒。我说："你得照顾一下自己。"他回答说："没错。"他倒了半平底玻璃杯，为卡丽的健康干了杯。他嘴里一边说"为了她值得尊敬的丈夫和一家之主"，一边又干了一杯。我们都吃了几块特别棒的鸽肉饼，然后是冰冻甜食。

侍者很殷勤，问我们想不想再来点葡萄酒。我帮卡丽、她的朋友和派吉先生，还有刚从舞厅那边进来的几个人——他们很有礼貌——倒了一些。我想到也许有几位先生在市里认识我，因为他们那么有礼貌。我乐于助人，帮几位女士拿了冰冻食品，同时想起一句老话："对人礼貌没什么损失。"

乐队又开始演奏，让人跳舞，他们都进了舞厅。女士们（卡丽和卢普金太太）急于想看到别人跳舞，因为我还没吃好晚餐，派吉先生伸出胳膊让她们挽，陪她们去舞厅，要我也跟着去。我对派吉先生说："这真是场西区盛会啊。"对这句评论，派吉回答说："没错。"

我完完全全用了晚餐后，正要走，一直侍候我们的侍者拍拍我的肩膀来提醒我。我觉得在私人舞会上的侍者要小费不正常，但不管怎样，还是给了他一先令，因为他一直很殷勤。他微笑着

回答说："请原谅，先生，这样不好。"他指的是那一先令。"你们几位用了四份晚餐，每份五先令，五份冰冻食品，每份一先令，三瓶香槟酒，每瓶十一先令六便士，一杯红葡萄酒，那位矮个的先生还抽了根六便士的雪茄——总共三镑零六便士。"

我想我这辈子都没那么吃惊过，勉强告诉他我收到的是私人邀请，他回答说他完全明白，但邀请里不包吃喝。一位站在酒吧那里的先生确认了侍者的说法，向我保证他说得很对。

侍者说如果我有什么误解，他极为抱歉，可那不是他的错。当然，那时候除了付钱也没别的办法。我翻遍口袋，凑得快够了，还缺九先令，不过我给经理递上一张名片后，他说："行了。"

我觉得我这辈子还从来没受过这么严重的侮辱，决定不告诉卡丽这件不幸之事，因为那会完全破坏掉她正在开心度过的那个晚上。我觉得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再也没什么乐趣可言，而且时间也不早了。我找到了卡丽和卢普金太太。卡丽说她完全准备好要走，我们跟卢普金太太说"晚安"时，她问我和卡丽有没有去过绍森德郡，我说我好多年没去过了，她听了好心地说："哎，你们干吗不来住我们家？"因为她邀请得那么不容推辞，也看到卡丽想去，我们就答应下礼拜六会去拜访她，并一直待到礼拜一。卢普金太太说她明天会给我们写信，给我们地址和怎样坐火车的详细介绍等等。

我们出了德里尔堂后，雨下得很大，路面就像运河，我几乎不用说很难找到一个出租马车夫愿意拉我们去霍洛韦。等了一会儿后，有个人说他拉我们，不过只把我们拉到伊斯灵顿的"天使"酒馆，我们在那儿不费事就能找到一辆出租马车。那段路坐得让人着急，雨点敲打着窗户，马车里面往下淌水。

我们到了“天使”酒馆时，那匹马好像累坏了。卡丽下车跑进一个门道，到了该付钱时，让我如遭雷击的是，我想起来身上没有钱，卡丽也没有。我跟马车夫解释我们的遭遇，我从来没那么被侮辱过：马车夫——是个粗野的恶人，我觉得他也不清醒——把能想到的难听话全用到我身上，还一把抓住我的胡须，扯得我眼里有了眼泪。我记下了一个警察（他目睹了马车夫跟我动手）的编号，因为他对马车夫不管不问。那个警察说他不便插手，他没看到动手，还说没钱坐出租马车就是不对。

我们不得不在瓢泼大雨里走回家，几乎有两英里。回到家后，我记下了我跟马车夫的对话，一字不漏，因为我想给《电讯报》写信建议出租马车只应由政府管治下的人驾驶，以让市民免受叫人面上无光的侮辱以及暴行侵害，就像我不得不忍受的那样。

四月十七日。我们的蓄水池里又没水。请普特利来看，他说会很快修好，蓄水池是锌制的。

四月十八日。蓄水池里又有水了。萨顿的詹姆斯太太下午到，她和卡丽在客厅的壁炉那里挂了帘子，还在上面挂满了小玩具蜘蛛、青蛙和甲虫等，因为詹姆斯太太说那样很时髦。既然是詹姆斯太太的建议，当然总是她说什么，卡丽就做什么。至子我，我宁可壁炉保持原样。你看，我是个平常人，不会装着去赶什么时髦。

四月十九日。邻居格里芬先生来我家，用很让人讨厌的语气

指责我或者“有人”在他家的蓄水池上钻了个洞，把水引到并排的我们家的蓄水池。他说他会找人补好它的，并要我们付账。

四月二十日。卡明斯来串门，拄着一根手杖，脚步蹒跚，说他一礼拜卧床不起。当时他好像正要关位于楼梯上面尽头的卧室门，他不知道狗玩的一块软木卡到了门口，让它关不上；他在想把门猛带一下用力拉门时，把门拉手拉掉了，他往后倒滚下了楼梯。

卢品听了，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侧着身子冲出房间。卡明斯看样子很生气，说别人的脊梁几乎给摔断，这件事根本没什么可笑。尽管我疑心卢品在笑，但我向卡明斯保证他只是出去给一个他正等着的朋友开门。卡明斯说这是他第二次卧床不起，我们从来没让人去打听一下。我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卡明斯说：“《自行车新闻报》上提了。”

四月二十二日。我最近一再注意到卡丽在用一样工具打磨她的指甲，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哦，我在修指甲，现在很流行。”我说：“我想是詹姆斯太太灌输给你的吧。”卡丽笑着回答说：“对，不过现在大家都这样做。”

我希望詹姆斯太太别来我家了。她每次来，都往卡丽的脑子里灌进某种新鲜的垃圾点子。我觉得我最近肯定会告诉她我不欢迎她来。我敢肯定卡丽用白墨水在黑石板色的纸上写字是詹姆斯太太撺掇的。无聊！

四月二十三日。收到桑森德郡的卢普金太太的一封信，告诉

我们礼拜六坐什么火车，并希望我们会遵守诺言去她家住。信的结尾是："你们一定得来住我们家，我们的收费只相当于住皇家旅店费用的一半，但风景一点不亚于那里。"我看短信顶上的地址，发现是"卢普金家庭及商务旅馆"。

我写了封短信，说我们不得不"拒绝她好意的邀请"。卡丽认为写得很讽刺，而且写到了点子上。

顺便说一句，我再也不会在晚上挑布料花纹了。我在爱德华兹的铺里订了套用同样布料做的新套装，好在院子里穿，是在煤气灯下挑的花纹，看上去是稳重的椒盐色混合花纹，还有上下的白道道。今天上午送到家里了，让我万没想到的是，我发现这是套样子招摇的衣服。颜色很绿，还有些鲜黄色的道道。

我试了上衣，生气地看到卡丽在格格笑。她说："你说你要的是什么混合色呢?"

我说："稳重的椒盐色。"

卡丽说："哈，你要是想听实话，这看上去更像芥末色。"

第十九章

遇到老同学泰迪·芬思沃思。我们在他叔叔家安静地吃了顿饭，美中不足的是关于芬思沃思先生家的肖像，我犯了几个令人难堪的错误。关于梦的讨论。

四月二十七日。比平时在公司多耽搁了一会儿，我正匆忙赶路时，有个人拦住我说："喂！这张脸我认识。"我礼貌地回答说："很有可能，好多人认识我，不过我可能不认识他们。"他回答说："可是你认识我——泰迪·芬思沃思。"的确如此。他跟我上的是同一间学校，我有好多好多年没见过他了，怪不得我没认出！在学校时，他至少比我高一头，现在我至少比他高一头。他蓄着浓密的连鬓胡，几乎已经花白。他坚持请我喝杯葡萄酒（我从来不这样），还告诉我他在米德尔博勒住，他是那儿的副镇文书，跟伦敦的镇文书级别一样高，实际上还要更高一些。他又说他在伦敦待几天，住在他叔叔埃德加·保罗·芬思沃思（芬思沃思普特威尔那儿的）家。他说他肯定他叔叔见到我会开心得不得了，他叔叔有座漂亮的房子，沃特尼屋，从马斯威尔丘车站走路去几分钟就到了。我给了他我家的地址，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晚上，让我吃惊的是，他拿着芬思沃思先生写的一封信登门拜访，信写得很客气，说如果我们（包括卡丽）明天（礼拜日）下午两点钟能跟他们共进午餐，他会高兴的。卡丽不想去，不过泰迪·芬思沃思一再要我们去，我们就同意了。卡丽让萨拉去肉铺取消了我们订的半条羊腿，本来是为明天订的。

四月二十八日，礼拜日。我们发现沃特尼屋比原来想像的要远得多，钟敲两点的时候才赶到，两个人都感觉又热又不舒服。更糟糕的是，一条大牧羊狗扑过来迎接我们。它汪汪大叫，后腿站起扑向卡丽，让她的浅色裙子——那是她第一次穿——上面沾上了泥巴。泰迪·芬思沃思出来把狗赶开并道了歉。我们被让进客厅，里面装修得很漂亮。到处是小摆设，墙上挂了几个盘子。有几张挤牛奶的小木凳，上面有绘画；另外还有把白色的木班卓琴，是由保罗·芬思沃思先生的一个侄女——也就是泰迪的一位堂妹——上的油漆。

保罗·芬思沃思先生看样子是位相貌堂堂的老先生，对卡丽很有骑士风度。墙上挂了很多水彩画，多数画的是不同的印度风景，颜色很鲜艳。芬思沃思说那些画是由“辛普兹”所画，又说他自己根本不懂画的好坏，不过有过很权威的人告诉他这些画值几百镑，他买来时每幅只花了几先令，包括画框，是在家门口的一次大减价销售中买的。

那里还有幅很大的肖像，画框很漂亮，是彩色蜡笔画。它看上去是宗教主题，我对花边领子印象很深，看上去那么逼真，不幸的是我评论了一句，说那张脸的表情怎么让人看着不是很舒服，好像被拧过。芬思沃思伤心地回答说：“对，那张脸是去世后画的——是我的妻姐。”

我尴尬之极，真想找道地缝钻进去。我躬身道歉，情声说我希望我没伤害他的感情。我们都不出声地站着看这幅画，看了几分钟，后来芬思沃思先生拿出一条手帕说：“她去年夏天还坐在我们的院子里呢。”然后猛烈地擤鼻子。他好像很动感情，我就转过去看别的，站在一幅样子喜气洋洋的中年男人的肖像前，他是

个红脸膛，戴着草帽。我对芬思沃思先生说："这个样子快活的先生是谁？生活好像没怎么让他烦心呢。"芬思沃思先生说："对，没让他烦心。他也不在了——是我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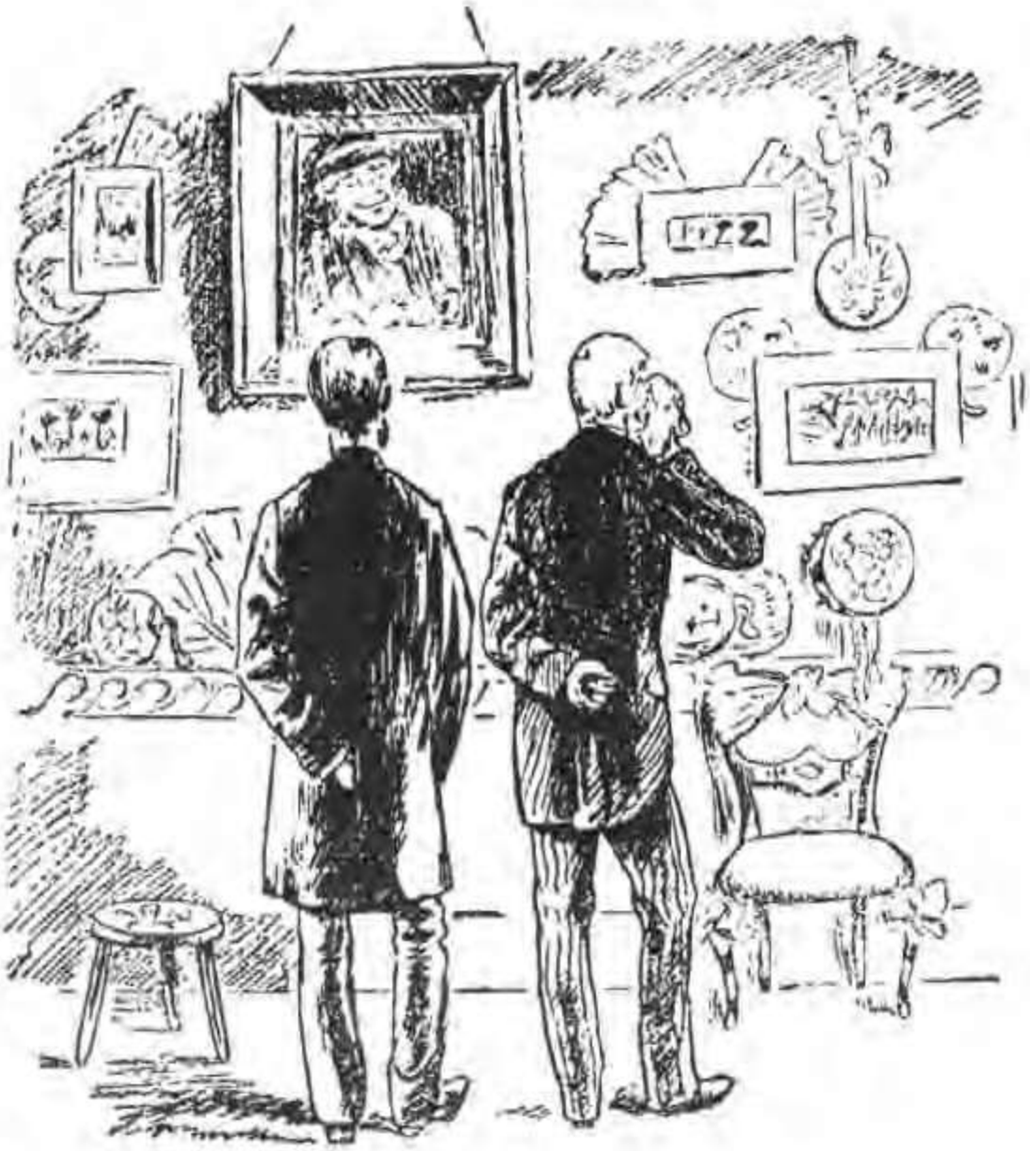
我对自己言语不慎完全不知所措，幸好这时卡丽和芬思沃思太太一起来了，芬思沃思太太刚才带卡丽上楼取帽子，还刷干净了她的裙子。泰迪说："肖特来晚了。"但就在此时，提到的这位先生来了，泰迪把我介绍给了他。泰迪说："你认识肖特先生吗？"我微笑着回答说我还没有这样的荣幸，不过希望不久就能认识肖特先生[1]。他显然没听明白我这句小小的俏皮话，尽管我重复了两遍，还笑了一下。我突然想起那天是礼拜日，肖特先生也许很讲究。

在这点上我猜错了，因为他餐后说的几句话根本不讲究。事实上，他有几句议论我很感不妥，就找机会跟芬思沃思太太说我担心她觉得肖特先生有时候有点让人难堪。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噢！你知道，他这样情有可原。"事实上我不知道，所以我抱歉地鞠了躬。我看不出为什么肖特先生应该情有可原。

用餐时让我恼火的另一件事，是那条曾经扑向卡丽的牧羊狗被允许待在餐桌下面。我每次一动脚，它就撕咬我的靴子。我很紧张，跟芬思沃思太太说起这条畜生，她说："它只玩这个。"她又一下子跳起来，放一条名叫比布斯的猎犬进来，这条猎犬难看无比，在那儿抓门抓了有一会儿。这条狗好像也喜欢上了我的靴子，后来我发现它把我靴子上的黑色全啃掉了。让人看到我穿这样的靴子，真让我面上无光。我得说，芬思沃思先生可算不上会安慰人，他说："哦！我们习惯比布斯对客人这样了。"

---

[1] 此处利用肖特的名字的双关含义（另一含义为"时间短"）说了句俏皮话。



“他也不在了。”

芬思沃思先生倒了些不错的葡萄酒，但我怀疑喝了啤酒再喝葡萄酒好不好。喝得让我有点想睡觉，喝的效果，也让肖特先生“情有可原”到了叫人担心的程度。气温在四月也算得上冷，客厅里生了火；我们围着壁炉坐在安乐椅上，泰迪和我滔滔不绝地聊起以前上学的日子，结果让所有别的人都昏昏欲睡。我心里高兴，就肖特先生而言，我们聊得对他确实有催眠作用。

我们一直待到四点才走，回家那段路走得极舒服，只是有几个蠢货看到我没打鞋油的靴子哈哈笑。回家我自己打了鞋油。晚上去教堂，几乎睡着了。我以后再也不喝了啤酒再喝葡萄酒。

四月二十九日。卢品让我难堪，我越来越见怪不怪，也不介意卡丽训斥我，因为我觉得她那样做有一定道理，可是妻子、儿子还有两位客人都来让我难堪，这可难以接受。

晚上戈英、卡明斯来串门，我忽然想起几天前的夜里做过的一个梦，想着可以跟他们讲讲。我梦到我看见一家铺子里有几块很大的冰，后面还有强光。我走进铺子，里面热浪滚滚。我发现那几块冰着火了。整个梦那么真实，那么超现实，我出身冷汗醒了。卢品以极为轻蔑的语气说：“真是胡扯八道。”

我还没回答，戈英就说世界上最最无聊的，就是别人的梦。

我请卡明斯评一评，可是他说他没法不同意别人的看法，我那个梦特别荒谬。我说：“我觉着好像很真实。”戈英说：“没错，你觉着，也许是，可我们没觉着啊。”这番话引得他们全哈哈大笑。

此前一直没说话的卡丽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跟我说他的破梦。"我回答说："很好，亲爱的，我保证再也不会跟你或者别人说我的梦，不管我活多久。"卢品说："听听，听听！"然后自个儿干掉了一杯啤酒。幸好转了话题，卡明斯念了篇极为有趣的文章，写的是自行车胜过马匹。

第二十章

在弗兰顷先生家吃饭并与哈德福·哈特尔先生见面。

五月十日。收到佩克汉姆的弗兰顷先生的一封信，请我们今天晚上七点钟跟他共进晚餐，以便和哈德福·哈特尔——一位很聪明的美国报纸作家——见面。弗兰顷为这么晚才通知而道歉，不过说他是最后时刻，才知道有两位客人爽约，他把我们当成老朋友，不会介意补这个缺。卡丽很不愿意接受邀请，可是我跟她解释弗兰顷很有钱，很有影响，我们得罪他不好。“我们肯定能吃顿好饭，喝杯好的香槟。”“你从来一喝就不舒服！”卡丽不客气地说，她的话我只当没说。弗兰顷先生要我们用电报答复。因为他的信里根本没提着装的事，我发去电报：“幸甚。着礼服否？”没署我们的名字，花不到六便士就发了报。

早点回到家里换礼服，我们收到电报让我们如此。我想让卡丽跟我在弗兰顷家见面，可她不肯，所以我得回家接她。从霍洛韦到佩克汉姆可真够远的！干吗有人要住得那么远？因为得换乘公共马车，我留的时间充裕——实际上，是太充裕了，因为我们六点四十就到了，据佣人说，弗兰顷才刚上楼换衣服。不过，他在钟敲七下的时候下来了，他衣服肯定换得很快。

我得说，这是次很出色的聚会，尽管我们自己谁也不认识，可他们好像都是很不一般的人。弗兰顷请了个职业侍者，显然不

惜花费。桌子上有几盏彩色小灯，灯周围还有花，我得说效果非凡。葡萄酒不错，香槟酒足量，关于那种香槟，弗兰顷说他自己认为是天下味道最好的。我们总共有十个人，人手一份菜谱。有位太太说她总是收藏菜谱，并请客人在背后签名。

我们都学她的样让人签名，除了哈特尔先生，他自然是贵客。

参加聚会的有弗兰顷先生，哈德福·哈特尔先生，塞缪尔·希尔巴特先生及太太，费尔德太太，波迪克夫妇，普赖特先生，R.肯特先生，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查尔斯·普特尔先生及太太。弗兰顷说他抱歉没有女士陪我入席，我回答说我情愿那样，我后来觉得这话说得很不给人面子。

用餐时，我坐在费尔德太太旁边。她好像是位消息灵通的太太，耳朵却很背，但不是太要紧，因为都是哈德福·哈特尔先生一个人说话。他是个知识分子风度十足的人，他说的话如果是别人说出来，就会很让人不安。我但愿能记下他精彩谈话的哪怕四分之一。我在菜谱上稍微记了几点以备忘。

有句议论让我觉得效果绝对突出——不过当然我不以为然。波迪克太太不巧说："您可真是不算正统啊，哈特尔先生。"哈特尔先生的表情奇怪（我现在还记得），他缓慢而声音洪亮地说："波迪克太太，'正统'是个夸张的用词，暗指顽固守旧。如果哥伦布和史蒂芬森[1]守正统，就不会发现美洲或者发明蒸汽机。"大家都很安静。在我看来，这种教训人的话绝对说得危险，然而觉得——

---

① 乔治·史蒂芬森（1781—1848），英国铁路的先驱，制造了第一辆实用蒸汽机车（1814年），并修建了第一条客运铁路（1825年）。

"'正统'是个夸张的用词。"

事实上我们肯定都觉得——他说得让人无可反驳。过了一小会儿，波迪克太太——她是弗兰顷的妹妹，充当女主人——从餐桌前起身，哈特尔先生说："怎么，女士们，这么快你们就不赏脸共坐了？我们先抽雪茄，你们干吗不等一下？"

这句话效果显著。有哈特尔先生在场妙趣横生，女士们（包括卡丽）根本不愿离去，就马上又坐下，大家都笑，还开点玩笑。哈特尔先生说："对了，这是个好现象，你们再也不会被侮辱性地称为正统了。"波迪克太太似乎是个很聪明而且机灵的女人，她说："哈特尔先生，我们到一半时再找你吧——也就是你们的雪茄吸了一半时。不管怎样，就是取其中庸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取其中庸"这几个字对哈特尔先生的效果，他在解释词语上聪明而且极为大胆，真让我担心。他的话大致如下："取其中庸，真是的。你们知道吗？'取其中庸'的意思是'可悲的平庸'。我说，要坐就坐一等舱，要么坐三等舱，娶个女公爵，要么娶她的厨房女佣。取其中庸指可尊可敬，而可尊可敬的意思是乏味。不是吗，普特尔先生？"

被点名询问，把我吓了一大跳，只得歉意地鞠躬，说我恐怕才智不足以贡献意见。卡丽正要说什么，可是被打断了，这让我挺高兴，因为她在论辩上不算机敏，而要想跟哈特尔这样的人讨论什么话题，可得是个特别机敏的人才行。

他又继续说了，雄辩得令人吃惊，这让他不受欢迎的观点也完全能够说服人："取其中庸跟庸俗的一半便好恰恰相当。一个喜欢喝香槟酒的觉得一品脱太少了，又不敢喝一瓶，转而喝加量的一品脱，这种人是建造不起布鲁克林桥或者埃菲尔铁塔的。不，他是个半心半意的人，一个折中的人——令人尊敬——事实

上，是个取其中庸的人，而且余生会住在一幢郊区小房子里，房子有灰泥面的柱廊，像一张有四根柱子的床架。”

我们都笑了起来。

“那种人，”哈特尔先生又说：“只会是个软弱的人，长着软胡子、软头，用挂上的领带。”

这似乎说得很有针对性，有两次我不由自主往衣橱那边看，因为我的确用的是挂上的领带，为什么不可以？这些话如果没针对谁，那可是说得很欠考虑。他接下来的议论也是，肯定让弗兰顷先生和他的客人很不舒服。我不认为哈特尔先生有意针对谁，因为他又说：“我们在这个国家不认识那种人，可是在我们美国的确有，我可不稀罕他们。”

有几次，弗兰顷建议应该把葡萄酒瓶在餐桌上轮流倒一圈，哈特尔先生听而不闻地继续往下说，似乎在演讲：

“我们在美国想拥有的，就是你们的家。我们生活在轮子上，你们简单而闲适的生活还有家，弗兰顷先生，都让人向往。不炫耀，不矫饰！我敢说，无论您是自己坐下来一个人进餐，还是邀请我们来共餐，您都不会在晚餐上换花样。您有自己的服务员——根本不用请来的侍者来呼气呼到您的后脑勺上。”

我看到弗兰顷先生听了，显然有退缩的样子。

哈特尔先生又说：“只是一顿分量不大的晚餐，有几样好东西，就像您今天晚上摆上来的。您不会让人去杂货铺买一瓶六先令的香槟来侮辱客人。”

我忍不住想到了杰克逊·弗雷尔牌香槟，一瓶才三先令六便士！

“事实上，”哈特尔先生说，“如果有谁真的去买那种酒，那他简直跟杀人犯没什么区别，那是懦夫的所作所为。那种人晚上待在家里，跟老婆玩多米诺骨牌来打发时间。我听说过这种人，我们不想让这种人混到这张桌来。我们这群人都是精挑细选的。我们也不稀罕耳朵背的老女人，她们听不懂有思想的谈话。”

我们的眼睛都转向费尔德太太，她幸好因为聋，听不到他的话，而是继续赞许地微笑。

“在弗兰顷先生的桌子上，”哈特尔先生说：“我们也没那种不开眼的、轻浮的家庭主妇，她们去参加在贝斯沃特街举办的二流舞会，就幻想自己进入了社交界。社交界不认识她，根本不稀罕她呢。”

哈特尔先生有一小会儿没说话，趁此机会，女士们都站起身。我小声向弗兰顷先生告辞，因为我不想错过最后一班火车，顺便说一句，我们几乎没搭上这趟车，都是因为卡丽把她出来时戴的那顶布制小鸭舌帽放错了地方。

我和卡丽到家时已经很晚，不过进客厅时，我说：“卡丽，你觉得哈德福·哈特尔先生怎么样？”她直截了当地说：“真像卢品！”我在火车上时，也有过同样的想法。这个比较让我半个晚上没睡着觉。当然，哈特尔先生是个又老又有影响的人，可他的确像卢品，让我想起卢品再长大些而且更有影响后，他会多么危险。从某些方面说，想到卢品的确像哈特尔先生让我感到自豪。卢品像哈特尔先生一样，有属于自己的，而且有时候是精彩的意见，然而正是那些意见很危险，要么成就一个人，要么毁掉一个人。我总觉得过简单纯朴的生活更快乐。我相信我快乐，因为我没野心。不管怎样，我觉得卢品自从在波卡普先生的公司里做事，已经心满意足地安顿下来，并以父亲为榜样。这让人感到安慰。

第二十一章

卢品被开除。我们遇到很大麻烦。卢品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薪水可观。

五月十三日。发生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波卡普先生的公司开除了卢品。我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写日记。我上礼拜六没上班，二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请病假。我想是吃哪块龙虾中了毒。波卡普先生偏偏也没上班，我们最重视的客户克罗比林先生大发雷霆地来到公司，说不跟我们做生意了，我的孩子卢品不单竟然腆着脸接待他，而且向他推荐了吉尔特森父子有限公司。以我的愚见，尽管我不得不要批评自己的儿子，可这确乎是背叛行为。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波卡普先生写的一封信，通知我卢品没必要来上班了，并想在十一点钟见我。我怀着一颗痛苦的心来到公司，害怕跟波卡普先生见面，我还一直没跟他谈。我早晨根本没见到卢品，到我要走时，他还没起床，卡丽说我去打扰他根本没好处。在公司里，我心神不定得没法好好工作。

如我所料，波卡普先生请我去，下面的对话是按我记忆所及记下的：

波卡普先生说："上午好，普特尔先生！这件事很严重。我就不多说解雇您儿子这件事了，因为我知道我跟他迟早要分道扬镳。这家公司有年头，有影响，地位很高，我是这里的头，等我考虑进行经营变革的时机已到，我自己会做的。"

我看得出我的好老板有点动了感情，我说："先生，我儿子擅自插手，我希望您不会想着我哪怕有一点赞同吧?"波卡普先生从座位上起身抓住我的手说："普特尔先生，我怀疑您就等于怀疑我自己。"我十分激动，百感交集中，为表示我的谢意，我差一点就要称他为"宽宏大量的老人"。

幸好我及时控制住自己，说他是位"宽宏大量的好老板"。我对我的举动真是难以解释，那就是我坐下来，而让他站着。当然，我马上起来，可波卡普先生要我坐下，我很乐于从命。波卡普先生又说："您能理解，普特尔先生，我们公司的崇高地位不允许我们向任何人低头。要是克罗比林先生选择把他的事交给别人——我也许可以加一句，给没那么有经验的人——我们不会低头再去恳求他跟我们做生意。""您**不能**那么做，先生。"我愤慨地说。"一点没错，"波卡普先生回答说，"我不**会**那样做。可是我在想，普特尔先生，克罗比林先生是我们最重视的主顾，我甚至可以跟您交个底——因为我知道这话不会再传到别人那里——我们不是很能承担失去他的后果，特别在这种时候，不是很景气。哎，我想您可以做点工作。"

我回答说："波卡普先生，我会没日没夜为您工作。"

波卡普先生说："我知道您会。哎，我想请您自己这样做：您也许可以写封信给克罗比林先生——当然，您一定别让他猜想我对您这样做知道哪怕一点点——跟他解释您儿子只是作为职员被雇佣的——事实上很没经验——是出于公司对您，普特尔先生的尊敬才雇佣的，这当然也是事实。我不是建议对您儿子的行为，您的用词应该过于强烈；不过我也许可以加一句，如果他是我儿子，我会骂他竟敢插手，决不轻描淡写。这件事我留给您去

做。我想结果是克罗比林先生会看到他的愚蠢举动有何影响，我们的公司就既不会有失尊严，也不会业务受损。”

我不禁想到波卡普先生真是位高尚的绅士，他的态度和说话方式似乎让我因为心生尊敬而激动难抑。

我说：“我寄出前，您想看看吗?”

波卡普先生说：“噢不！我最好不看。我按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且我对您完全有信心。您一定要小心地写信。我们不是很忙，您最好明天上午不上班，或者您想的话，整天也可以。我自己明天一天都会在这儿，事实上整个星期都是，以防万一克罗比林先生来拜访。”

我回到家里高兴了一点儿，不过我留话给萨拉说我没法见戈英和卡明斯，事实上谁也没法见，如果他们晚上来串门的话。卢品戴着一顶新帽子进小客厅待了一会儿，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我没心情看帽子好坏，也觉得他不应该买顶新帽子。卢品随随便便地回答说：“我没买，是别人送的。”

我现在对卢品抱有很大的怀疑，不怎么想问他什么，因为我很害怕答案，不过他为我省了这个麻烦。

他说：“我遇到了一个朋友，老朋友，我当时没怎么认为他是个朋友，不过没关系。因为他聪明地说：‘不管谈恋爱还是打仗，做什么都不能说不公正。’没理由我们不应该仍然是朋友。他是个见多识广、很不错的人，跟波卡普那种自鸣得意的傻瓜很不一样。”

我说：“嘘，卢品！请别伤害了人还要来侮辱。”

卢品说：“你什么意思，我伤害了人？我再说一遍，我没伤害谁。克罗比林只是对一家死气沉沉、顽固守旧的公司厌烦了，是

他自己要换。我只是公事公办推荐了那家公司——老不赖的比斯[1]！”

我心平气和地说：“我不明白你的俚语，在我的有生之年，也不准备学。所以，卢品，我的孩子，我们不谈这件事吧。我会，如果这能让你高兴，我会努力对你的新帽子奇遇感兴趣。”

卢品说：“咳！没什么，只是他结婚后我一次也没见过他，他说他很高兴见到我，并希望我们是朋友。我请他喝了一杯酒来巩固友谊，他送了我一顶帽子——他自己的一顶。”

我很不耐烦地说：“可是你还没告诉我你老朋友的名字呢。”

卢品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噢！我没有吗？嗯，我告诉你吧，是默里·波什。”

五月十四日。卢品下来得晚，看到我整个上午都在家里，问为什么。我和卡丽都认为最好不跟他提我正在写的那封信，所以回避了这个问题。

卢品出去了，说他要去市里跟默里·波什吃饭。我说我希望波什先生会给他一份工作。卢品笑着出去了，说：“我不介意戴波什的一口价帽子，可我不会去卖。”可怜的孩子，我看他完全是不可救药。

给克罗比林先生写信花了几乎一整天，有一两次我让卡丽出主意，尽管这样说好像不领情，可她的建议没一条说到点子上，有一两条绝对是愚不可及。当然，我没这样跟她说。我写好了信，带到办公室给波卡普先生看，可是他再次说他信任我。

---

① “比斯”的原文“biz”为“business”（事务，事情）的俚语说法。

戈英晚上来串门，我没法不告诉他卢品和波卡普先生的事。让我吃惊的是，他很倾向帮卢品说话。卡丽也来说这件事，说她觉得我对这件事看得过于悲观了。戈英拿来一瓶马德拉白葡萄样品酒，一品脱装，别人送他的。他说这酒可以消愁，我敢说要是再多一点的话，就有这样的效果了，可是因为戈英自个儿倒了三杯喝，让我和卡丽没多少来消愁。

五月十五日。极为焦虑的一天，因为我想克罗比林先生的信随时会到。晚上送来了两封信——一封给我的，信封背面用很大的金红色字体印着“克罗比林公馆”，另外有封给卢品的信，我想拆开看看，因为上面有吉尔特森父子有限公司的字样，也就是卢品推荐的那家公司。我拆开克罗比林先生的信时浑身发抖。我给他写了十六页，密密麻麻，他只给我写了不到十六行。

他的信是这样写的：“先生，我完全不同意您的看法。您的儿子五分钟的谈话，表现出来的智慧比你们公司在过去五年内表现出的还要多。您忠实的，吉尔伯特·E.吉勒姆·O.克罗比林。”

我该怎么办？这封信我不敢拿给波卡普先生看，也决不能给卢品看。危机还在后头呢：卢品回到家里，拆开给他的那封信，给我看一张二十五镑的支票，那是因为向克罗比林先生推荐那家公司的佣金，克罗比林先生显然永远不可能跟波卡普先生做生意了。卡明斯和戈英都来串门，都为卢品说话。卡明斯甚至说卢品以后还会扬名。我想我当时心里不痛快，因为我只是问：“好吧，不过是什么样的名呢？”

五月十六日。我告诉了波卡普先生那封信的内容，把信里的语气缓和了一下。波卡普先生说："请别谈这件事了，结束了。您的儿子会自作自受的。"我晚上回到家里，一边在想卢品毫无希望的将来。我发现他身穿晚礼服，得意洋洋。他把一封信扔到桌子上给我看。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读到吉尔特森父子公司毫无疑问雇佣了卢品，工资为一年两百镑，外加其他福利。我把这封信通读了三遍，想着一定是写给我的。可是你看——卢品·普特尔——一清二楚。我没出声，卢品说："波卡普现在出什么价钱？你听我的点子，总督，'开了'波卡普，黏住吉尔特森吧，大有前途的公司！波卡普的公司？僵化的假人，已经故步自封了多年，现在还往后退呢。我想往前走。事实上，我得走人了，因为我今天晚上要跟默里·波什一起吃饭。"

兴高采烈之下，他用手杖敲了一下他的帽子，像打仗似的大喊一声"哦哈哈"，跳上椅子，没礼貌地把我的头发揉乱盖住了整个前额，然后就冲出了房间，让我没机会提醒他他的年龄和对父母应有的尊敬。戈英和卡明斯晚上来坐，为卢品的事向我祝贺，的确让我心情好了些。

戈英说："我总说他会发达的，还有，记住我的话，他脑子里的东西比我们三个人加起来的还要多。"

卡丽说："他是哈德福·哈特尔第二。"

第二十二章

珀西·埃德加·史密斯·詹姆斯少爷。（萨顿的）詹姆斯太太再来拜访我们，并带来了“降神会”。

五月二十六日，礼拜日。我们午饭后去萨顿跟詹姆斯夫妇共用肉食茶点。我没胃口，两点钟才吃的午餐，饱得很。整个晚上都让小珀西——他们的独子——破坏了——他好像是个完全被宠坏的小孩。

有两三次，他走到我面前有意踢我的胫骨。有一次踢得我眼里有了泪水。我和气地跟他说别那样，詹姆斯太太说："请别责骂他。我认为对小孩子太严厉不好，会破坏他们的性格。"

小珀西这时喊了一声，震耳欲聋。卡丽想让他安静下来时，他一巴掌打了卡丽的脸。

我很生气，就说："我看孩子不是这样养的。"

詹姆斯太太说："每个人对怎样养孩子的想法都不一样——就算你的孩子卢品，也不是个完美的典范嘛。"

一位迈兹尼先生（我想是个意大利人）这时让珀西来到他跟前，这孩子又是扭身子，又是踢，挣开了迈兹尼先生，他说："我不喜欢你——你脸脏。"

一位很和蔼的先生伯克斯·斯普纳先生抓住这个孩子的手腕说："过来，亲爱的，听听这个。"

他从链子上取下怀表，让他的表敲响六下。

珀西·埃德加·史密斯·詹姆斯少爷

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是，这孩子从他手里一把抢过去，像玩球一样把它往地上砸。

伯克斯·斯普纳先生脾气极好，他说他不难找到一块新玻璃安上，他认为机件没坏。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真所谓见仁见智：卡丽说这孩子的确脾气坏，可是他的模样弥补了这个缺陷，因为在她看来，他无疑是个漂亮的孩子。

我可能错了，可是我想我还没亲眼见过哪个孩子比他更丑。这是**我的**看法。

五月三十日。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听说萨顿的詹姆斯太太要来我家，我从来没有一点高兴劲儿。她又来待几天。我今天正要上班时，对卡丽说："**我**希望，亲爱的卡丽，我能够比我现在更喜欢詹姆斯太太一些。"

卡丽说："我也希望，亲爱的，不过既然这么久我都要忍受粗俗的戈英先生，还有人好，却是最没意思的卡明斯先生，我肯定你不会介意詹姆斯太太偶尔来住一下。她小指头里面的智慧，都比你的两位朋友全身的智慧多呢。"

卡丽对**我**这两位亲爱的老朋友大肆攻击，让我完全大吃一惊，什么话也说不出。因为听到公共马车来了，我匆忙吻她一下就走了——也许有点太匆忙了，因为我的上嘴唇碰到了卡丽的牙齿，碰了个小伤口，后来有一个钟头时间很疼。晚上我回到家里时，发现卡丽在人神地读一本关于招魂术的书，这本书叫《不存诞生》，作者为弗洛伦斯·辛格利特。**我**几乎不用提，这本书是萨顿的詹姆斯先生寄给卡丽看的。因为她除了她那本书别的什么都

不谈，后来的时间，我都花在把楼梯地毯换地方上了，它的边上开始显出磨损的样子。

詹姆斯太太来了，跟以往一样，整个晚上全都由她安排。我发现卡丽和她在为办“桌仙”做准备，我想我真的该表明立场。我对这种胡闹一直特别瞧不上眼，几年前，卡丽在我们以前住的房子里和可怜的富斯特斯太太（她现在已经不在了）曾经每天晚上都做降神会，我早就禁止这样做了。要是我能看出有什么用，那我无所谓。既然以前我就制止过这种事，我决定这次还要这么做。我说：“很抱歉，詹姆斯太太，可我完全不赞成这件事，而且事实上，我今天晚上要接待我的老朋友。”

詹姆斯太太说：“你是说你还没读过《不存诞生》？”我说：“对，我也不想读。”詹姆斯太太似乎感到惊讶，她说：“这本书可是风靡全球啊。”我聪明地回答说：“随便吧，不管怎么样，全球总算还有一个理智的人。”

詹姆斯太太说她觉得我很苛刻，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有偏见，就永远不可能发明电报或者电话。

我说那很不一样。

詹姆斯太太尖刻地说：“请问，在哪些方面——在哪些方面说？”

我说：“在很多方面。”

詹姆斯太太说：“好，就说一个方面吧。”

我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请原谅，詹姆斯太太，我拒绝讨论这件事，没兴趣。”

这时，萨拉开门让卡明斯进来，让我高兴，因为我觉得会让愚蠢的“桌仙”一事收场。可我完全搞错了，因为又提到这件事

时，卡明斯马上说他对招魂术极其感兴趣，不过他得承认他不是很信，但也愿意被别人或者事实来说服。

我完全拒绝参与，结果是他们不管我在场就进行了。我让他们三个人在小客厅里围着小圆桌坐，他们把它从客厅里搬了过来。我走到门厅那里，最终决定去稍微散下步。我打开门时，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戈英！

听了在干嘛后，他建议我们应该也去跟他们坐成一圈，他会进人恍惚状态。他又说他**知道**关于卡明斯这家伙的一点事儿，也会**想出**詹姆斯太太的一点事儿。因为知道戈英有多危险，我一口拒绝让他参加这种愚蠢的表演。萨拉问我她可不可以出去半个钟头，我同意了，想着我和戈英坐在厨房里比坐在寒冷的客厅里舒服。我们谈了很多卢品和默里·波什夫妇的事，卢品那天晚上照样跟他们一块儿过。戈英说："我说，要是波什这家伙伸了腿，对卢品倒不是件坏事。"

我心里因为极度反感而跳了一下，我对戈英拿这种话题开玩笑而严厉地批评了他。夜里一半时间在醒着想这件事——另一半时间就同一件事做噩梦。

五月三十一日。我给洗衣娘写了封语气严厉的信。我对这封信很满意，因为我觉得写得很挖苦人。我说："你送回来的手帕掉了颜色，也许你要么可以把颜色还回来，要么把买手帕的钱还回来。"我很想知道她会怎么说。

晚上又办"桌仙"。卡丽说某种程度上，昨天晚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应该再次坐下来。卡明斯来了，似乎感兴趣。我点着了客厅里的煤气灯，拿了折梯，修理了一处檐板，我一直看着那里

不顺眼。我脑子里一轻率——如果我可以用这样的说法——把正在做降神会的小客厅上面的地板用锤子很响地敲了两下。我后来感到后悔，因为这是种可笑和蛮干的行为，戈英或卢品才会这样做。

然而，他们根本没提这件事，不过卡丽宣布有个信息通过桌子传递给了她，是一番精彩的描述，关于我跟她几年前认识的某个人，别人根本不认识。

我们睡觉时，卡丽要我赏脸明天参加，就算看在她的面子上。她说我显然很不友好，不合群。我答应参加一次。

六月一日。晚上，我不情愿地坐到那张桌子前，我得承认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我认为是巧合，然面还是奇怪。例如，那张桌子老是歪向我，卡丽解释这是要求我应该问桌仙一个问题。我遵守了规则，问桌仙（自称名叫莉娜）能不能告诉我我心里想着的一个老姑妈的名字，我们以前叫她玛吉姑妈。那张桌子拼出了“凯特”，我们完全不明所以，直到我忽然想起她的第二个名字是“凯特琳”，桌子想拼的显然是那个名字。我想就连卡丽也不知道，不过就算她知道，她也根本不可能作弊。我一定得承认那很古怪。又发生了几件别的事，我同意参加下礼拜一的降神会。

六月三日。洗衣娘来过，她说她对手帕的事很抱歉，并退了九个便士。我说，因为彻底退了色，手帕完全洗坏了，九便士还不够。卡丽回答说那两块手帕原先只值六便士，因为她记得是在霍洛韦的博马舍商店买的减价品。那样的话，我坚持退洗衣娘三便士。卢品去波什夫妇家住几天，我得说这件事让我操心得很，卡丽说我操心得可笑。波什先生很喜欢卢品，可卢品毕竟还是个孩子呢。

晚上，我们又办了台降神会，从某些方面讲，这台降神会很不一般，不过一开始有点让人怀疑。戈英来串门，卡明斯也来了，恳求加入我们坐成一圈。我想反对，可是詹姆斯太太——她好像是个不错的灵媒（也就是说，如果有点道理的话）——觉得如果戈英加入，有可能多点儿精神力量。我们五个人就坐下了。

我一灭掉煤气灯，我的手几乎还没放到桌子上，它就猛烈地摇晃并倾斜，开始向房间另一侧移动。戈英喊道："乖乖，噢！稳住，伙计，稳住！"我告诉戈英他再不老实，我就会点亮煤气灯，结束这台降神会。说实话，我想是戈英在捣鬼，我也这样暗示了，可是詹姆斯太太说她经常见到桌子腾空而起。桌仙"莉娜"又来了，说了三四遍"警告"，并拒绝解释。詹姆斯太太说"莉娜"有时候顽固。她经常表现得那样，最好送走她。

然后她猛敲桌子，并说："去吧，莉娜，你让人讨厌。去吧！"我想我们坐了几乎三刻钟，却什么也没发生。我的手感觉很冷，就建议我们结束这台降神会。卡丽和詹姆斯太太还有卡明斯不同意这样做。在十分钟左右时间里，桌子有点侧向我。我让它拼字母，它拼出了"蒙人"。因为我听到戈英和卢品都用过这个词，而且我能听到戈英在压低声音笑，就直接指责他推桌子。他否认，不过我得遗憾地说我不相信他的话。

戈英说："也许它指的是'幽灵'，一个鬼。"

我说："你知道它根本没那个意思。"

戈英说："噢！很好——对不起我'说话'了。"然后就站了起来。

谁也没注意这句差劲的俏皮话[1]，詹姆斯太太建议他应该在旁边坐一会儿。戈英同意了，就去坐在扶手椅里。

桌子又开始动起来，要不是戈英蠢得来打岔，我们本来可以办一台精彩的降神会。在回应卡丽要求以字母作答时，那张桌子拼出了“尼普”，然后又拼了三次“警告”。我们想不出这是什么意思，直到卡明斯指出“尼普”是“卢品”一词倒着拼。这很让人激动，特别是卡丽，说她希望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

詹姆斯太太问桌仙的名字是不是“莉娜”，桌子明确地回答说：“不是”，然后桌仙就不肯透露他或者她的名字。后来我们得到一则信息：“尼普会很有钱。”

卡丽说她感到如释重负，可是“警告”一词又拼了出来。桌子开始猛摇。詹姆斯太太向桌子很柔和地说了话之后，桌仙开始拼自己的名字，一开始拼的是“喝”。

戈英说：“哈！这个我更在行。”

我要他安静，因为名字可能还没写完。

那张桌子拼出了“水”。

戈英这时又插话，说：“哈！那我可不在行。要说的话，是在外面，而不是在里面。”

卡丽要他安静。

桌子拼出了“上尉”，让我们吃惊的是，詹姆斯太太喊了出来：“德林克沃特[2]上尉，是我爸爸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死了好多年。”

---

① 前面戈英的话里利用了“spook”的双关意义，一是“speak”（即“说话”的过去式），一是“幽灵”之意。

② 即“喝水”一词的音译。

这更有趣了，我忍不住想，说到底，招魂术必定有些道理。

詹姆斯太太要桌仙解释“警告”的含义，因为它用在“尼普”身上。桌仙又给出了字母，我们得到了“扯淡”这个词。

戈英这时嘀咕道：“这就对了。”

詹姆斯太太说她不认为桌仙是那个意思，因为德林克沃特上尉是位如假包换的绅士，不会用这个词来回答女士的问题，所以又要桌仙用字母回答问题。

这一次，桌子清清楚楚拼出了“波什”，我们都想到了默里·波什太太和卢品。卡丽有点不好受，因为已经晚了，我们就不再坐成一圈。

我们商量好明天再做一台，因为明天是詹姆斯太太在市里待的最后一夜。我们也坚决不让戈英来参加。

卡明斯在走之前，说它当然有趣，不过他希望桌仙会说说跟他有关的什么话。

六月四日。很期望今天晚上的降神会，白天在公司里也想了一整天。

我们刚在桌子前坐下，戈英不敲门就进来了，让我生气。

他说：“我马上就走，不过我带来一个封了口的信封，我知道我可以放心地交给普特尔太太。这个封了口的信封里有一张纸，我在上面问了个简单的问题。桌仙答得出的话，我就会相信招魂术。”

我不惜冒犯他，说那也许不可能。

詹姆斯太太说：“噢不！桌仙经常遇到这种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答问题——甚至让人们在锁起来的石板上写字，很值得试

试。‘莉娜’情绪好的话，肯定会回答。”

戈英说：“好吧，那样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坚定的信徒。我也许会在九点半左右或者十点钟再来，听听结果。”

然后他就走了，我们坐了很长时间。卡明斯想知道他操心的某件事怎么样，可是他根本没得到答案或任何说明——因此，他说他很失望，还说他想桌仙没多少道理。我觉得他这样很自私。这场降神会跟昨天晚上的很相似，实际上几乎一样，我们就提到了戈英的那封信。“莉娜”过了很长时间才回答，最后却拼出了“玫瑰，百合和奶牛”。这时桌子晃得很厉害，詹姆斯太太说：“如果那是德林克沃特上尉，我们也让他来回答好吗？”

桌仙的确是上尉，而且最奇怪的，他给了一模一样的答案：“玫瑰，百合和奶牛。”

我无法描述卡丽打开封印时的兴奋感，或者我们在读到里而的问题时多么失望，桌仙给的答案牛头不对马嘴。那个问题是：**“老普特尔有几岁？”**

这让我完全下了决心。

就像几年前我就反对招魂术那样，这次我还会反对。

我通常很平易近人，然而不得不选择时，也会寸步不让。

我一边点亮煤气灯，一边缓慢地说：“这是最后一次在我家里这样胡闹。遗憾的是，我让自己参与了这种如此无聊的活动。即使有任何意义——我怀疑——也根本不是在好的方面，我再也不允许这样做。够了。”

詹姆斯太太说：“我想，普特尔先生，你很是过分——”

我说：“安静，夫人。我是这个家里的主人——请理解我。”

詹姆斯太太说了一句话，我真的希望我听错了。当时我愤怒之极，对她说什么听得不是很清楚，可是如果我以为她说的，就是她所说的，她就再也不能踏进我这个家。

第二十三章

卢品搬了出去。我们去他的新公寓吃饭，听到非同寻常的消息，关于默里·波什先生的财产。见到莉莲·波什小姐。哈德福·哈特尔先生请我去。重要。

七月一日。在翻看我的日记时，我发现上个月没发生一件重要的事。今天卢品从家里搬了出去，他在贝斯沃特街租了套配有家具的公寓，离他的朋友默里·波什夫妇近。那套公寓一礼拜的租金为两几尼[1]，我觉得这对卢品来说奢侈之极，因为那是他薪水的一半。卢品说一个人住好地段永远不会有损失，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布里克菲尔德台地有点儿“掉”，他指的是不是“遥远”，我不知道，我早就不再费劲猜他的古怪说法。我说那里的邻里关系对他父母来说够好的了，他的回答是：“这不是个好坏问题，而是没什么意思，我可不准备在郊区糟蹋掉自己的生活。”

他搬出去让我们感到遗憾，可是也许他自个儿会过得更好，他说老马和小马拉不了同一驾车，也许有点道理。

戈英来串门，他说这座房子里似乎很安静，就像以前的时候。他很喜欢卢品少爷，不过卢品偶尔会免不了吃一样亏——年轻。

---

① 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

七月二日。卡明斯来串门，脸色很苍白，说他又一次病得很厉害，当然没一个朋友到过他跟前。卡丽说她从来没听说，他听了便往桌子上摔下一份《自行车新闻报》，上面有如下一段："我们遗憾地听说大家喜欢的自行车手卡明斯先生（'高个儿'卡明斯）在拉伊道遇到一桩本来会很严重的事故。有个顽皮的男孩把一根棍子扔到后轮的辐条中间，车子翻倒，让我们的三轮车手兄弟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幸好，他伤得还没有吓得那么厉害，可是我们在奇福德的餐会上——有很多会员出席——想念他那张快活的脸。我们广受欢迎的副会长韦斯特罗普先生——自行车王子——提议我们为'高个儿'卡明斯干杯，他以最令人开心的风格，说这件事是'穿越麦田'[1]，可是幸好'轮子比伤心'多。这句俏皮话让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都说我们感到很抱歉，并极力要求卡明斯留下来吃晚饭。卡明斯说现在就像以前卢品没在家的时候，让他感觉好多了。

七月三日，礼拜日。下午，我正从打开的小客厅窗户望出去，一辆豪华马车停在我们的门口，驾车的是位女士，坐在她旁边的是位先生。因为不想被看到，我很快把头缩进来，猛地把后脑勺撞到了窗扇的尖棱上，我几乎被撞晕。前门那里传来两下响亮的敲门声。卡丽匆忙冲出客厅上了楼，我也跟她去了，因为卡丽以为是波卡普先生，我则以为是弗兰顷先生。我隔着楼梯扶手悄悄跟萨拉说："让他们进大客厅吧。"萨拉说，

---

① 此处利用卡明斯的名字及拉伊（Rye）道的双关意义说了句俏皮话。

因为百叶窗没打开，里面会有霉味。又传来砰的一声敲门声，我悄声说："那让他们去小客厅吧，就说普特尔先生马上下来。"我换了上衣，可是没办法收拾我的头发，因为卡丽正占着镜子用。

萨拉上来了，说那是默里·波什太太和卢品先生。

我们大大松了口气。我和卡丽一起下去，卢品一见面就对我说："我说，你干吗从窗户那儿跑掉？我们吓坏你了吗？"

我愚蠢地说："什么窗户？"

卢品说："噢，你知道的。把它关上吧。你看上去就像在玩木偶戏。"

卡丽问他们想来点什么时，卢品说："噢，我想戴西可以喝杯茶，我可以喝点白兰地加苏打水。"

我说："恐怕我们没苏打水了。"

卢品说："别麻烦了。你可以出去拉住马，我想萨拉不知道怎么拉。"

他们只待了很短一阵子，正要走时，卢品说："我想让你们下星期三都来跟我们一起吃饭，看看我的新地方。默里·波什两口子，波什小姐（默里的妹妹）会来。八点整，没别人。"

我说我们不假装是时髦人士，想早点吃饭，因为八点太晚了，我们还要回来呢。

卢品说："瞎扯！你们一定得习惯。要是那么晚的话，我和戴西可以驾车送你们回来。"

我们答应去，可是我得说以我的浅见，波什太太和卢品之间用随便的称呼，这件事该受指责。谁都会觉得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呢。我肯定不会同意一个只认识半年的熟人叫我的妻子"卡

丽”，还让我的妻子跟他出去。

七月四日。卢品住的地方看着很不错，可是那顿饭我想有点太丰盛了，特别因为他一开始就让大家喝香槟。我也认为卢品应该告诉我们，他和默里·波什夫妇以及波什小姐会穿全套晚礼服。因为知道那顿饭只有六个人参加，我们根本没想到穿礼服去。我没胃口。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已经足有八点二十了。如果是在六点钟，我就会好好吃一顿了，当时我饿坏了，吃了点抹黄油的面包，我想那有几分坏了我的胃口。

我们被介绍给波什小姐，卢品称她为“小女孩”，似乎已经认识她有几十年。她个子很高，姿色平平，我想她的眼睛周围画了点眼影。我希望是我错了，可她的头发很是金黄，眉毛却是黑色的。她的样子像有三十岁上下。我不喜欢她老是嘻嘻哈哈的，对卢品又拍又掐。还有她的笑声就像尖叫，直刺我的耳膜，更让人恼火的是，根本没什么好笑的。我和卡丽对她都没好感。他们吃完饭都吸烟，包括波什小姐，她说了一句话，让卡丽吓了一跳：“你难道不吸烟吗，亲爱的？”我替卡丽回答说：“查尔斯·普特尔太太还没到那个程度。”波什小姐一听到，又刺耳地笑了起来。

波什太太唱了十几首歌曲，我只能重复我以前说过的话——她没有唱对调，可是卢品坐在钢琴旁边，一直盯着她的眼睛。如果我是波什先生，我想我得说说这件事。波什先生对我们很亲切，最后用他的马车送我们回来，我觉得这件事做得很大度。显然他很有钱，因为波什太太有几件漂亮的首饰，她告诉卡丽单是她的项链——她丈夫送她的生日礼物——就值三百镑。

"小女孩"

波什先生说他对卢品极为看好，认为他很快就要飞黄腾达。

我忍不住想到波什先生在卢品的建议下，投资帕拉奇卡氯酸盐公司的股票而损失的六百镑。

那天晚上，我有机会跟卢品说话，我说我希望波什先生没有过得入不敷出。

卢品嗤之以鼻，说波什先生的身家几十万，“波什一口价帽子”这个名字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和英格兰所有的大城市都家喻户晓，还告诉我波什先生马上就要在纽约、悉尼和墨尔本开分公司，而且正谈判在金伯利[1]和约翰内斯堡开分公司。

我说听到这些让我高兴。

卢品说：“哎，他已经给戴西留了一万镑，给‘小女孩’也留了一万镑。什么时候我需要一点本钱，只用提前一天通知，他就会拿出来好几千，他还能随时用现款越级买下波卡普的公司呢。”

在坐马车回家的路上，这辈子我第一次没完没了地思量一个激进的想法，那就是贫富真是不均啊。

十一点一刻到家时，我们发现有一驾漂亮的马车已经等了两个钟头，还捎了一封信。萨拉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没留地址。我一边拆信，一边浑身发抖，担心是关于波卡普先生的坏消息。那封短信写的是：“亲爱的普特尔先生——马上来维多利亚旅馆。重要。您真诚的哈德福·哈特尔。”

我问马车夫是不是太晚，车夫说不晚，因为给他的指示是如果我刚好出去，他得一直等到我回来。我觉得很累，真想上床睡觉。我在差一刻就到午夜时赶到了旅馆。我为来得这么晚而道

---

① 南非中部一城市。

歉，可是哈特尔先生说："完全没必要，来吃几个牡蛎吧。"在写下这些字时，我感到我的心脏在猛跳。简而言之，哈特尔先生说他有位富有的美国朋友，想在我们的业务范围内做一单大生意，弗兰顷先生跟他提了我的名字。我们商量了这件事，机会好的话，会有成功的结果，我就能远远弥补我的老板因为不再跟克罗比林先生做生意而遭受的损失。哈特尔先生说了："光荣的'四日'对美国来说，是个幸运的日子，我们用这里最好的葡萄酒来庆祝，为我们的一点生意能有好运气而干杯吧。"

我热切希望它能给我们所有人都带来好运气。

我回家时是两点钟。尽管那么累，我还是无法入睡，只睡了一小段一小段的——睡着的时候，也只是做梦。

我一直梦到波卡普先生和哈特尔先生，后者头戴一顶皇冠，待在一座美丽的宫殿里。波卡普先生在室内侍候。哈特尔先生一再取下他的皇冠递给我，并称我为"总统"。

他似乎没注意波卡普先生，我一再请哈特尔先生把皇冠给我可敬的老板，哈特尔先生一再说："不，这里是华盛顿的白宫，您一定要留着您的皇冠，总统先生。"

我们都笑了很久，也笑得很响，直到我口渴起来，接着就醒了，后来却只是把同样的梦做了一遍又一遍。

尾　声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

七月十日。过去几天内所经历的兴奋和焦虑简直足能让我的头发变白。一切都已解决，明天将会板上钉钉。我已经给卢品写了封长信——觉得我有责任这样做——关于他对波什太太的殷勤，因为他们昨天晚上又驾车来了我家。

七月十一日。在简短地记下今天上午跟波卡普先生的会面情况时，我发现我的眼里满是泪水。他对我说："我忠心的属下，我不会只谈您对我们公司的服务有多么重要，对您永远也感谢不够。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您喜欢你们住的房子吗？对住的地方满意吗？"

我回答说："对，先生，我很喜欢我住的房子，也喜欢那里的邻里关系，离不开那里。"

让我吃惊的是，波卡普先生说："普特尔先生，我要买下那座房子的所有权，作为礼物送给我命里有幸所认识的最诚实、最可敬的人。"

他握了握我的手，说他希望我和我妻子会在那里开心地住上很多年。我心里也满满的全是想要感谢他的话，这个好人看到我的窘态，就说："您什么也不用说，普特尔先生。"然后就离开了办公室。

我发了电报给卡丽、戈英和卡明斯（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要后面两位晚上来家里吃饭。

回到家里时，我看到卡丽在开心地哭，我让萨拉去杂货铺买两瓶杰克逊·弗雷尔牌香槟酒。

我的两位好朋友晚上来了，最后一趟送信的送来了卢品给我的回信。我大声读给他们听，内容如下："亲爱的老总督，别激动。你又猜错了，我跟'小女孩'订婚了。我上星期四没提，是因为这件事还没完全定下来。我们八月份结婚，在我们邀请的宾客里，我希望有你的老朋友戈英和卡明斯。向每个人致以浓浓的爱意，**还是那个老卢品**　上。"

完

附　录

格罗史密斯兄弟与《小人物日记》

“他音乐学得很好，”乔治·格罗史密斯在汉姆斯泰德上小学时的老师说，“不过我担心他有一天会当个小丑。”格罗史密斯把这句评语收入他如今已被遗忘的自传《大众小丑》中，此举的兴致可以理解，因为他于1888年写这本传记时，正值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之顶点：这是他自1877年起，演了几部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合作的歌剧里的小丑，经过一番奋斗达到的。当然，他天生就是位喜剧演员，不过如很多别具天资之人，他也是花了一些年头，才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然而，他初涉此业很早，曾在为儿童举办的派对上自弹（钢琴）自唱滑稽歌曲，还尝试骑一种新奇玩意，即自行车，而他骑的那辆前轮高达36英寸，难度大而且更有看头。

他出生于1847年12月，最早的记忆是威灵顿公爵的盛大葬礼，和他在5岁时“死心塌地爱上”的女孩。在他上北伦敦大学以及附近别的学校期间，一连串这种纯真的情事令他那几年的生活丰富多彩。在他“还穿着短上衣，领子往下翻着”时，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最后娶了她，婚后生活幸福。

他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幽默感溢于言表，没几个人能像他那样善于机敏应答”，还为乔治和比乔治小5岁的弟弟沃

尔特·威登写过演出用小品。乔治及其弟长大后，父亲跟他们合作得越来越多。他们的父亲是职业演讲者和朗诵者，驻弓街治安法庭的兼职讼事记者，事实上还是位“业内”成员，有很多同为成员的朋友。所以他的两个孩子都跟当时几位舞台名角相熟，其中有爱伦·特里、亨利·欧文和T.W.罗伯逊。

起初，乔治和威登都未有上台演出的想法。威登根据自己的天生所好，上了斯莱德学院和皇家艺术学院，想当职业艺术家。乔治决定当律师，同时步其父后尘去弓街作讼事报道，为《泰晤士报》及另外几家报纸报道了约20年。但是他也未曾间断表演幽默小品及歌曲——主要由其父亲或他自己创作——他在弓街工作后不久，也开始走遍全国，在剧院、礼堂以及私人聚会上演出，达到职业演员水准。阿瑟·沙利文[1]听过他唱歌，为之叹服。W.S.吉尔伯特[2]眼光独到，看了他业余在《社交界》一剧中的演出后写道：“格罗史密斯先生的喜剧才能绝非庸常。”著名的多伊利·卡特剧团于1877年开业演出《魔法师》时前途未卜，吉尔伯特和沙利文都邀请乔治·格罗史密斯出演剧中的主角，即魔法师。乔治迟疑许久，最后不顾他父亲及很多朋友的规劝而接演。他一开始签的合同为一个月，但这出歌剧演了175场，格罗史密斯在多伊利·卡特剧团总共待了12年。

他演魔法师一炮而红，成了剧团的台柱，他“创造”了几个最著名的角色，包括《皇家战舰皮那弗尔》中的海军大臣、《天皇》中的孝行、《鲁迪格尔》中的罗宾·奥凯普尔、《耐心》中的

---

① 阿瑟·沙利文（1842—1900），英国作曲家。

② W.S.吉尔伯特（1836—1911），英国剧作家、歌词作者，与阿瑟·沙利文合作过多部卖座喜歌剧。

本瑟恩和《卫兵的仆从》中的杰克·波因特。他曾以特有的自谦方式，描述自己为“一个声音细小的小个子男人”，而且他始终既紧张，又缺乏信心。吉尔伯特的日记里写过在《天皇》一剧取得辉煌成功的首演中，“格罗史密斯紧张得几乎拖累了整出戏”。后来有位评论家这样写他：“格罗史密斯的小个子身材既敏捷，又庄重得滑稽，他的冷幽默，人耳的嗓音，以及快速发音（唱‘饶口歌’）的技巧……让他完全适合这一种类的戏剧及音乐剧艺术。”

与此同时，威登·格罗史密斯也让自己成长为一名声誉鹊起的艺术家。他经常在皇家艺术学院和格罗夫纳画廊办画展，并为《笨拙》和《艺术杂志》画画。他为《小人物日记》原版本所作的插图，证明了他的技巧和高超的幽默感。然而他最终也无法抗拒剧院的诱惑。他首次上台演出是1885年，在利物浦，不久就在纽约和伦敦演出。1888年，他和欧文在莱森剧院联袂演出。他擅长演“花花公子和教养不足、不甚开心的小个子男人”——这一才能必定让他与兄长在创作《小人物日记》时起到锦上添花之效。他后来又成为广受欢迎的剧作家，1894年起，又当上了成功的剧院经理。

乔治·格罗史密斯后来又在萨伏伊剧院演出，并且仍在私人聚会上演独角戏，他觉得后者能让他赚钱更多，更重要的是那更合他的口味。1889年，他离开萨伏伊剧院——他在那里一年挣两千英镑——去当了一名全职娱乐演员，头7个月，他就挣了一万英镑。他自编自演幽默歌曲及小品，总量超过600首（段）。在伦敦或者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巡回演出期间，他一丝不苟地排练，发现自己的表演“永远是开心所在”，不仅对他的观众如此，对他自己亦如是。W.S.吉尔伯特曾想让他回到麾下，但终归徒劳。乔治·格罗史密斯于1908年退休，住在福克斯顿，1912年于

该地去世。沃尔特·威登·格罗史密斯7年后去世。

《大众小丑》被认为是对一段极为成功的生涯的记录，但也是本令人惊讶的自传，因为很多地方读起来如同一位在戏剧界籍籍无名者的日记，以至被贬低为“一个小不点的编年史”，好像作者在有意模仿普特尔先生。《小人物日记》以同样简明而单纯的风格写成，看不出企图写成文学精品，但另有那种质朴感——完美地贯穿全书——让它成了一部谐而不谑的幽默作品“小杰作”。它先是在《笨拙》杂志上连载，1892年出单行本，之后不断再版，因为它是那种人们会热心地推荐给朋友看的书。很多人，包括希莱尔·贝洛克[①]，都推崇它为“我们这个时代五六样具有永恒价值的成就之一”。它是“生活的切片”，一份社会资料，一本无意为之的现实主义小说，不管多么不加粉饰，在以纯粹的、文学的真实来表现所要描述的生活方面，更接近于完成目标。特别是“小人物”本人——即老实、迟钝和孩子气的普特尔先生，他身上体现了“老生常谈”一词——因为其生活习惯而变得栩栩如生，他一丝不苟、事事必录的做法完全展示了自身。不管是在“月桂居”的门厅处悬挂石膏鹿头以“添些味道”、油漆佣人的脸盆架、在市长官邸舞会上喝晕，或者试图跟令人难堪的商户、目无尊长的年轻职员、和自己说话不知所云的儿子打交道，普特尔先生都令人难忘。我们读着这本书时，如果他变得有点让人可怜，如果我们会同情地微笑，我们就会一直微笑下去，直至卷终。

J.H.

---

① 希莱尔·贝洛克（1870—1953），法裔英籍作家，被认为是英国幽默散文大师。